

文學筆記叢書

挑燈新錄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自題詞四首

揮毫敢謂少塵紛，或可同聞所未聞；滅燭何妨閒說鬼，遺愁借此試談文。榮枯頃刻空中色，蒼狗須臾天際雲。我既妄言君妄聽，古今真假不勞分。

夢醒邯鄲路已陳，又添彩筆一翻新；要知世上原多幻，何必尊前苦認真。觸鬪變爭徒選事，蠅頭蝸角更勞人。試將禪味忝書味，我亦同棲弱草塵。

塵紅白浪正茫茫，未必蓬萊卽我鄉；說法空爭三寸舌，草元徒轉九迴腸。夢來誰見身爲蝶？仙去人傳石是羊；識得浮生原暫寄，笑看傀儡各登場。

漫論無生與有生，海中樓閣倏時成；天心難免前生墜，兔窟全空走狗烹。未死仍然誇智巧，蓋棺誰復計功名；從來人世皆泡影，千劫惟餘一點情！

荆園居士再題

小引

這裏筆記小說六十則，是前清嘉慶年間荆園居士的手筆。其中奇異福善禍淫之事，莫不應有盡有；一篇有一篇的事實，一則有一則的趣味，工餘之暇，偶一披閱，那麼卻暑消寒，以及忘憂解悶的功效，是包你可以獲得的。

而且在每篇之末，都有作者的一則按語，將篇中人物的所作所爲，或加以公正的贊揚，或加以嚴格的批斥；我們讀了之後，對於什麼是禮義廉恥，什麼是忠孝節義，自然的可以瞭然胸懷。

現在，我們正要提倡和實行新生活運動；在新生活運動中，不是竭力的主張禮義廉恥，以及忠孝節義的嗎？那麼，我以為這部書，實在很可以作爲新生活運動的一個大大幫助的。

所以，我們並不以這裏的量的少而就棄置了他；我們注意的是質，這裏的質的方面的確是適應時代的需要物！謂吾不信，那麼不妨且請一讀。

新式挑燈新錄目次

劉神	一	賴尾	二八
蕭新	四	黃春	三〇
食報來生	六	塗塘二少	三一
夏雪郎	六	謝惜春	三二
陳生	一三	失印	三六
齒盆	一五	涼亭女子	三八
送褲	一八	鬼跋攻	三九
術自侮	一九	蕉美人	四〇
骨化	二〇	隆壽寺水災	四一
張四四	二一	羅姓少年	四二
諧政	二三	大蛇	四五
乩懲淫	二四	又	四六
蠱毒	二四	述異	四六
鳴鬼	二六	廉士錄	四七
義牛	二六	孤毒	四八
靈偃	二七	沈濟龍	四八

沈元鐸	四九	馬姓	六五
檄蟻	四九	鸚鵡	六五
失莖	五〇	別鼠	六六
謀空	五一	驅鬼	六七
淫報	五三	鼠狼伏蛇	六八
老廣文	五三	插青	六九
社神	五四	虎盜	七〇
貞烈紀	五六	偉丈夫	七〇
謝孝子	五七	求謊	七一
海熊	五七	蕭翁	七二
疑獄	五八	狐女	七三
預兆	五九	李冰樓	七五
異政	六〇	秀娘	七五
何玉姑	六一	胡司空	七七
物化人	六四		

新式標點
挑燈新錄

劉神

劉神海邑人，富有穀錢，喜淫漁色。一妻四妾，皆絕麗，閨房戲狎，殆無虛夕。猶未快意，多方覓誘，隣村內外婦人，淫蕩幾遍，年未三十，計所污良家女九十餘人。一日市上薄飲歸，見臨河柳陰下，一女浣衣石上，年約十八九已來，雖布衣淡妝，而姿容嬌媚。生平所未目睹，睨之，淫興勃發。密詢知爲隣村農人李二之妻，張氏。喟然嘆曰：「何物田舍郎，有此國色爲偶，不致之非人也。」遂心懷謀奪，而尙未有機會。越日往市上取賤，適與李值，因笑問曰：「李二哥何來？」劉雄於財，近地人故皆威重之，李所素識，祇以貧故，未嘗親近。劉遽與笑言，自詫奇遇，躬身答曰：「挑豆來貨，幸已脫去，乃勞官人動問。」劉曰：「酒肆同酌三杯何如？」曰：「小子何人，敢與官人同飲？」曰：「觀若出語，足見周旋，不圖農畝中有此趣品，勿過謙。」一手扯入酒肆呼酒共飲，李執壺告坐，恭謹而酌，飲數杯，劉曰：「看子骨相，富貴不難，願終日污泥，何時發跡？」曰：「自顧頗云不劣，但貧使然耳。」曰：「某人欲湖海貿易，徒以未得誠實伴侶，子倘有意，某出本，子出力，獲息平分可乎？」曰：「怨恐陋不堪驅使，倘蒙提拔，自當犬馬以報。」曰：「成事在人，豈大財主皆生而富者一語爲定，行卽相邀。」遂分手各歸。李告其母，母甚喜，越日劉來偕行，半年而返，頗獲微息。李得白金五十餘兩，家小有矣，閨室無不重劉恩德。蒲節殺雞，邀至家小飲，屋僅三四間，張氏送酒，頻頻來往，劉窺之益動情。飲畢辭回，坐臥皆念，暗思李雖貧賤，然少年壯偉，貌亦可觀，夫婦必多恩愛，若生而致之，豈可易得，遂懷害李之心。未半月復邀李出，一夜泊舟江流，風浪頓作，劉窺李於舟漉尾，便潛而推之下水，江深無底，度已溺死。因大哭曰：「吾伙失足溺水矣！」舟人驚起，極力打撈，始得共尸，停

之岸上，劉僞哭曰：「此吾表弟，不幸溺死，然離家千里，尸親難攜，且爲奈何？」舟子進以火化攜骨之說，劉諾之。見人化畢，骨殖貯之筭中，返棹回家。以李失足溺死，化骨帶回之由，告之李宅，且遣三十兩白金，流淚曰：「李弟誠實，足可倚託，不料罹此奇慘，某無意生理，中道而回，微資鑿收，以助埋葬之用。」李母及張氏不知其謀，含哭拜謝。劉辭回家，在青年餘，李母因男客死，存白鏹無幾，坐吃山空，久而饑殮不給。劉探知復臨其家，贈銀十兩，孤孀婆媳感激無已，自以普大之下，再無好人如劉者，強推數月，而十兩之資又盡矣。李母自念男無生育，媳又年少，終難久留，不如嫁之，亦可得之存活。商之張氏，張曰：「奴本不欲再嫁，但貧窶若此，嫁奴得值，可以活我母，奴亦何辭？」母聞悲痛無已，願資無策，呼媒媪謝五娘告之，謝諾而去。而謝固素常往來劉神之門者，因此事語劉。劉聞驚喜，囑曰：「爲吾娶作六姨何如？」謝曰：「彼雖貧要嫁，媪之恐不甘心，誠難爲力。」曰：「倘事得成，資所不計，汝極力撮合，當有厚酬，勿惜齒牙也。」謝貪其有復之李母，妝飾多詞。李母曰：「劉官人寬洪大度，老身久知，且受垂顧，自當從命，然爲媪必誤我媳終身，似難允可。」曰：「劉宅百萬家資，連雲棟宇，雖室有四五人，皆無生育，亦無一可及令媳之美，倘入門後得一小子，正位何難，且其人情義最長，勿論日後看顧，卽日下身資，亦可較常數倍，捨而他求，殊爲可惜。」李母不語良久，入內謀之於張，張曰：「使母得所，奴卽允從，但議定數目可也。」母出語謝，謝笑曰：「倒是小娘子爽直。」遂辭而出，往來劉李之間，定身價三百，擇日與張而歸。劉家大作鼓樂，賓朋滿座，無何酒闌人散，劉入洞房，時已大醉，散去婢妾，向前偕張接吻，笑曰：「傾慕嬌容，匪伊朝夕，今宵聚會，大慰平生。」張但不答，讓劉代其寬衣解帶，促令上床，已亦赤身躍上，與張偃抱，倒鳳顛鸞，備極淫狎。張氏此際，亦入遊仙大夢，不知香魂何之矣。劉乘其淫興勃發，以臉偎頰，大語曰：「好否？」曰：「好何待言？」曰：「較之李弟何如？」曰：「彼雖後生力足，然款輕做作，不及官人萬一。」曰：「若此足見知味，然非我深謀，烏有今夕之樂？」曰：「何謂？」曰：「卿旣屬我，說亦何妨？前歲河上見卿浣衣，遂生欣慕，破資生理，皆所爲卿。」張聞

驚駭，假曰：「如此錯愛，實愜妾懷也。然既深心若是，前夫之死，莫非有以致之。」劉興到不暇尋思，盡情告之。張聞痛恨無已，劉復欲再狎，張曰：「身既屬君，行樂日長，不可縱濫。」劉頷之，倏忽睡去。張展轉思忖，恨忿益甚。時燈火猶明，聽劉鼻息如吼，一轉念間，潛起香榻，覓得剪刀，揭帳掀被，見劉玉莖昂然，遂握而宮之，血出如噴。劉夢中驚起，痛極而吟，張猛力按之，剪斷其喉而斃。張念前夫大仇已報，志願已了，身之一死，顧亦何難。倘此事尚無知者，乃坐而待旦。俄而村雞亂唱，天已大明，啓戶而出，見劉妻方氏已起操作，曰：「新人何太早起。」曰：「汝夫於江中謀死我夫，奸謀娶我，昨夜枕上吐露，已手刃之矣。我雖女流，頗存烈骨，所不卽死者，以其事無人知耳。行將首之公庭，萬副所不畏懼。」方驚甚，急入夫房視之，果然。大哭曰：「淫婢擅殺家長，罪不容死。」遂喝羣婢，執之，親送於邑。其狀報令，一飯時內外傳遍矣。集而觀者，若老若少，不計其數。街市中往來之人，但見羣頭攢動而已，無不稱張節烈。其時，余公東泉得狀甚駭，輕衣詣驗，回署審問，見張容貌如仙，言詞節烈，訊得前情，哀其節義，亦不刑責，暫收女禁，囑獄卒好視之。備情申之上台，曲爲開脫，各憲如招完結，卒以擬徒納贖，令張氏仍歸前夫之家，全其節烈之名。李母聞張回，淚迎入室，哭曰：「非賴賢媳，則吾兒之冤，沒無伸矣。」張氏仍入故榻，是夜獨坐，自念夫仇雖報，然已失身於人，生不如死，遂解帶自經。李母天明始覺，救已無及，遂收而葬之。鄉人以其貞烈，立廟祀之。凡有所求，靈應如響。案結後，劉神妻方氏與妾四人，空房難守，欲嫁而戀重費，惟引一羣惡少私通，臭聲遍聞，無何四妾皆從惡少逃去，方亦不之問。唯事縱淫，日以繼夜。一夕方與奸夫裸宿，恣意取淫，其家有奴名報兒者，日中被方杖責，銜恨於心，聞其淫狀，潛起拔關，遍告族人。劉神之在日也，居積取盈，搜算入骨，族咸恨之。聞報兒語，無不忻喜，聚男女三十餘人，直入內室，雙獲姦人，裸體拘執，捶撻無數，解送於邑，訊實確情。姦夫依通姦律，枷杖方氏發官媒嫁賣，所遺資產，劉神無子，按人按肢分之，寸土無存焉。

荆園氏曰：謀人之妻，則殺已命，彼蒼報應，何曾疎漏分毫哉。然如張氏者，亦烈甚矣。夫劉神於興到不覺，

而露其真情，固屬鄙淺之夫，自取滅亡之禍，抑亦鬼神暗中使然，亦何足怪？而張氏青年美質，出貧入富，苟非生有烈性，則新婚佳趣，尙肯一念前人耶？乃卒能俯念前恩，手刃仇者，且不卽身死，而務使人知其夫之冤，彼之刺殺，不爲有枉，然後從容自盡，是又不特激烈，而智慧亦人所難及矣。嗟乎，淫爲萬惡之首，劉神貪色喪身，猶不足罰其罪惡，身後復以妻妾填償，雖有百萬家資，卒絕祀而無所用，報亦慘矣！乃世人於此道，語之津津，抑何愚而不悟耶？余常謹持先哲戒淫醒世文，其詞語精切確當，洞中病源，每閱一篇，心地清涼，覺炎火坑中，皆化爲青蓮世界，有裨於世，固屬不小，因並附誌。孽海茫茫，首惡無非色慾，塵寰擾擾，易犯惟淫風日熾，天理淪亡，以當悲當憾之行，反爲得計，而衆怒衆賤之事，恬不知羞，刊淫談議麗曲，目注道左，嬌姿，腸斷簾中窈窕，或真節或淑德，可敬可嘉，乃計誘而使無完行，若婢女若僕妾，宜憐宜憫，竟勢逼而玷辱終身，既令親戚含羞，猶使子孫蒙垢，嗟嗟，總以心昏氣濁，賢遠佞親，豈知天地難容，神人共憤，或妻女酬償，或子孫受報，絕祀之墳，無非好色之報，妓女之祖，盡是貪花浪子，當富則玉樓削藉，富貴則金榜除名，笞杖徒流大辟，身遭五等之刑，地獄惡鬼畜生，沒受三途之苦，從前恩愛，至此成空，昔日風流，而今安在？與其後悔以無從，何不早思而勿犯，請觀青年烈士，黃卷名流，發覺悟之心，破色魔之障，芙蓉白面，不過帶玉骷髏，美豔紅妝，悉是殺人利刃，總對如花似玉之貌，當存若姊若妹之心，未犯者定防失足，曾行者及早回頭，更祈展轉流行，通相化道，必使在在歸覺路，人人共出迷津。由是大難既除，衆邪自消，靈台無滯，永世垂遠矣。

蕭新粵之新鄉人，家貧甚，其父來業肩輿，新亦學操父業，而性至孝。一日同經山徑，樹木陰濃，林風颯颯，忽一白額虎跳出，啣父之足，拖行數步。新睹恨怒，趕前撻虎，虎怒捨父，啣新星飛而去。適過闊澗，虎方超越，忽而墜新於下。澗水深急，兩旁皆峭壁，虎莫能下，亦遂竟去。新墜下氣已絕，不自知其死，但覺行之一處，街衢市鎮，皆生平所未經，市人無一認識。無何，見城垣高棟，直凌漢霄，城中陰慘之氣，彌漫莫辨，不審何所。及近城邊，見有牛首馬面而人身者數輩，皆獠怒視。新忽悟曰：「傳聞陰司始有牛首馬面，豈吾死耶？」正悽惶間，忽見一人經過，睨之，怪似族兄某甲，然甲已死數年，乃趕而視之，果甲。甲見新，驚問曰：「弟何來此？」新以故告，甲曰：「然則弟死矣，此處乃鬼門關也。」新聞因父老念無人奉養，不覺大慟，懇甲以回生之策。甲曰：「吾實無術，然有鄰人郭先生者，爲冥君掌案，試往哀之！」遂同入城，覺路陰黑，與世頓殊。俄而已至，適郭自內衣冠而出，甲因代新哀懇，郭曰：「既已至此，豈能遽返？但汝孝心可嘉，當代爲力！」遂引新入見冥王，新哭訴遇虎之慘，且言父無人奉養，必將餓死溝渠，詞甚激切。王聞之喜曰：「孝可嘉也！」遂命查其祿命，郭旋取簿番閱一遍，呈於王前，王看畢，乃呼新諭曰：「汝陽壽尚有三年，然前生爲盜殺人，今應虎傷殘廢，貧苦夭死，惟念汝志良孝，仍令還生，增壽三紀，予以千金產業，報汝行孝之誠！」乃令二役送歸，行至一處，大河遼闊，水勢深急，並無舟楫，止有獨木一小橋，役促令登，新懼退避，二役以手攜之，行至中間，忽然失足而墜，大驚醒來，則身臥澗中，幸頭尚在無水之處，仰首而視，則殘月啣山，夜過半矣。匍匐而起，覓途至遇虎之處，則父已無有，因急回，敲門呼父，父杖而起，開門見新，驚曰：「汝被虎啣去，何能脫還？莫非身已異物，果爾勿作怪異嚇生人也！」新因述回生之由，且詢父何以回家，父曰：「吾足被傷，遽難起步，幸得村人採樵者，攙扶而回，言畢相抱大哭。後三月，新於途中，見草坡穿洞，近看有瓦蓋露焉，揭而視之，白鏹滿中，因而取回作資，貿易輒獲厚息。不數年，田連阡陌，屋舍完好，娶妻生子，儼然素封矣。」

荆園氏曰：一念行孝，虎口亦可脫命回生，是天下極當爲極易爲之事，莫有過於此者。伏愿天下孝仁人

子，共相踴躍爲之，看終身迪吉，永無危難矣。

食報來生

邑東金雞山高插雲漢，山有巨嶺，上達閩浙，下透兩粵。往來之人，絡繹不絕。每於盛夏，行旅苦熱，有每翁者，恤途人之艱，自嶺下而達於巔，兩旁悉栽松樹，以遮酷日久之成林，行旅賴以安翁。故無子後，竟老病卒死，後三十餘年，有浙西李公，由翰苑除粵東知府，由家抵任，經過金雞山，出輿四望，則山川道路，儼然宿遊之地，道旁松樹，猶記每株若干枝數，數之果然。忽睹逆旅主人，亦舊識也，愕然良久，忽憶前生事，蓋公卽三十年之前每翁也。以語逆旅主人，且能呼其小字，主人亦驚愕不已。公留三日，召故老共話前生事，都無爽，大設酒餼，盡歡而散。臨行之際，叮嚀衆人，寶護此樹，珍重而去。

荆園氏曰：酷日當天，萬里無雲，行旅之人，當此苦熱，卽使道途平坦，暑氣尙自難當，况上摩天崎嶇乎？每翁栽樹蔭人，其陰功良浩也，而老病以死，默默無聞，且乏其嗣，幾令人疑造物者報施或爽矣，乃不報之於今生，而報之於後世，人之與樹，遙遙千里，不期而逢，彼蒼勸善，斯亦奇矣。聞有作善無報者，非無報也，人未見耳。

夏雪郎

武江夏吉，宦裔也。幼失怙恃，天資特異，文有奇氣，年十二歲遊郡庠，老師宿儒，閱吉詩賦文章，無不擊節嘆服，多有數百里負笈從之學者。而吉才大數奇，二十餘猶困場屋。其鄰黃生，吉總角交也，才甚鈍，常就吉學，藉吉悉心指授，年近而立始獲一衿。吉家僅中資，黃父爲淮南商，故巨富也。時兩家內人皆有娠，一日共飲，同席者有餘杭

郭生新城王生在焉。黃笑曰：「古人嘗有指腹爲婚之事，今僕與夏君兩內人腹皆有喜，萬一男一女，不揣欲附爲婚姻，敢煩二公爲證。」郭王咸以爲美事，樂贊之。吉惟唯。黃又曰：「近日惡俗，有以較論聘禮，責望最爲鄙厭，僕欲力反常套，不用絲毫聘物，但立一紙盟書，以爲異日之驗。」郭王益稱善。郭王援筆爲詞二紙，以記其事。詞成，互押分授，始各別去。迨臨盆之日，吉生男，而黃生女，恰同日而生，咸以爲奇。男名雪郎，女名雲妹，已而黃舉於鄉，逾年登第，選入詞館，貴傾一時。時吉患血症，家益落，病已亟，作書告黃，且囑姻事。書略云：「知已入京，華裘葛頓換矣。梁月之念，無或忘想，起居定多佳勝，毋須鄙人贅祝也。嗟僕數奇命蹇，病骨支離，行將就木，死生命也，亦復何恨？但有犬子雪郎，方在孩提，爲可憐耳。猶幸知已垂恤，未生之前，重賜姻盟，托賴高門福庇，他年諒不至於流落也。僕死之後，幸爲始終扶持，九泉雖渺，必知感激。病中握管，淚與墨俱，寸腸斷矣，不盡欲言。」書去未旬日，而吉竟卒。黃方得來書，而訃音隨至。黃初亦爲之淚下，久之舊好漸忘，自念館閣名閥，安肯下婚孤子？陰有悔心，而未發也。未幾黃除外任，觀察雲南，忽忽數年，雪郎已長成一十三歲，少而聰慧，能讀父書，十四入邑庠。俄而母病，雪郎日夜守奉湯藥，三月餘，目未交睫，虛火上沖，遂病日，而母病益篤，遂不起。雪郎於父死之後，債連交迫，家無他產，祇住屋數椽，母病時已典族人得資以爲藥費，迨母死，四壁蕭然，遂盡售其屋，以供殮葬。墜母之後，售主催逼，遂空舊舍與之，而以微資賃居錢塘門外，身居苦塊，貧病交加，淒涼萬狀。時黃久已挈家之任，山川遙隔，音問莫通，而雪郎以母臨終遺言語，黃與父生前有指腹之盟，文字知已，往奔之，必能振拔孤寒。時猶作此想，及病愈服闋，貧益難支，遂告游學，藏父遺盟券，沿途賣字往雲南，以赴宿盟。途中歷盡風霜，久而始到。書生弱質，積瘁勞形，冠玉儀容，與前異矣。抵黃署，向司閹者道故，司閹者笑曰：「自來未聞有此賤丐，何得妄吠？」惡語逐之。雪郎怒曰：「我黃府嬌容也，遵故母命，萬里來投，奴婢何得放肆？」司門者既欺其襤褸，又怪其話狂，怒罵之聲，達於內。黃問故，閹者告黃，黃驚命入，及見雪郎，哭拜於地。初黃別雪郎時，尙在襤褸，今已長城，不能相識，因

詰其家，對答不爽，心識非假，而厭其貧，佯作溫語曰：「此事誠有，然當日立有盟券，經驗方可信也。」雪郎不知其計，卽於身伴取出，呈之曰：「已取在此。」黃取視，付之袖內，忽然變色罵曰：「何處光棍，擅捏官親，欺我無三尺法耶？」拂衣而入，陞座欲杖之。雪郎哭曰：「吾涉遠投親，乃遭父母命也，大人如此，有傷雅誼矣！不認卽已，何必施此面目？然盟券一紙，吾受之父母，乞丐所珍藏者，見被大人賺去，須見還也。」黃聲益怒，欲斃之，而究於心難安，復笑曰：「此狂子，杖之無益，命地約領管，限明日遂出境外，不許逗留。」逐雪郎之後，黃入內署，語其妻曰：「悔向日少年孟浪，以嬌女錯付寒酸，心常耿耿也。幸夏家賤子遠來此地，盟券一紙，被吾賺回，吾可無憂，行將雲妹另婚名門，免有門戶之辱。」黃妻李夫人，大家女也，素諳禮義，甚不然之，呼女出告以故，女大哭曰：「是何言與？婦人之德，從一爲貞，名分所在，豈容更變？卽使夏郎或不幸而死，猶當守節，况其冒險來奔乎？且夏郎青年秀士，安必其始終窮困而不可培耶？爹見亦左矣，兒與夏氏之婚，實爹主之，兒必克遵初命，過此以外，亂命也，若必勒爲有死而已。」語畢，竟入香閨，黃怒曰：「賤骨了不長進，其必欲提筐從丐人求乞乎？」李夫人正欲有言，忽堂鼓一響，黃正衣卽出，則土司警報苗人亂信，黃卽會同總鎮，調兵赴剿，軍務緊急，風火而去。李夫人於黃去後，細與女商夏郎之事，女曰：「昔夫從父，旣不義，從夫背父，又不孝，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李曰：「不然，儂爹憎夏郎，憎其貧賤耳，尙能富貴之前，約未必卽渝也。今幸爹督師外出，卽覓夏郎入署，贈以金帛，令回發奮取進，倘得的寸進，勢列翁不敢以寒酸目之，姻緣可就矣。」女聞收淚拜謝。黃昏時，李乃遣老僕黃信承其事，詢諸人，得知雪郎在地方家，往趣之，雪郎不肯行，曰：「賺吾入者，欲殺之滅跡也。」信告以大人督師去，並夫人小姐守義憐恤之故，矢天白誓，雪郎始隨入。夫人已攜六歲幼子，先候於臥月軒中，雲妹則立於簾內，比見時，雪郎哭拜於地，夫人亦泣曰：「前事吾已盡知，翁雖以勢利待郎，有老身在，決不使負前盟，汝妻亦以死自期，願爲汝守，可無憂也。然別賢培有年矣，昔問久疎，不知可能繼父之讀，以圖上進否也。」對曰：「培雖不才，頗能承先人之

志苦攻望上十四時已入邑庠，因以母服，故遲進取，釋服之後，又以先慈遺命，故不避險阻，涉遠來投，不意吾翁薄倖反目，竟不相認，重肆摧辱，自拚骨殖，長江魂歸泉府，索報於夜台，謂今生已矣，乃復蒙夫人小姐大義自持，攀眷如此，敢望有以開我茅塞！言已，又哭，夫人曰：『無須哭也！別方數載，不圖令堂已作古人，良可悲悼！然幸賢壻能繼父志，紹接書香，尙堪爲慰也。今日之事，汝翁妄念正堅，不可遽破，惟望賢壻有志上進，則金石之盟尙昭昭在也！』因命雲妹亦出見，雪雲原舊識也，而已年各長成，不能認矣。相見之際，不能作一語，成掩淚而已。久之，夫人以白金三百，黃金一百，授雪郎曰：『此少助資斧，又於雲妹胸前解下水晶鴛鴦一枚，並附之，囑曰：『佩此睹物思人，顏如玉，黃金屋，固自不遠，當極力於書中覓之！』雪郎再拜曰：『敢不佩銘金石！』亦於已腰間取下父遺小玉魚以酬，夫人受之曰：『一魚一水，正兆成雙，兩般信物，似有天意！』乃繫於雲妹裙帶間，復珍重叮嚀，始命雪郎出。雪郎回寓，明日粗治行裝，越日而發行，經月餘，抵楚境，憚路途之苦，賃舟焉，舟人固巨寇，托名操舟，往往行劫於江河之間。初，雪郎上舟時，舟人窺其行囊頗重，又且孤弱易欺，已萌不良之念，舟行三日，抵一處，下帆泊舟，四顧無人，鳥聲啁啾，慘人心腑。是夜舟人十餘輩，宰雞呼酒，邀雪郎痛飲，飲醉，雪郎量本不洪，過預數杯，不覺醉極，伏枕而臥。至夜半覺來，忽滿船火亮，正驚愕間，忽一人持刀入艙，執欲殺之。雪郎始以爲盜，跪告曰：『行李等物，一任諸公取去，幸留蟻命，以返故園！』盜曰：『我輩行劫江湖，咸殺汝輩，何止千計，汝尙欲活耶？』雪郎度不能免，復哀禱曰：『旣不能宥，幸全屍死，戴德不淺！』盜許之。雪郎仰天大哭，雪郎不死於陸，而死於水，命也何辭？但辜負夫人小姐一片好心，爲可哀耳！』遂湧身一躍，望大江跳下，盜度江深無底，客必已死，乃瓜分行李，半夜移舟去。初，雪郎之下水也，意以必無生理，下至江底，足下似有人推之而起，涌上水面，忽有一木信水流至，遂就而抱之，得不至溺。任其漂流至一處，有大坐船在焉，時天色大明，船中已有人起，望見人抱木流，知爲被溺者，急聚衆人救起，入白刺史公，刺史者餘杭郭公也，以楚進士除省刺史，任滿入京，夜來泊舟於此，聞所援

溺者文弱似書生，急命救醒，更衣令坐，問其家世。雪郎哭訴之。郭驚曰：「我故人之子也，何由至此被溺？」雪郎復訴因親奔演，并賃舟被劫之由。郭曰：「賊子狼心，固屬可惡，會當牒送有司緝捕，而汝翁仕宦中人，乃亦如世俗人情反覆致此，良可嘆息！然賢姪姻事，老夫實目擊之，月老也曾書有盟券在否？」曰：「已爲翁賺去矣。」郭怒曰：「烏有是理？昔日令先君與令岳結此姻事，時老夫與新城王敬侯實親見來，券中代筆郭某，卽老夫名也。今敬侯雖服官東粵，究皆身經目睹，豈容黃兄背約，作此不義之行？我儕自有公道也。」雪郎復告以李夫人垂恤，並小姐守義之故。郭贊嘆不已，而命家人進飯，飯已，乃曰：「賢姪今欲何之？」對以資斧罄盡，進退維谷。郭俛首思之，徐曰：「世情儂薄，故鄉尤甚，歸亦何益，徒多阻滯耳。倘賢姪有志進取，敢屈附同老夫北上，援例納雍，北闈亦可應試也。」謝曰：「若得如此，更感大德。」郭乃於舟中除舍安之，解纜並發，水陸舟車，皆郭所給。及入都，正值場期，郭復爲周旋之。雪郎入闈，悉心揣摩，揭曉後竟領首薦。郭欣然曰：「得姪如此，可以遠吾死友矣。奪元在邇，猶祈努力爲之。」雪郎深謝未幾，郭復除外任，陞原省巡道，欽限甚急，因留金贈雪郎，再三叮嚀，始就道。明春雪郎又復戰勝，掇高第，入詞林。時科道缺員，得座師之力，授兵科給事中，以書報郭，並報李夫人，詞不及黃翁也。時首相某公有女甫二八，色藝雙絕，名播京師，不肯輕字人。喜雪郎年少高第，才質兩美，意屬之。托雪郎座師都御史李公風示之。雪郎辭不就，且告以黃女之故。李公曰：「此守義也，吾何忍違汝志？」因爲直覆，首相聞而益嘆服其義，乃珍重叮嚀曰：「夏君有此義操，異日定作國家棟梁，似此快婿，吾安忍舍之？兩成之可耳。」李曰：「不然，黃女約婚在前，勢難下之，若令媛相府名媛，豈患無東牀快婿？若必使兩，就將來妾號誰歸耶？與其貽悔於終，何如慎之於始，猶望三思。」首相笑曰：「此不難吾當達之天子，使不分妻妾。」李公相知意已決，遂囑雪郎聽之。雪郎躊躇間，而王命已下，兩女並歸於夏，無分妻妾，並賜夫人之封。首相一面札示黃公，不由雪郎自主，竟令就贅。花燭之夜，揭紗而視，小姐竟天人也。女貌才郎，真堪匹，房幃之好，極盡人間。已而雪郎得相力。

巡按雲南，雪郎上言，請便道完婚，命下許之。擇吉就道，望滇而發。先是黃公命遂雪郎出境，匆匆赴戎，兩月餘苗亂始平，回署後，屢欲以女另婚，李夫人多方阻之，雲妹亦以死自誓，而復召贈金一節，夫人母子祕之，黃固不覺也。忽得郭公責備書，知雪郎已薦北闈，方悔失之太甚，無何京報至，雪郎又高捷南宮，榮膺顯職，斯時悔中燒愈，不可耐矣。李夫人母子，方且交相慶慰，嗤之曰：『勢利翁，今竟何如？』黃愧曰：『往事吾誠不合，然已追悔無及，刻下之事，當何區處？終不成以此快婿，讓他人坐受漁人之利也。』坐臥起立，俱爲不寧。逾數日，李夫人見黃急極，始告之曰：『乘龍之好，尙在，固無妨也。』乃告以復召入署，贈金訂盟之事，黃聞之不禁大喜曰：『不意我輩鬚眉男子，反不若汝儕之職英雄，雙眸子當自扶矣！』數日接得雪報，李夫人書雖詞不及己，亦爲榮也。乃急詣的當家人，持書赴都請罪，且約婚期，書未發而相府來書，又至，啓視之不覺大怒曰：『此老何得分吾半壁東牀，誓將甘心。』商之妻女，夫人小姐閱畢，咸曰：『相府亦憐才意也，且夫人名號兩在，庸何傷？』黃雖不懌，自顧勢懸殊，且王命已下，亦無已，忍受之，另作書稟復相府，附家人並費去，去未半月，閔邸報得知，夏郎巡按雲南，便道成婚，已乃在屬下，正驚之極，遂星夜備具妝奩金玉綺羅，備極奢侈，仍遣多人遠迎於三百里外，路途館驛鋪設之盛，更不待言矣。久之頭接者，差人回稱，貴人於半途收我家書，將次抵境，黃乃自騎快馬往迓，通屬官吏馳趨接，相見之際，黃難以啓詞，但極恭敬而已。雪郎雖禮貌之，而鄙其勢利，不甚綢繆。是時也，雪郎既爲欽命天使，又屬觀察東牀，哄動國人，男女夾道聚觀，儀從之盛，傾動一時。由東門入，甫抵署，司關者遠遠跪迎，較前怒目相叱時，儼然兩人也。已而閣署大小道喜，大人者貴人者姑爺者，稱謂不已，聲響如雷，及入內，雪郎請出，李夫人泣拜之，黃前但長揖而已。黃愧甚，雪雲定情之夕，各出分袂，時信物歸之一處，笑曰：『魚水今始和諧也。』雪郎道及相府就督事，非本意，女曰：『此亦美事，郎既得列相府東牀，妾又得賢姊妹，何幸如之？』後三夕，女乘間語雪郎曰：『當日妾父所爲，固人情難堪，然已蒙君子不棄矣，乃婿也而不拜岳，妾心何安？猶望推愛入之，使妾得以

安君側也。雪郎聽其詞，次日始請黃拜。倏忽一月，雪郎以王命緊急，不敢久羈，囑黃先送女入都，後乃別。黃公李夫人命役馬沿途按察而去。所到之處，秋毫無犯，去惡除奸，一秉公慎，軍民大悅。事竣還都，拜覆王命，復請假展墓，攜二夫人並出都，迂道往訪郭公，首謝活命作養之恩。郭見雪郎少年詣達，不勝欣慰，留敘半月。雪郎苦辭，郭公乃命人設宴江亭，爲之祖餞，酒炙並陳，名優奏樂，方在引商刻羽之際，忽聞亭下人聲喧嘩，公命查探，覆曰：「有人捉獲一舟子，云是江洋劫賊，舟子謹辯，以致喧鬧。」雪郎聞之，引起當年恨事，密語郭公，郭公遂命以喧嘩者帶入，雪郎細視之，所云劫盜者，卽昔時執刀之盜首也。告公曰：「盜得之矣。」公大喜，縛盜置庭下，先問捉人之由，捉者曰：「小人李姓，遷貿江湖數月，前販賣采貨，甚得微息，攜銀二百，誤罹此賊之舟，夜半慘被先劫，小人倉忙急跳入水，幸以習水性逃得性命，今在此間，得遇此盜，仇人相見，故獲送鳴冤耳。」令出，隨罷席旋署，命各役牽盜並回，嚴刑追訊盜姓劉襄陽人，行劫之案，指不勝屈也。究其餘伙，則泊舟於三十里外柳樹下云。公恐聞風逃逸，急遣兵快赴捕，二十人一網盡獲，搜其船，金銀各數千，緞疋不計其數，火其舟，人賊並獲，送帳，公將伏盜訊實，各予重刑，發縣嚴禁，待時而戮，得贓銀內分二百，給還李價，並探雪郎四百之數，餘贓沒官。翌日，雪郎就道，於路感激郭公不已。及抵杭，向之出售舊舍，已煥然而新，旗匾燦耀，詢之乃族人知其得志，預爲營備也。雪郎深謝之。展墓之日，各官臨祭，冥儀之事，備極豐隆。雪郎追想舊時落魄狀，恍如夢矣。及歸家，乃語二夫人曰：「今予深荷國恩，放歸展墓，榮及泉下，亦可云遂男兒之志，而細思之，先大人負才淪落，有志未伸，飲恨而化，吾母撫我成人，卒以憂歿，予今日叩墓而呼，呼之不應，則展墓亦徒然耳，究何益耶？」言已大哭不已。二夫人亦爲之淒然。是夜，雪郎獨寢，忽有一人舉帷直入，方怪其徑，叩之父也。驚拜曰：「父尚在耶？」曰：「非在也，吾死後，冥司以吾生前耿直，考授仁邑城隍，因知汝榮歸拜墓，故歸一見耳。汝後福正遠，可努力爲之。」雪郎復問其母曰：「渠於彼時，已生貴宅矣。」言畢，倏不見。雪郎驚覺，乃一夢也。儿上殘燈猶明，方未半夜，急集二夫人告之，二夫人曰：「

此皆君子孝心感格所致也。雪郎諸務已畢，乃回京復命。又三年，黃觀察以墨敗，遣戍死於途，子方幼，雪郎移養善視之，得以成立。雪郎歷官清肅，甚爲主知，歷參議，始致仕歸。有子六人，皆貴顯，一女爲郭公孫媳，亦封夫人。荆園氏曰：夏之與黃，總角交好，其誼不爲不深，雖友實師，其恩不爲不厚，况指腹盟婚，實曾出之親口，痛訕世俗，亦尙口血未乾，跡其初心，人必謂其念托孤之重，不知作何振拔雪郎，乃貴而易節，倏忽寒盟，後復多般勢利，既令人不禁髮豎冲冠，雖有義妻貞女，爲之斡旋，究竟薄莫能掩其行，其與江上諸人品地，去爲禾遠也。視郭刺史之高誼干雲，不當愧死耶！然落葉秋風，報施不爽，人亦何樂而爲惡哉！徒取於身敗名裂耳！

陳生

陳生者閩縣人。初，其父大賈也，省垣開張棧行，頗稱富有。同邑某翁，亦開設棧行，與陳父同業交好，遂以女許陳生爲妻，媒人則西賈也。未幾，陳家敗本歇業，陳父旋亦物故，陳生家徒四壁，孤寡煢煢，幸賴母賢，紡績以供薪米資，生苦讀，得入邑庠。而生祇知苦讀，無計謀金，以故清貧猶昔，日給維艱。某翁時方當盛，目睹此况，顧原媒西賈，又久不到閩，遂生悔婚之念，呼生至家，微露其意。生已領會，含淚語曰：『小婿姻事，實先父與大人主之，彼時既蒙不棄，今胡忽發此言，在恐培雖一貧澈骨，而亦讀書知禮，固非棄妻之人在大人名門盛族，亦未便作悔親之事，猶望念及先人之意，始終裕全也！』翁怒曰：『昔時雖與若父，曾有一言，而實六禮未行，事在可否，今汝貧至此極，諒亦何能備聘成婚？今與汝銀四十兩，可另尋匹配，勿以一句可否之詞，自誤大事！』曰：『婚姻是何等事？貴宅是何門楣？豈有婚娶大事，而作可否之語？萬望大人勿作此言，貽笑於人！』翁大怒曰：『窮措大妄言可惡！』遂收金徑入。生亦怒曰：『汝欺吾貧，便欲賴婚耶？』亦遂竟出，次日具詞控之於邑。時浙省王公宰閩，察閱

控詞，已知某重富輕貧，心鄙惡之。某故援例投捐州同職銜，亦在縉紳之列，公遂以名刺邀之進署，霽容問其何因？某對曰：「某與陳生之父，原有一面交好，至婚姻之約，雖亦曾有此言，但未經行禮過聘，今此子了不長進，是以不欲婚之，不圖反敢先制台下。」公笑曰：「婚姻大事，豈有忽欲中更？年翁此言似於理不順。」某卑詞下氣，務求斷離。公沉吟半晌，忽轉語曰：「要子硬斷，亦復不難，但此等事余不慣爲，卽曲徇情面，非五百金不可。」某連諾辨，且許事後尙有重酬，遂辭出。如數備入。越日公提質審兩造，略致研問，某持有關節，心胆益壯，務求離異。公但微笑詰之曰：「汝意果決耶？」且問：「究竟何故，必欲不婚？」某云：「此子浮蕩無聊，不學故欲離之耳。」公忽變色大怒曰：「汝悔婚之意，吾知之耳，得勿謂陳生貧窘，恐有門戶之辱乎？然貧富分也，且世事虧極必盈，滿極必覆，眼前光景，豈足以相天下士？汝旣與陳生父交好半生，一言婚配，則今日自當克守前約，結就姻緣，方爲正理，何得重富輕貧，作此喪心之事耶？昨承汝送我自金五百，本屬不潔之物，必致汚吾囊橐，不如以贈陳生，俾作完婚之用。」因命僕從取出，卽於案頭揭包舉以語某曰：「此聘物也，今原媒西賈，雖久不來，聞生死莫卜，但陳生貧酸，必不能空頭汝婚，且汝苟非情虛，何故行賄？若知悔過，便亦從寬，不然斥革立至矣。」某於此際，奈屈詞窮，不發一語，惟有流汗叩頭。公乃於中取三百以予陳生曰：「汝翁不願婚姻之意，乃憎窮也，此雖汝翁之物，然已親送入官，卽爲官物矣，今以給汝，聘禮有資，其卽預備完姻，忽誤良辰也。」陳尙遲疑，公復堅令領去，乃叩首謝下。公隨舉所剩二百，以與某曰：「此物仍以還主。」某不敢辯，負羞攜出。回家氣極，但迫於公命，無可奈何。次日方與妻商議嫁女之事，忽有公吏同木匠以尺量其開楣，家僮入白，某甚疑駭，出而致問，吏答云：「本官欲贈汝匾額，故量其闊狹耳。」因問何意？曰：「吾亦不知，但今早呼刻匠入署，命刻「愛富嫌貧」四字一匾，乃卽是贈汝之物也。」言畢，促令工匠詳細量定，筆記尺寸而回。某大驚曰：「此事一成，豈不活活差死？火急入內，穿戴衣冠，奔入衙署，稟見求免。門者姑令外候，久之出云：「宰公事冗，不暇面見，且請回，待有隙再來。」一

連三日，均被阻撓，莫能入。至第四日，復往懇求門者，仍令耐候。直至紅日沉西，仍莫得見。某再四乞求，門者出語之曰：『上人適言此事，必不准免，求見何益？但若得汝婿陳某同來代懇，或可再作商量。某不已，辭出，着人呼陳。陳故不至，蓋陳受公密命，此行必得千金，始可代往，以故堅辭不至也。某以生不肯來，正在焦急，忽又聞公役言，匾已將次工竣，不久必定送來，乃益憂愁。因商於妻曰：『陳家小子不至之故，乃係有挾前嫌，想其家貧如洗，不如速以女歸之，貽以百金重賂，或當與謀也。』妻稱善，乃命合家人速作料理，以意告陳。陳密以告公公曰：『此等俗物，豈可輕容鄙吝之人，惜財如命，必多傾敗之使，如割肉，方足懲儆，不給千金，勿與同來也。』陳諾回來，而翁家紀綱繼至，再三代主懇請曰：『此事係翁自取，與我無尤。且翁平日所重者，無非黃白，吾所不如翁意者，徒乏此兩物耳。今急而求我，非千金，不愿與謀也。』紀綱覆命，某愧甚，遂於明日先送白金千兩至，而後與女以歸。陳妝奩之盛，頗稱華麗。合卺後，陳乃隨翁入見王公，懇求再三，公笑謂某曰：『在汝薄行，本當如此。然汝婿不念舊惡，特來代邀，亦可從寬免給，但尚有一事，汝願否？』曰：『公祖台諭，豈敢不遵？請賜示下。』公曰：『汝婿家原與汝同業，後以虧折停歇，今既爲翁婿，何不代爲維持，令承父業？』某曰：『歸當爲謀。』遂辭而出，乃爲陳籌畫重開棧行，數年中，陳家依然鼎盛，而翁婿亦漸相和好矣。

荆園氏曰：嫌貧愛富，自古皆然。海內茫茫，如某翁者，正復不少。王公能於極力撮合之者，要皆心無私見，留意民膜耳。設非仁人之用心良苦，則五百金入袖，竟以雖有是言而未行聘，原媒西賈，又復存亡莫卜，卽繼之另婚，于情未爲太悖。卽人有後言，亦尙可以自解也。乃深心老計，終始成全，不但使貧酸之陳生，得以憂而變喜，而勢利之某翁，亦可免背盟之訊，如王公者，誠可爲民父母矣。

齒益

江蘇吳生大璉，父爲山左藩司，生無兄弟，富埒王侯，且生性慷慨，豪爽自如，苟相得之值，雖千金買一笑，亦所不惜。會游杭州，覽西湖名勝，時杭妓薛愛蓮，姿容技藝，爲諸院第一。生聞名造訪，一見悅之，自春入夏，流連數月，情愛有加，黃白之資，真乃不計。方切切訂婚姻，而生傳家報，知父已告休歸林下，召生回侍，紀綱立待，不得已與女敘別，其辭累千百，不能悉述。女惟依生膝下，切切哀啼，慘而言曰：「妾幸事君，自謂已得其人，生平之愿遂矣，不圖君竟棄去，使妾何依？」生曰：「此行係奉父命，不能攜汝，俟後日就便再來，必當與卿白頭偕老，幸勿自苦，以損玉容！」女乃收淚爲笑，因求生信物，生時門才偶脫一齒，因與女曰：「珠玉玩好，不足爲奇，此齒子受之，父母者，今以付汝，但見思時出而視之，以慰寂寥可耳。」女收齒藏之，乃曰：「一身之外，皆君所賜，愧無奉贈。」因解青絲于頂中，剪下一握以答，生受而視之，不勝情動，珍重貯之。及別回吳，無日不念，一日露其微于至友潘生，甚稱女之情義，贊不絕口。謂「情之深，意之厚，再無有如女者。」潘笑曰：「以兄才貌絕世，兼以揮霍，不靳小資，即使良家女子見之，亦必心悅神往，何況院中一妓女耶？」然此輩中人，最工輕薄，設兄以貧賤遇，則又面目頓殊矣，何事不達，誇妓有情？」生變色曰：「子之以此論一切，則可，若以論吾意中人，則謬甚矣。子之議論，似亦近理，但所見未廣，吾不日將復遊杭，試與吾俱，使見其面，察其情，始信今日之言迂闊耳。」潘曰：「世果有如劉蘇哥其人，弟亦深愿見之，以恢鄙陋，不爾弟亦有爲，兄須聽我，始可分其誠僞也。」生諾之，即歸家，將所贈與女四季衣裳十餘箱，收拾停當，更攜方金，俊童美僕，望杭進發。比至，即欲偕潘同往，女所潘止之曰：「且緩，往弟尚有爲。」因開已箱，取出衣帽機履，皆屬破爛不堪，令生穿戴，密授生計，生笑諾，獨在女所，甫抵門，見司閽黃媼，媼故嘗服役女家，見生襪履，遂不敢認，俯首思忖，似曾相識者。生近前揖曰：「姥姥近况定好，別方數月，何竟若不相識？」媼開始憶，駭然曰：「君非江左吳公子耶，何遂至此？」生故作戚容曰：「別後景况一言難盡，不知愛蓮爾來安否？」當生在薛家時，媼亦嘗蒙惠澤，猝見生遭此况，殊悽然曰：「卽至此，諒必要見愛姊，姑屈少待。」匆匆

遂入告女。女時方與京師大賈何某數人歡飲，初聞生至，神色頓殊，舉止失措，及詢知生，况忽而變色曰：「勿論此人是否，卽係吳公子，然既落魄不堪，卽使真是其人，到此亦有何益？姥宜叱去，毋使混入。」媼方怪女情薄，欲行而未忍問，而生已飄然入內。向女揖曰：「數月不睹卿顏，竟似十秋之別，分袂之後，因家尊關節發覺，財差抄沒入官，舊時奴僕，因亦乘風散盡，僕躲居戚家苟活，又遭回祿之變，一切蕩然，時勢變易，舉目無親，本籍良朋，皆如陌路，寸心自念，僕生平傾心者，惟有卿也，故不遠千里，重尋舊約。曾託黃姥先容，久待未荷見召，不覺唐突直入，且喜容華益媚，狎客轉增，不知亦尙念舊時人千萬一否？」女怒叱曰：「何物偷奴，褻褻如巧，卽使昔時曾有一面，今亦時移物換，何況半面皆無，作此彌天之誣，不速走時，當令家人執送有司，卽以賊論。」女方叱罵，其母亦相交訾，京師各賈，謂生擾其筵會，更欲爭番老拳，幸黃媼調停其間，生始獲免毆辱。生又哀曰：「念僕于姊處，有好無怨，分手時，姊素信物，僕曾以賤齒相奉，承姊以青絲見酬，僕刻不去懷，今奈何誓言在耳，遂反顏若不相識，胡薄倖至此？」女怒極反笑曰：「此僧云有留齒，諒欲索返秋菊妹子，可於子箚中取出還之。」秋菊承命，遂入女房，托出朱盆，一滿盆皆人齒。女指生曰：「留齒者甚多，孰爲若物？吾亦莫辨，可自取回去。」生至此際，忽然大悟，始信潘生之言，乃告曰：「僕此來，亦舊誼難忘耳，姊既如此，請從此辭。」憤然而行。女亦略不一顧。黃媼曰：「忍哉。」遂同生出，引生於僻處，低云：「婢子雖然太忍，但青樓行徑，大抵如是，公子今日方知也。老身爲人賤役，不能從吾本心，今有微費以助公子資斧，可急回鄉，勿留此地，遭人白眼。」袖出一金，珍重付生。生受而謝曰：「姥姥厚德，心當思報。」遂別而返，於路刻骨痛恨曰：「若非潘生，吾有眼竟若盲瞽，今而後方知青樓皆劫盜也。」俄而抵寓，潘生已候於門，問曰：「所見若何？」曰：「君言猶未盡其惡狀。」遂將通所聞者，始末告之。潘笑曰：「今方知弟言不爲迂闊耶？不知慎重攜來之十餘箱，今當何用？」生曰：「適才所受惡氣，豈能遽釋？予有以處婢子矣。」遂命僮僕各麗其衣，已與潘生亦更華服，乘怒馬如龍，雇脚夫担衣箱，直赴女家，甫抵門，大聲呼曰：

「黃媪在此否？」媪出，睹此光景，已知公子相試之謀，笑云：「公子好計，隨使老身亦爲所瞞！」公子笑而不答，徐徐下馬，令僕執馬於門，令媪移榻，同潘坐下。揮僕曰：「速掉婢子來！」僮僕十數人，聞命雷諾，入掉女出，伏地上，公子責之曰：「吾於汝處傾心吐膽，所費亦爲不少，方謂偕汝白頭，永爲歡樂，不料輕一嘗試，伎倆全呈，此皆儂薄骨，淫媚根，無福藏吾金屋耳！」女不敢言，惟有哭泣請死。生叱之起，遽令於街頭積薪舉火，解匙付僕，將十餘箱俱行開鎖，取出服飾華采炫目，裙幅皆金縷之，嬌綠嫩紅，不下千計，悉令投火。女睨之羞恨交加，莫敢一喘。後出金頸環一付，周圍銜小珠百餘，每珠約值十金之價，垂胸大扣一枚，中一明珠如卵，價乃無論，生並欲碎之。女急抱曰：「幸留此，妾當濯頂自新。」生怒罵曰：「背盟他向，罪已難容，乃傾心人，復敢以樓巧相待，直欲送以賊論，脫非黃妓，某已飽領尊拳，蛇蝎至毒，亦何至於如此？今復貪環珠之利，施此兩般面目，何異狂吠亂呼！」那時集而觀者，擁塞道上，無不罵女之薄倖。生看諸事火畢，遂向黃媪曰：「惟姥姥尚有綉袍之義，殊感於懷。」乃以環子媪曰：「以此相贈，少酬知己。」推女於側，偕潘超乘呼僕而去。

荆園氏曰：男以僞試，女竟爲真，鬼蜮之形，幾令人拔刀而起。然青樓狡獪，亦何辭之一人？彼海內少年所遭，比比皆是，但未遇良友如潘生者耳！

送褲

李其邑之北郭人，市儈也，頗積微貲，擬爲娶妻之用。邑之成例：每於三月中旬，倩優人於各神廟，俳優慶祝，適班內小包頭孫五，姿容可愛，李見悅之，亟欲一聚，苦爲惡少所據，惓惓莫伸，無已，重結惡少，遂得與孫通情，多方巴結，思悅孫心。孫見李容既鄙陋，性復粗頑，非心好也，但利其不惜花費，亦作爲深交者，往來密邇，不竟已逾蒲節，李之囊橐亦已盡空，終不舍，乃變房以繼，孫微文之，假爲不覺。會戲盡，各優欲歸，李與孫將別之前夕，不禁號

陶如喪考妣，孫亦僞作戚容。欲日就道，李竭力營辦，餽送甚厚，先施祖餞於長亭，與孫敘別，分袂之際，堅執孫手，含淚言曰：『僕有一言，倘蒙情諾，死亦甘心。』孫問何謂，曰：『幸無移此愛于他人，則我心慰耳。』孫苦其糾擾，遂給曰：『終身誓不外交，以報爾情。』脫手而去。李視之留戀，乃隨上嶺頭遠視，孫行里許，忽回頭掀開上衣，挺以向李，蓋笑李愚，謂自此以後，將以玉莖敲其腦也。李睹不覺，意孫必更有所求，忽憶已有繭紬褲一條，前曾約送於孫，因別緒撩亂，不復記憶，今必以此怪我無信矣。乃火急回家檢褲，仍復馳追，途中已無踪兆，意住處必然可獲，乃瞬至旅店，復遇孫，因舉褲向孫曰：『汝一掀衣，我已會意，今物送來，幸勿噴遲也。』孫笑受之，是夕托奔馳困殆，使李異榻，李竟信爲然，草眠而歸。微積已盡，鯁苦終身，恬然不覺，每舉此以示人。今李死矣，好事者傳以爲笑云。

近有某甲，每于優且極力周旋，呼朋引類，陪且坐飲，已則躬親庖廚，惟席終時出座，沃以殘汁，立喫一飯。相處累月，優且惟知在席諸人姓名，其所費，反疑係在席者所措，自始至終，併不知某之姓名。此亦與李之呆笨一樣可笑也。

荆園氏曰：李之待孫雖云癡子憨情，顧亦血性發出，世上此等人，正不易得，何物優賤，竟一味僞局遇之，鐵石心腸哉。諺云：『溺女無情，優伶無義。』於茲益信矣！

術自侮

邑南里林姓，少喜邪術，負笈登茅山，數歲始歸，頗得傳授，遂通元妙。每於稠人中，輒能隱形，令人莫睹，或扃戶遠出，及回門，未啓而伊已在室。常出錫角一，與人賭賽，角不能容升，而入之數十石，未能滿。及視其家中，倉貯則溢于戶外矣。更言能驅役鬼神，及生死禍福人，故近地人皆敬之如神明，無敢少忤者。林既以術自炫，復以術肆

奸悅師巫禳解爲名，入人家見婦女有姿色者，輒污之；旅以巫蠱殺人，官捕遂遁，村人賴以安，無何，明鼎革，林忽攜美妻幼子病歸，仇家既憚其術之神，且念朝代更易，隱忍而已。迨林子年十六，林亦週甲矣，林子娶婦於鄰村張氏，頗麗於容。一日張氏探母回家，適林與二三友人，玩於柳下，遙見少女如仙，珊珊而來，林時因害目，目力欠明，不知其卽子婦也。友人固識，而佯爲不知，笑向林曰：『個女郎頗佳麗，但面白如是不知身上何如？管中窺豹，不能見其全身，使人徒悵悵耳！』林逞其術，笑答之曰：『此卽何難，但問出何東道？』答曰：『脫能令見全璧，子三人各酬一席。』林曰：『諾！』遂拔茅一葦在手，呵咒移時，友人忽見女瞪目呆竟，以手自去，簪釧釵環，散其青絲，後脫上下衣裳，而裸立焉。三友曰：『樂哉！』一笑而散。林念咒速解，近視之乃子婦也，駭然曰：『吾爲若輩弄矣。』子婦回家，無顏再立，是夕自經。其妻於林吵鬧不休，窺林他出，檢其所收法本，拉雜燒之，及林回救，已無及。喟然歎曰：『予害人多矣，今法本已燼，吾命亦須在矣，死後看戲吾子，勿致失所可耳！』妻聽之，亦似悽然。是夕林睡在床，忽狂叫曰：『吾罪合死，吾罪合死！』如是更許，始不聞聲。妻呼兒燭之，七孔流血，目露舌出，皮膚青紫，而已斃矣。方展殮間，而怒風忽起，火自天降，房舍頓歸烏有，林尸及妻男皆焚中於一家，無噍類，人以爲天報其惡也。

荆園氏曰：林所得之術，抑何神奇？苟用之正，持之謹，亦何至絕滅之慘哉？乃恃其術而肆其奸，卽使陽世漏網，陰律究屬難逃，左道妖術，烏用是哉？但冥冥有知，何不殺于平日肆惡之時，更何不死于巫虛害人之際，必待自狎其媳，法本燔燒之後，始加之死滅，究何理也？豈前之漏其惡未盈乎，抑後之當誅其數當然也？噫！天道至微，果報之事，或遠或近，或在眼前，或于身後，總使人莫能測耳！

黃大年大舖人，幼失怙恃，家貧而性骨鯁，惟生平發願掩埋無主尸骸，枯骨常語人曰：「人既死後，無論生前貧富善惡，皆屬可憫，此何故要皆諒其無知也！且死尸腐爛穢污至甚，久使暴露，必干天怒，而枯骨更易于散失，設不掩埋，使其分散，譬如生人使其身首支分，慘何底極！故吾誓願收埋之耳。」人聞之，有美其德，有訕其迂者，黃俱不之計。如是行之已三十年，已年亦將五十矣。自顧尚無妻子，悽然淚下，然未敢怨天尤人，祇自痛愴爲善益力。一日，在他鄉回，偶因解手，忽見路側實土穿開一洞，俯而視之，中一大缸，貯白骨儼然，心憫之，欲爲掩埋，恨無鋤具。回家一夜不眠，次日卽攜鋤盛各具，趨赴露骨之處，方欲剗土掩埋，忽見洞中沖出火光一道，直向其身纏繞，黃駭極，視之缸中，則非骨乃黃金也。頓悟天子以報之者，遂望空再拜，以盛泥之具挑歸，數回始盡。後娶妻生子，家雖暴富，益好善樂施，至八十九歲始卒，其長孫已領鄉薦矣。

長邑馬公未第時，讀書山寺，夜深獨坐，忽聞窗外有人話，聽之翁媪問答聲也。翁曰：「後嗣不肖，明朝宅舍不保，奈何？」媪曰：「彼非得已，亦出無奈。」相語移時，繼以痛哭。房後故有敗墓，公心知爲鬼，而亦爲之含悲。次晨見一人攜鋤具發墓，公詰之，蓋受債迫不已，挖墳售償，詢其數無多，公慨然施與，但立合議，不許其人將坟再售。是夜復聞窗外人語曰：「賴馬公大人覆庇，吾無憂矣。然馬公盛德，必大其宗。」後公官至湖廣巡撫。

荆園氏曰：白骨頓化黃金，青衣忽爲紫綬，要皆惻忍一念，能達鬼神，故報之良厚，倘能仿而行之，未必使讓二公獨美於前也。

張四四

羅生，邑南里人，家富於財，青年游泮，會赴本省鄉試，與南台白馬溝妓女張四四相善。四四年方十六，頗覺音

翰，娟豔多智，利生多財，極力迎逢，以歡生心。生故富家兒，揮金如土，不少靳惜。流連兩月，情愛彌殷，剪臂燒香，誓爲嫁娶。及揭曉，生名落于孫山，卽亦不憾，追檢囊篋，而已空空。借貸同輩，得若干白物，欲申前約，搆四之家，四意不欲，託故推辭。生勸之再三，終不肯行。但曰：『郎留此，則可欲同歸，則不能。』生始微覺其假，而睹其華容嬌媚，實甚，念不能置，遂流連無歸意，未幾而借貸之資又盡，四尙不爲異詞，而媼漸發言趣行矣。生不已，買舟爲歸計。重九之前一日，四將祖餞於長亭，言及分離，潛潛淚下，生賦一絕云：『歸舟已買五湖行，一曲陽關百感生，亦識汝情渾是假，假情偏認作真情。』四覽而戚容曰：『郎有詩，妾敢無和。』因步韻一絕云：『丁寧險處重行，餞送長亭別恨生，此際傷情非是假，恐情傷盡轉無情。』書畢而言曰：『願郎自愛，後會有期。』生視之不勝憐念，及別南旋，感念之深，形諸夢寐，至忘飲食，漸而羸瘦。一日舟抵天津，燈下撚管書懷人一首，以質同舟傅生照君，其詩云：『無限相思寫不窮，抱成長恨怨西風，千端離緒三更結，九轉愁腸一夢通。古岸暮雲疑綠鬢，滄州別淚洒英雄，湖洶秋水伊人在，縹渺江楓落葉紅。』煦君故曠達名士，覽畢笑曰：『子信年少多情，詩思亦好，但嫌用非其人耳。然此名情癡，僕有解法。』因命筆書成一詞，生捧視之云：『薄命青樓水性東，騷人何事日關哀，巫峯雲雨三更夢，江上琵琶一晚風，素質只堪波月玩，華粧本是鏡花空，多情望割臨歧淚，莫教青衫濕淚紅。』生覽之，忽然大悟曰：『先生金石，吾今覺矣。』遂飲食如初，不復思念。

荆園氏曰：羅與張之相交也，割臂燒香，曾有幾時，粉膩齒痕，猶存頸頰，方切切訂婚嫁，而倏忽變卦，不肯同歸，方密誓於從前，已背盟於俄頃，情之真假，顯然易見，羅豈真恐必死，叛戀戀何爲乎哉？其所以戀戀之故，豈非如詩中所謂亦識汝情渾是假，假情偏認作真情之意乎？則所戀不在情而在色矣。明知火盆而故蹈之，少年子弟，往往有此，但迷沉者多，而超岸者實少，以羅之滿腹繚繞情腸，忽而下言大悟，是則又虧良友規戒之方也。若茲變化氣質，掃除穢情之句，旣當日爲醫家一劑，更當日爲佛家一棒，吾于此中得禪理。

諧政

江左施公梅亭，宰湘陰，政聲甚著，常好微行，查訪民情利弊。一日於街頭見數人閒評，內一人曰：「邑尊聲名甚著，汝儕從公議論，果清廉否？」衆應曰：「不特清廉，更兼明察；自此公到任後，利興害除，賊匪退避，地棍潛逃，地方另是一番景象，可見治無成法，政在人爲也。」衆語未畢，中忽有一人，高聲語曰：「汝等皆云官清似水，我視似亦尋常，但年來貪鄙者多，今之縣尊，較前略爲認真，故卽覺其好。然官呼民爲赤子，蓋卽當視爲己之子，如我高某，單傳四世，安分爲人，而飢寒貧困，勞碌半世，四十猶未受室，縣尊果能體諒，豈能使其良善赤子，終身鰥獨耶？」衆方笑其妄，而公已聞之，隨歸遣二役，坐名拘高某比至，卽拍案罵曰：「汝自不能成家受室，何卽竟談子知是真謬人，不可輕宥。」高亟分辯，公置不理，命擊之。隨取粉牌一面，硃筆書云：「高某市井狂徒，於街頭妄議官長，已屬非是，而不自成家受室，輒以無妻生謗，更屬荒唐！茲定於明日午堂，不用刀刃等物，另用奇方，闍其人道，以示懲儆，其各凜遵！」書畢，命懸頭門，見者駭極，未片時而城內外皆知矣。次日辰後，公命差役嚴守頭門，授大竹籬二諭云：「如有欲視闍人者，必投三錢，否則逐出。」是時各人聞闍奇事，且又不用刀具，皆欲求觀，入門恐後，俄而兩籬積錢皆滿，而衙署來人擁塞無隙矣。公隨升堂，提高出判問曰：「汝尙敢妄言生事否？」高連聲知悔，願求免闍，公大笑曰：「此迫於威，非真知悔者，願免不難，但亦尙念取妻否？」高連稱不敢，公笑向衆曰：「高某雖屬狂妄，但爲貧所使，情亦可憫，吾宜况清苦，又不能爲力，因思衆擎易舉，聚毛成裘，作此一番笑謔，取擾爾等，幸而已敷娶妻之費。」乃命以兩籬所積之錢，悉以給高，大笑而退。

荆園氏曰：身無妻室，而埋怨民上，雖愁蠢癡談，然平心而論，亦未爲談出情理之外。何則？苟撫字有法，使

四民各安其業，雍熙化洽，自不致有怨女曠夫矣！施公以諧謔而成人婚配，彼助者固無損於分毫，而受者已蒙其無涯之惠，若施公者，豈非於諧謔中施其仁政者乎？特誌之以風有位者。

亂懲淫

許生月白，談者忘其邑名，美於風姿，巧於佻達，覺好請乩仙，卜示吉凶，事多靈驗。一日有妻妹相過，生睨之，麗絕，淫興頓發，囑妻留之，廚饌豐隆，款曲備至。妻妹悅生容貌，更感多情，遂以眉眼示意，生愈惑之，乘間與私焉。家人未覺也。一朝妻妹甫起理粧，不見金釵，冥搜莫獲，惶恐之甚。生止之曰：『無須急，有乩仙在。』生往常係於書齋祈禱，今欲於妻妹前炫其術，因約同輩數人於家中廳堂焚香致請，約食許。乩書曰：『不言罷了。』生又再三懇請，乩遂書云：『不堪言！不堪言！大姨夫操小姨炫，可記昨宵雲雨事，金釵落在粉牆前。』同輩錄出，內有狂生高聲朗誦，遂爲生妻所聞，怒罵曰：『怪道日來眉眼蹙蹙，不想做此醜事，姦夫淫婦，敗壞人倫，寧不羞死？』生此時竄身無地，自念無面見同人，遂含羞躲入臥房。俄而小婢出報曰：『相公自經矣。』妻驚且怒，罵其妹曰：『姦夫既如此，淫婦亦請自尊裁。』維時妻妹果於粉牆下，覓得金釵，蓋卽夜來與生歡會所也，與到不覺，致釵遺失。妹聞姊言，不敢一喘，旋躍身於魚池。妹夫之家聞而大恨，具詞控邑，生妻傾家資，緣始得免議。案結後，貧不能守，遂再醮云。

蠱毒

蠱毒一名金蠱，蓄者以其糞爲毒，下於酒飯蔬菜之中，誤食之，則其人肚腹絞痛，腹內生蟲，雖有解藥而救之，稍遲必死。相傳蓄此物者，於端午節購蛇蟲魚蟹，及一切飛走鱗介之屬，共成百種，合安一匣，埋之僻處，至次年

端節開視，則大者吞小，強者併弱，百僅剩一，所存一物，大要是蛇與蜈蚣鯉魚三種居多，取其物而珍藏之，敬如父母，畏之如神明，一年之內，定以幾日毒人至期，苦無可毒之人，卽女婿甥舅，亦必毒之，不則物能降災於家主，多不利。凡毒死之鬼，卽附於物，必有代者，始能轉生，而鬼能爲主家暗中謀作，故蓄此物之家，金帛往往自來，而虎狼不噬其牛馬，暴客不竊其家資也。南北皆有之，福建兩廣尤甚。南山劉翁赤貧，澈骨，後以蓄蠱致富，生一子一女，女初嫁賈人陳某之子，尙未歸門，一日婿來，適當下毒之期，家中更無別客，夫妻謀議，竟下毒於麵餅，婿食之而不覺，至半夜覺腹內絞痛，尙以是痧症偶作，次日辭歸，旬日而死。劉女聞之，心弗善也，但事出父母，莫可誰何。逾年，劉復以女許配鄰邑韓生，生乃故廉訪元白公之子，本世裔，而家計凌夷，故下婚於劉。會生欲赴鄉試，資斧不敷，造岳家設措，生抵劉家之日，又值下毒之期，遂堅止生宿，約以明晨厚贈。翁媪密議置毒肉間，女已聞之，何禁哀怨，自念前陳婿若非與有婚姻之約，何至來吾家中，遭茲毒手？今復萌狼心，欲毒韓婿，則實以餌吾爲以害人也，吾獨何心，坐視其死？况密窺韓生，氣宇軒昂，必不久居人下，且聞並無兄弟，更何忍令其斬絕宗祧？展轉尋死，不如自死爲愈。遂竊有毒之肉，正欲自咽，忽而霹靂一聲，從地而起，手中之肉不知颺去何處，俄而密室火起，蠱毒竟爲雷擊。時韓生方在客廳，忽聞內庭雷霆交加，火光燭天，不覺大驚，無暇避嫌，徑入探看，女暈絕於地，翁媪不知何往，婢女等輩皆目瞪口呆，不能出聲。生方駭怪，而女已悠悠醒起，猝見生亦不羞避，哭曰：『父母所爲不義，妾恐害郎，思以身代，不圖變起倉卒，毒肉竟爲銷滅，今父母何如矣！』生怪其言語閃爍，正在話間，而小婢輩已能言語，共稱一陣電火，媪翁身遂平空捲起，壓於蠱毒密室。云：女因以下毒之謀告生，同往密室察看，則見大白蛇一條，震死於地，翁媪及女之兄，均斃於蛇傍，面目已爲雷火所傷，但衣履可認。生出，遂以事白四鄰，明晨呈之於邑，邑令詣驗，審女供詞無異。劉夫婦父子已受天譴，應毋庸議，藉其家，給與韓生，卽令其夫婦完娶。女哭曰：『當竊毒自吞時，已置此身於度外，今父母一家已慘滅，更何心花燭情，願祝髮空門，以了此生，實無顏又』

爲人婦！令曰：『服毒之舉，自出血誠；然雷火銷滅毒肉，中有天意存焉。若汝父母一家死亡絕滅，實其惡貫滿盈，天討其罪，與汝何尤？亟須完娶，毋作不經談也！』遂令當堂花燭，鼓樂送還。後生二子，韓生及第，官至大司農，與女諧老焉。

荆園氏曰：劉女不忍韓生絕祀，恩以身代，而卒不至死，要皆惻忍之念，通念於鬼神，故得誥命榮終也。至劉翁一家絕滅，自是惡盈數盡，邑令之言，良爲確論矣。

■ 鴨鬼

邑文廟外泮池，於戊子之亂，積尸幾滿；數十年後，猶有燐火熒熒。每夜深之際，輒有二鴨浮水而振翼，作鬼聲急鳴，聞聲者必病，而見形者則死。一夜有醉人經此，見二鴨在水面浮遊，醉中頓忘其怪，竟逼水捕獲之，攜回以語除人。家人皆曰：『此鴨鬼也，攜來恐禍作矣！』醉人始憶而慌，時廚下正爇豬汁鼎沸煎烹，遂以二鴨置之鍋中，甫一煎烹，鴨形已杳，撈而視之，則人頸骨二枚耳，而汁水爲黑，臭惡難聞，乃傾其汁，而以骨投諸火，自是其害遂除。

■ 義牛

河南汝寧縣陳致和，與胞弟陳致秋，以務農爲業。同家共饌，而伯性寬和，戒殺放生，仲則秉性殘忍。家有老牝牛一條，蓄經十餘年，歲歲生育，頗貪其利，而牛已老羸，不能負重，仲欲賣之屠家，以得其值。伯止之曰：『牛雖畜產，貪生之念，要亦猶人。且在吾家，頗有年歲，賴其苦力，亦復不少，脫其自死，亦當埋之，何忍生賣屠家宰割耶！』仲執欲賣，兄弟因而反目。仲遂創異讜之議，伯初不允，無如仲日夕聒噪，伯不已，邀集親鄰書卷分產，凡田業良

沃者，悉以歸仲，其老牝牛，乃坐己名下，折銀十兩，親鄰觀此，無不羨伯高誼，而仲漠若不聞。自是伯仲以一宅分東西而居，各食其食焉。伯於女色一道，不甚專意，其妻宋氏美而奇淫，遂與仲私，情好甚密，久之，噴伯礙眼，仲與嫂私商，欲毒斃之。一夕置毒饌中，伯方欲舉箸，忽老牝牛冲擦而出，突至席前，口作人言曰：「嫂叔同謀，饌中有毒，食之則死。」伯大驚，呼犬試之，犬立斃。恨罵鳴之四鄰，連牛并饌，詣邑呈官。邑宰李公拘集審訊，仲初抵賴，不招，其牛忽又言曰：「殺兄之賊，弑夫之婦，人得而誅，既見青天，何容混賴耶？」宰意遂決，將宋氏一并重加嚴刑，遂招服，因奸謀殺情實，屆秋極刑處死。仲無子，其產仍屬伯承。後牛老枯斃，伯葬之東山，題其碑爲義牛塚云。

荆園氏曰：播種百物，必賴牲力負重，方可滋生，是人無牛，竟莫能食，其功良大也。故必大聖人廟祀，始偶一用之，以昭特典。若常人無故宰殺，國且繩之以法，卽或國法倖逃，而陰責決難疎漏也。陳家老牛，伯欲生之，仲必欲殺之，兄弟心術，善惡已判，分於斯時矣。而伯不惜十兩之資，遂獲活命之報，彼蒼勸善，不更昭然哉？雖然，淫嫂殺兄，實乃人倫大變，卽非老牛告警，諒亦不至奸謀遂成，而鬼蜮伎倆，當一朝敗露，但不若借之老牛口中，使善惡之報，疾如水火，速如雷霆，爲大快耳。噫！老牛蠢然一物也，能知感激報恩，乃同胞手足，顧反窮凶極惡，人而不如畜，悲乎！悲乎！宰殺耕牛，其罪固大，而人食牛肉者，亦厥罪維均。夫宰牛之輩，無非圖利，設無多人買而食之，則已殺之肉，必將腐穢不堪，勞心投棄折本，而不敢再殺矣。且少一人食之，則牛可少一分宰殺，十人百人，以至億萬千人，皆不食之，不僅滋生牛命，而宰牛之輩，亦必無可爲生改業別圖矣。乃有僉父妄云：「我一人卽不食肉，而所省幾何？且其牛旣殺，能使其復活否？」嗟乎！此何異癩殘和尚，目不顧其渾身溷穢，反怪別人拭抹爲多事耶？亦可大笑也！

靈俵

丁未夏，虎患流行。邑南里有池，姓五人，共山採柴，日暮將歸，狂風忽起，見黃毛巨虎，出自山凹，草木搖動，驚人心膽，各大叫虎來，疾忙駭走。內一人則立而不去，笑曰：「吾止見老翁，負黃奴複來，言何妄也？」未幾，虎至，竟攫其人而去。自是虎害益甚，村中猪犬被噬無數，鄉人無奈，斂金錢延射師，於林菁密處，山凹要路，施設弓弩，矢頭付毒，冀得虎斃之。十餘夕，虎無虞，害轉甚。有大膽者，於月夜到放箭處，上樹頭窺視，雞將唱，見虎來，而前頭有一人導之，至弓弩傍，輒引虎迂道去，細辨之，其人即前被虎在樵山所噬者，不勝詫異。天晚下樹歸，以狀告鄉人。鄉有某甲，素好大言，聞語笑曰：「生爲所害，死復衛之，何懦若是？使吾當此，定引虎殺之，決不爲衛也！」逾夕，甲同夥人宿紙廠中，夜半忽然腹疾大作，急欲如廁，乃起披衣出戶，未飯許，夥人忽聞外呼救命者，甲聲也。羣驚悉執持燈械出廠四視，甲已無有，但見敗絮一堆，鮮血滿地。尋至山巔，甲頭在焉，其家人收其殘骨就地葬之。鄉人以其前有引虎就殺之語，是夕即於該地設弩，次晨往視，毒弩已發，分途尋覓，數百步外，見虎倚於石壁，兩目低垂，中矢處血出津津而斃矣。咸以甲鬼有靈，共相驚異不已。虎患既治，里人賴以安堵，其同里人述之甚詳。

荆園氏曰：虎傷之鬼，名之曰「佺」。生爲虎傷，死復爲虎衛，余亦嘗恨其佺無靈，乃某甲爲佺，竟能死踐生言，爲人除害，名之曰「靈佺」也可。

賴尾

邑人賴尾者，素酗酒無賴。其兄某，攜幼男居邑北三十里許之蜘蛛岩，爲香火道士，深山僻境，四居無人。會尾因賭蕩無聊，造兄取賣卒歲，兄素惡尾無行，且囊資有限，不理之。尾忿極罵曰：「吾必有以報之。」兄尙謂尾口頭語也。迨之除夕，尾乘黑執兇具，離家奔至兄所，兄已扃戶睡熟，尾叩戶呼門，兄覺呼兒，兒方濃睡，遂自起開門，被尾以兇器擊中頂心仆地，呼救。尾連擊乃斃。兒在牀，聞中堂聲息，起視問誰，尾應曰：「我也。」兒曰：「叔夜深

何來！急覓火上燈，見父屍橫地，大哭曰：「何故殺吾父？」尾曰：「斬草更須除根，豈特殺汝父也？」兒跪求曰：「父方忤叔，姪則未有，幸宥之。」尾不答，將兒背起，至半山極嶺處，擲於巖之下，聽之無啼哭聲，諒已死。復回兒所，殺雞飽食，將兒身衣脫下，罄捲所有而回。時尾方喪妻，有子甫六歲，見父攜多物，遍身有血，背後一人，乃其伯也。曰：「爹伯亦同來。」尾叱曰：「病狂耶？」遂攜兒睡。元旦後，適有樵者往尾兒居處，見其門戶大開，杳無聲息，探入內，見屍橫於地，駭甚。先尾次兄某，落髮於慈悲禪院，爲僧樵者，素識遂往告之。某大驚，登往驗視，果如所言。大哭，急抵城以語尾，尾無哀容。某逼再四，尾始具呈報縣。適邑宰王公，公晉會垣，該房以人命重情，火急差票，當緝拿兇身，一面移請隣封詣驗。時票役江陳，頗有機智，奉票後，多方尋緝，莫獲兇官，方措特甚，忽悟曰：「兄弟手足，最動肝腸，乃賴尾毫無戚容，反有喜色，跡實可疑。」乃以菓餅誘尾子，詰問得知，尾除夕夜回之故，遂密稟內署，將尾管押以好酒食相待，佯與交好。逾數日，託言家房鎖匙忽失，向尾借所帶之匙，尾不覺其計，遂付之。江陳二役遂直到尾家，以匙開戶，於尾臥房搜出血衣，及尾兒名字茶酒等器，呈之於官。時王公已自省旋，令尋尾之子到堂，吊尾查訊，初猶抵賴，公令以血衣各器示之曰：「此何來？」尾子在尾後跪，忽見其伯遍身血污，因大驚曰：「爹伯父復來。」尾聞面如土色，不能遑答。公令刑之，遂招服。及問其姪何往，尾云并斃之巖下矣。公大驚罵曰：「好狼心賊！」立製簽重責四十，登時收禁。及往檢驗，見尾姪屍身腐變，不堪注目。公喟然曰：「人卽鐵石，甯不斷腸，賴尾此賊，真天地間一種狠毒也！」回署後，復加吊訊，其案遂定。申之上臺，屈秋勾決文下，將尾凌遲於市，兩傍之人，無不稱快。尾既死，其子幼而無依，居之官署。王公解任後，不知所終。

荆園氏曰：人情險惡，自相凌夷，棠棣之篤，徒存同室之戈，頻操兄弟叔姪，儼如仇敵，亦常有之矣。然從未有如賴尾之甚也。既爲極細之故，而害其兒，復有殺其嗚咽跪禱之幼姪，蛇蝎至毒，亦莫能方尾之心。王公謂其一種狠毒，誠爲確論，然非辦理有法，卽不埋怨深谷，將亦嫁累他人，乃漏洩偏非他人，而破案竟出伊

子，天之報應，亦巧矣乎。

黃春

鄉人黃春者，父名恭，家窘乏。其母謝氏，因貸隣媪之米，屆期未償，鄰媪性悍，於除夕百般索逼，且奮老拳，謝身受重傷，不能起步，而夫弱子幼，家復苦貧，不能延醫，數日竟以傷死。春時年甫十二，痛母之死也，慘哀，父直於官，而父故良善，懼於涉訟，反責春妄言。既而聽鄉人調停，寢止其事。春不勝哭淚，告父云：『母之死也，實因老嫗之窘，若不爲之昭雪，將亦含恨夜臺，父置之何耶？』兒行將遠遁，他鄉不願與仇人相見也。『其父撻之，乃逃不知去向。久而父亦大悔，但無處尋訪耳。逾年春忽自歸，身挂重孝，而體驟長，竟如十六許人，囊出白物，告其父，延高僧，以是歲除夕爲母撒靈。父問爾許時容身何處？春默然不答，流淚而已。父亦泣，遂不再問。及燒化靈位，放聲大哭，眼中流血，極盡悲痛，聞之莫不下淚。時鄰媪自謂久已無事，亦在衆中，看其燒化，見春悲傷若此，不覺亦爲下淚。春視燒已畢，望空再拜，忽怒目視媪，於機內批出匕首，刺媪身，媪猛叫一聲，遂仆地。衆看時，血流滿地，腸胃突出，氣已絕矣，不覺大驚，其欲捕之。春大哭曰：『老嫗殺吾之母，仇不共天，今吾大冤已雪，願從母於地下也。』遂以手中匕首，自刺其喉，衆急救之，已莫及。鄰媪之夫以春亦死，遂不較，各殮屍收埋。鄉人共羨春烈，題其墓曰：『孝子之坟。』春亡後，家益落，其父日夜思兒，一夜夢春曰：『冥中念兒孝烈，憐父絕嗣，明日有天賜富貴，從茲兒復爲父後，以接宗祧矣。』父向拉之，忽然驚覺，乃是一夢。至次日屋後壞牆，無故自塌，掘地得數千金，復娶妻生子，子女各一家，亦漸至豐饒，其生子酷肖春貌，性聰明，以鄉榜接教職，其父得語贈始終。

荆園氏曰：孝之一道，本於血性，拔刀雪恨，良有以也。然黃氏子山村幼穉耳，觀其促父報仇也，其心甚憤，父不從而潛逃，其志又甚哀，鑼鼓震動，哀哭聲高，預度鄰媪之必來，先以匕首藏身畔，飄然而去，突然而來，

曾未轉睫，大怨已伸，而從容自盡，愿隨母於地下，是不僅孝烈凜然，其智慧亦有大過人者矣。湖之古人，亦不易匹。不謂田舍間有此英物也。

塗塘二少

龍岩屬鄉塗塘，甲乙二少年者，丰姿豔麗，世罕其儔。兩美相憐，遂相交好，常私相許，謂期死同穴。自總角而至弱冠，儼如夫婦，而甲家貧於乙，旋乙因其父兄輩，謂甲素浮蕩無行，恐將誘子不善，囑乙宜與之絕。初乙未嘗聽也。迨訓言日逼，遂漸與甲疏，其往來，或途間相值，亦祇如常人之問詢而已。蓋恐家人知覺，後定遭譴也。然外雖如此，中心實無時不爲甲念，甲不知其由，反疑乙有私意，而疎於己，不勝憤恨，自度勢力懸殊，究莫可奈。如是者數月，遂決計強乙共死，乙爲庭訓所拘之後，外遊既少，會面愈稀，遑難下手。一日，乙偶出門外，爲甲所窺，甲乘四顧無人，因前引于僻處，流淚曰：「僕雖一介貧儒，然與子交有年，頗云莫逆，乃邇日相待之情，頓異曩昔，自度無毫纖獲咎，何見棄之深也？」乙亦泣曰：「要有隱衷，言之甚長，非我之无情也，實有所不得已。容有隙時，當與子竟日夜言之，以剖寸心。」甲積憤既久，亦未審其何謂，唯心欲其同死，因謂之曰：「諒薄命人，顧亦何敢久攀貴介，然僕不日將行遠途之計，欲一言與子相決，明日擬借獵禽，同入深山，一話於某處，當候同行，萬勿見却。」乙信爲實，遂諾之。次早甲服毒下腹，隨持鳥槍，待逾時，乙來，遂同往至山僻處。猛曰：「彼處有狐甚偉，給乙回頭，因以槍遂中乙之脊背，鐵子貫入，痛滾於地，猶謂甲誤傷也，大聲呼曰：『已傷我背，快來相援！』言未已，痛極莫忍，亂滾下坑，須臾氣絕。甲視既死，遂卽丟下鳥槍，疾忙回家，覺口中渴甚，呼水飲之，甫下喉，腹痛如剗，旋亦身死。家人謂其暴亡，尙未知其服毒也。其夜乙家覓乙不知去向，且聞甲暴亡之事，正在驚疑間，忽有樵者至門，謂乙死於巖下，衣裳破碎，遍體發黑，其父卽往視之，見乙背數孔，皆流血水，不覺大慟，仰頭見鳥槍於樹陰之下，趨往

認之，乃甲所常用物，始悟甲置男死，懼罪自斃。不勝怨恨。然甲已死，而家又甚貧，止有老母，顛病可憐，即鳴之，官諒亦無益，遂將乙屍收殮，葬於岩下。是日甲母亦埋甲於斯山，兩人相遇，惟各傷感而已。語畢各歸，其事遂寢。自後每於天陰傍夜，人常見甲乙二人，盤旋山內，攜手歡笑，宛若生時。逼近則無，略遠則見，如是數年始絕。其同里人見述甚詳。

荆園氏曰：情不極則怨不深，古人以恩情與仇怨一例並觀，良然。夫謂甲不行，則乙之父母宜早爲之防範，迨其交既深，愛既篤，而忽使欲其絕之，即甲不致乙於死，期亦兩懷相思，必有憔悴病憊之事，乃計不及此，以無益之防閑，送兩少之性命，是乙之父欲其子戒，而反速之死，誰實爲之？然乙非薄情者流，特爲父兄所逼耳。觀其引手之語，嬌穉纏綿，皆足使人淚下。而甲付之不辨，遽以措大莽氣，死情種於非命，即以身從，豈能釋恨鬼而有知，乙當罵甲，顧反與之攜手歡笑，有若生時，非死後無恨也。實其情有樂於死也。清歌妙舞，美豔紅粧，原以及時適意，而行其樂，乃人世縛以禮義，動多拂懷，不若地下之無拘，得以隨吾所欲，彼兩人者，蓋知此意，而相樂於地下乎？

謝惜春

王生叔度，浙人，幼失怙，家甚富，儀容美秀，人莫可及。因擇婚過峻，故十六猶未有室。其母孫氏，知書達理，有閨中才子之稱。家有書舍，門臨大河，門外沿河一帶，皆花街畫舫，景致可人。生于三瑣之外，餘時皆在舍中，因未有室，晚亦不歸。時有謝姬，女名惜春者，姿容技藝，冠於一時。詩畫琴棋，皆稱絕調。自負國色，厭見俗人，其母亦愛如珍寶，不肯輕價而售。年十五，尚未破瓜。同輩姊妹，常以石女呼之。春但笑而不答。一日晨起，推窗傾水，忽見岸上一生，年可與己彷彿，丰肌柔澤，素質參紅，翩翩雅度，生平所未嘗睹。春遂凝眸久視，以目送行，直候影滅，始閉

窗入內，倒臥香榻，如有所失。私詢舟子，得知其人，乃王生也。心雖傾慕，但念烟花賤質，見增高門，妄欲攀仰，終屬無濟。坐臥懷思，欲與生通一語，亦不可得。遂頓減飲食，漸至羸瘦。其母怪之，多日詢問，女初不言，繼不能隱，白之於母。母曰：『此生不惟富匹石崇，而且才俊迥異流俗，自是風前玉樹，人人皆欲倚依，兒能巨眼識之，可謂知人。但聞其堂上人治家嚴謹，奈何？』曰：『兒不幸生身於此，母實生我，其何敢怨。願偏僻之性，實不願送舊迎新，以一身爲千萬人行樂之具，若不能其王生，偕和琴瑟，當將白綾自縊，以鬼相從。』母曰：『兒性勿急，容緩圖之。』會生有從舅某，落魄於花柳之鄉，家業蕩盡，一日飲於謝姬舟中，談次自論窘急之狀。姬笑曰：『一事若依妾行，數十金當亦無惜。汝王家甥，丰姿韶秀，小女甚愛之，欲邀其來舟一會，能爲我介紹否？』某曰：『此則何難。』因向生詭言謝姬與已較勝，祇須甥一行，老嫗卽輸其口，舅數十金可立致。生雖聰慧，終屬輕年，竊念我一行，舅數十金卽可致，此亦何害。卽諾之。越日，某偕生登謝姬之舟，姬一見如獲奇珍，盛張筵席，以款初且未令惜春見。迨生酒半酣，向船內呼曰：『惜兒，王郎非他人，且溫和知趣，汝當出奉一杯。』惜春受去，調故爲遲遲不前。姬曰：『無作態忤客。』追之再三，春始輕移蓮步至前，露纖手取杯，啓朱唇低聲曰：『奴雖賤質，頗自矜貴，今奉母命，故不避嫌，請王郎飲此杯。』生量雖頗可，然酣飲久，似有不勝酒力之狀，正在欲接不接間，春作戚容曰：『兒不來則已，今既來，且將奉郎雙杯，何見如此。豈有獲罪於郎耶？』生見春嬌聲細語，容光可吸，恍然神奪，不覺曰：『謹如命。』接杯一飲而盡，春復斟語曰：『如不遺棄，再飲此杯，以兆成雙。』生亦受而飲之，不覺大醉。俄而玉山頽倒，謝姬遂扶生眠於惜春之榻，且語某曰：『今甥醉矣，今已沉眠，須勿驚之。』某曰：『舍甥已來，老夫之語，驗否？昨宵之約，尙記之乎？』謝姬曰：『豈有遺忘。』以食所許，登付白金三十兩。某受而辭曰：『舍甥醉臥，諸望照垂，生長於斯，必知返路，吾適俗事，請先辭。』遂離舟上岸而去。倏忽黃昏，春房高燈銀燭，視生猶然未醒，篝燭逼視，醉後情客，愈覺可人，因坐其身畔，以手撫生，遍身柔膩如玉，將至私處，生忽驚覺，開目見春，駭曰：『舅舅何

之？春應曰：『已先去矣。』生於此際情不自持，欲歸不捨，含笑問曰：『卿今夜何以發付？』春曰：『特恐王郎無意耳，妾則傾心委身。』生曰：『但恐耳目播揚，獲咎於親，奈何？』口雖如此，心已攪亂無主，隨開窗外望，月色如銀，滿河澄澈，對茲麗景，情益勃勃，與春語刺刺不休。謝姬聞二人聲息，泡香茗進船，謂生曰：『處子年已十五，猶屬全身，今日即來，誠亦天合。夜已深沉，汝兩美相遇，勿誤良宵，使嫦娥笑人癡也。』一反閉其戶而去。生乃將窗扇閉，促春解衣先睡，已亦隨之上牀，時銀釭正燦，紗帳光明，映入春身，渾如白玉，情興百倍，極力綢繆，交合之際，春嬌啼鶯狀，久始相安。迨事竟拭巾，燈下細視，腥紅膏蹙，果處子也。春曰：『憶自窗間一見，存念至今，不知爾日即亦見妾否？』生曰：『僕實未覩芳容，今以舅氏之故，得親香澤，實出非望也。』春泣曰：『妾全體以委於君，收以始終相托，幸母謂妾烟花賤質，置此情於流水也。』生曰：『僕之血誠，頗堪見信，若忘此情，有如燈火。』春始戀戀爲喜，相抱共臥，再整鸞倚，海誓山盟，刺刺無已，不覺之間，曉鐘已動，天色大明，共起披衣，依依不捨。生恐爲母所覺，不已分袂而去。謝姬與惜春均送登岸，生行數十步，頻頻回顧，忽見春復以手招，因急奔回曰：『卿有何謂？』春泣曰：『郎有便宜再來，毋使懸望斷腸也。』生益惑之，點首而去。及抵家，母雖訝其歸遲，然尙未苦攻，困憊貪眠，失曉置之不問。自是生爲慾火所迷，初猶三五日一登女舟，既而無日不至，學功盡廢，萬務皆拋，學師怪而詰之，生隱不言，問其何故，夜不至館，但云家有要事，老母相留。學師歎曰：『以子之質，倘能加意勤攻，自不難步青雲而直上，取青紫如拾芥，乃以俗務用心，一旦荒廢如是，誠爲可惜。然汝家緣饒足，提理可以委人，久聞令堂明達，暇時當與言之。』生唯唯，不敢多應。無何生家設筵，招學師賞菊，三巡之後，生母出見學師，許其訓子之勞，且詢生近課。學師因而述生近狀，生母駭曰：『妾以豚子相依，祇望其苦學成名，實未以家事相累。』師復言生月餘夜不至館，母益驚。問生曰：『汝除三殮之外，餘時皆在館中，乃師云一月有餘，每夜不至，汝何所之？』生面紅漲，遲不能答。母怒曰：『汝父沒時，汝尙纏襪，吾苦守至今，幸得成人，望汝勤讀，上進以承父惠，汝乃瞞母味

師夜出不歸，必有邪僻之行，將有喪身之禍，吾無望矣！遂撻之，且嚴鞠何往？生受責難抵，不覺直吐，母哭曰：「德善門中，不意有此蕩子！」氣極發昏，學師急令生拍救醒，且勸曰：「令郎行此不端之事，實某約束不嚴，然來者可追，尙當容訓誨。」言畢辭去，母怒未息，將生鎖禁於房，恨聲不絕。生泣問：「生一心牽掛惜春，一連三日，水米不沾，遂成相思之症，臥病不起，母臨視，見生容顏驟改，羸弱可憐，哭曰：『吾之教汝，望汝成人，汝既讀書，須明道理，烟花行徑，自古埋沒英雄，速悟回頭，已無邊崇，既過之事，吾亦須宥汝，當自得行，卽與汝聯婚名門，不必作此癡念。』」生瞪目久視，含淚告曰：「母言金石，敢不凜遵，然惜春雖居平康，性實迥異，一切感其至情，深沾肺腑，有此一人，可視天下女子，皆歸烏有，母必欲另婚名門，不肖又何敢多瑣，但恐一二日間，將索我於荒郊敗土中矣！」言畢大哭，不覺昏絕。母卽救始醒，自念止生此兒，不幸而墜斯途，今已爲情絲所縛，再加約束，必有喪身之禍，卽不爾，漸肆浮蕩，惜春之外，更有他求，家緣將亦難保，遂決計依生之言，命鄰張老以欲娶惜春之意，惜春之母謝姬，固門戶中積滑，初百計釣生，原和其富，欲盡生之資，以爲己有，故以春爲餌，非真有鍾愛於生，生與春尙在局中，皆未覺也，而春以數日未覩生，且聞因己之事，累生獲罪萱堂，心甚憐之，亦染小疾，是日聞人曰：「以生欲娶己之詞語，母欣喜特甚，意度母素愛生，必然立允已。」謝姬忽然變色，謂張曰：「吾家衣食，盡望吾女，若以嫁人，吾何倚賴？且吾素知王生家雖富饒，其母治家甚儉，此事斷難有成。」張以姬之言轉達生母，母覺其計笑曰：「煩翁再行，毋論所求多少，總爲許諾，務在必將事成之後，當有厚酬。」張復於姬，姬難之曰：「吾女乃掌上奇珍，非三千金資不可。」張訝其不經，曰：「殊哉，幾曾見有三千金資娶門戶中人，吾知不諧矣，姑試言之，倘王母若肯，汝勿有後言也。」姬度王母必不如願，遂指河水設誓，張回王家，遂以其言實告，王母曰：「此亦不多，今日良辰，卽爲吾娶歸可也，金盡在此，煩亟行之。」張駭極，不知其意，如言護金，同乘至姬舟，以金點付，姬欲悔詞，已不可得，其夕惜春遂抵生家，生母見之曰：「無怪吾兒銷魂也。」花燭之後，兩美復逢，各述相思之苦，明晨起

拜，舉止大家，毫無花烟氣概，且和睦，家人無不賢之。成親越日，張翁問生母曰：「謝女風姿雖麗，然以巨金求之，得無過奢？且急欲歸娶，何也？」王母曰：「花柳場中，原爲無底之壑，往之無不傾敗，况癡子與謝女恩深愛篤，牢不可破，遽而分之，嗟悲憔悴，傷身損神，猶爲小者；而媚術積滑，異日寧不盡傾吾家？吾費三千金，非以阿堵物爲不足惜，願欲留十，不得已而舍其一耳。且謝女雖出平康，歸吾家以全璧，頗亦難與尋常同日而論，倘能從茲收輻轉棹，猶可救過之半，汝行之也。」張翁聞之，拜服特甚，凡知此言者，無不稱王母賢達過人，而生與惜春琴瑟和諧，伉儷相得，自是足不外出，閉戶苦攻，後以進士及第，除授榮陽司戶，終身不御嬖妾焉。

荆園氏曰：風月場中，娥眉婉轉，一啖其中，如醉似夢，敗檢蕩行，而累盛德，傾家喪命，從所由來，是溫柔鄉之害，有甚於水火盜賊也。夫謝姬者，固昔時紅樓佳人，而今之青樓積滑，手毒且辣，心黑而狠，非真有憐才愛貌之心，其輕以國色餌王生，利其有也。縱之使久，安保不罄王家所有，以飽無底之壑耶？然此猶有小者，使狎暱久，漸失本來，更多漁色，蕩心廢業，必爲無用之徒矣。甚而耗損過多，隨枯神竭，更致促其年壽，則其禍之酷烈，不可問矣。孫氏視巨資如等閑，損之略不顧惜，蓋有深意存焉耳。乃頃刻之間，遽成其事，轉害爲功，化悲爲喜，珠既在我室中，彼賣珠者無能爲矣。忽今以後，野花植正名園，浪子返爲國士，是皆達而使之之驗也。人謂閨中才子，名下果無虛士歟。

失印

進士某，豫人，頗有才名，佻達無行。乾隆間，爲廣東崖州牧，會瓊州守初蒞任。某以屬員晉郡參謁，經海口，夜宿旅店，客途無聊，招妓侑酒，妓頗美，遂留伴宿，狎褻備至，不覺睡去。妓覺睡熟，潛起剔燈，見榻前衣箱上，有一小方篋，一啓之內，貯錦囊，花文工緻，拾視覺頗重，捫之而堅，意是金銀，遂萌竊念，匿於身，滅火共寢。某未知覺也。次早

某起，予妓數金，妓謝辭回，啓襟露囊，爲夫所見，索而解視，則州印也。駭極罵曰：「賤人累我，實屬不淺，此何物事而可攜來？」欲返之，而恐獲咎，遂借妓卽時俱遁。於路恐人追取，見道旁有演武廳，乃拋於廳之內房而去。某於是日離海口，抵郡，方中午，各衙稟見畢，回公廨未久，適委審澄邁劫案，越日需印申文，饒啓而空，幾爲驚死。急詢家人，皆云抵郡以來，曾未請用。某尋思在崖起程時，親身收拾，得有錯誤，心疑海口被算，急遣役偵妓，回稱妓已攜家在逃，而不知所之。某聞愈驚惶，無策，又恐上官催捉覆文，不已，暫告病假，仍命人分路密訪，三日無耗，焦急殆不可堪，夫計自盡。會鎮憲高公，以清晨下操，入演武廳內解手，因而見囊拾之，堅重，意非凡物，潛藏之，從人未有見也。回署解視，乃崖州之印，不知其何以遺失，且度其必因此埋疾告假，笑曰：「此誠奇貨可居。」遂召某某初辭病，高必欲見，邀至再三，高笑謂某家人曰：「寄語汝主，彼之心病，我有醫術，無須藥餌。」某聞驚疑，勉強應召。及見，高曰：「面無病容，却何太甚？」某曰：「賤恙偶作，有違鈞旨，死罪死罪。」曰：「君至此，猶作欺人語，然而尊恙之源，吾已知其八九，得非爲囊中物耶？何不問告，或當與謀。」某聞驚甚，而寸衷已爲所窺，不能掩飾，請入密室，長跪懇援，且求指示。高故意難之曰：「雖頗有聞，尙未得確，緩當奉報耳。」某察其言詞吞吐，必有所居，辭回遣人奉以千金，高笑返之曰：「忝在至交，本非爲此，然某君殊不曉事也。」某知憎少，累增至萬，高始首肯，再命某來出囊還之，且曰：「既忝居民上，何欠老成若此？今幸遇僕，否則奈何？後須慎之也。」某慚謝而退。公畢旋州，雖幸合浦珠還，而債逋巨累，貪酷愈甚，民怨入骨，未幾聞於上臺，竟以落職。

荆園氏曰：淫癖之行，常人亦不可縱，况儼然人上者乎？印信之失，正彼蒼天有以儆懲貪淫也。噫！一宵之樂，幾成性命之憂，雖幸失物歸原，而頃刻之間，巨萬化爲塵土，名行兩虧，悔已無及，可不懼與？

又洛邑令某，其署與縣尉某衙門止隔一短牆，一日尉妾於牆頭微露半面，令窺其豔，潛與相約。是夜妾踰牆至，因而私，然情好甚密，未幾爲尉所覺，怒甚敲撻，詢問，妾不能隱，遂實吐露。尉雖憤懣，願無證據，且勢懸殊，未敢

遽發。佯笑語曰：「幸汝自首，尚可原情；往事且緩追求，目下一事，爲吾謀之，卽當相宥！」妾請何事，曰：「彼旣與汝私通，閨房必可深入，彼之印信，定在臥房，爲吾取來，吾有處置。」妾諾之，其夕妾復與令會，竟竊其印獻尉，尉喜藏之，次晨簽押，令覓印不見，驚駭特甚，心疑尉妾，商於內幕，其素禮貌，僑客數人，默默無策，令卽欲死。會幕中有賈生者，少年倜儻，爲本省撫軍所薦，因其縱酒疎狂，今雖以大僚情面，留於賓館，而殊未有代庖，是日各幕均無可謀，令始謀於賈，賈笑曰：「公可謂急時抱佛脚者矣！此事本不當相與，然若不略露半枝，必謂某亦與碌碌者等，聊一策之。但謀成之後，余卽就途，束金須較議時增我十倍。」令聞慚怒，而莫可發，悉如賈言，措備。賈因以策語令，是夜令將上房一切移空，縱火焚之，俄而火光燭天，合城寅僚，以縣署失火，咸集救護，尉亦與，然令乘倉逼之際，以空篋授尉，囑曰：「此慎重物，煩公回衙守護！」言畢，急向人多處而去，尉於匆遽中，受篋在懷，奔回已署，忽悟曰：「吾爲所弄矣！頃刻間必將賴印信也。」不得已，以印貯於篋中，透晚質回，令接啓視，見印已在，喜付於內，以爲得計也。尉辭回署，恨憤殊甚，然實莫可奈何。後賈生回省，以令所爲狀語之，撫軍逾年大計，令遂以浮躁免官，二人皆以好淫失印，而亦以此落職，淫之爲害烈矣乎。

涼亭女子

諸生羅某，游學東粵，於途次涼亭，少憩，見榜粉壁有字，細視之，其文云：「妾名靈妹，鳳陽人，母家李氏，父舉於鄉，幼教妾書，頗能記誦，女工之暇，寄情詩詞。年十五，配夫林猷，猷故家子也，成婚三月，以考選晉都，未幾瘟疫流行，公姑狙於積習，相傳謂鳳陽因明祖發愿，家縱富饒，亦必遊丐三載，不則難免瘟疫之厄，悉攜家口，丐來此地，風霜歷盡，積瘵成疾，翁姑輩已於途間仙去，同行七口，所剩惟妾與姪，及女奴三人，而姪故無賴，將逞無禮於妾，爲妾所斥，竟捨而去，妾與女奴同行，歷十數日，備極艱辛。昨女奴又以瀉腹殞命，遺此零丁，舉目無親，身衰力憊，

何以回鄉？且前途險阻，保無瑕辱。嗟！惡俗之誤人，行將身以辭世，論薄命何足惜，特翁姑之可傷，父母無重遇之日，夫塔無再面之期，以淚和墨，書絕命詩三首。其詩數行，因粉壁剝落莫辨。羅覽之，嗟呀良久，悲其詞，默記之。是夜宿於旅店，詢之主人，主人云：「此乃四十年前事。彼時吾尚年幼，聞大父云：『此女於涼亭自縊，地方甲練鳴於官，適印官因公晉郡，經十餘日始回邑，女屍不變，且隔夜女魂往訴於官，謂其實屬樂死，求毋露檢，以免死後之慘。』及官詣驗，見壁間遺字錄之存案，遂飭收埋。亭後小堆，卽此女之墓。羅故好奇，次晨備香燭往墓祭之，因年久爲狐狸鼠穿，露土見棺，益生惻忍，復爲僱工加土封墓。是夜夢一女，容顏美麗，而有戚容，謝曰：『異鄉孤塚，暴露荒郊，風雨所侵，夜臺苦極，蒙君封樹，感切幽冥，然君前途有小災，敢爲先告。若下毋立，可以避禍。』記之。言畢，倏然不見。逾日，羅行忽驟雨傾盆，見路傍石崖，可以避急，趨至時，同行十數人，乃漏網洋盜，亦皆避雨崖內，雨又不止，羅因假寤，忽女又來催曰：『急去！』生驚急呼衆人曰：『速去，可免災！』衆謂其病狂，訕笑之。羅無奈先出行，未數步，霹靂一聲，其崖塌下，十餘人盡壓斃於內，崖傍震死大白蛇一條，長數丈，羅駭極，冒雨前行。數日抵家，驚魂未定，臥病月餘始愈。後數年復經其地，其涼亭已經更新，無復昔時字跡。亭後女墓依然，感其活命之恩，又爲置祭田二畝，囑鄉人歲歲祭焉。

荆園氏曰：此女自序之語，貞烈孝義，兼而有之，觀之未有不咽嗚酸鼻者也。惜其詩剝落無傳，亦一缺陷之事。至羅生一念惻忍，遂得活命之報，洋盜漏網，莫能脫漏分毫，天理具在，果報昭然，福善禍惡，理豈有爽哉！

鬼跋攻

乾隆丙午，余僑寓於邑南關文川橋頭，時有江姓者，屬房主姻戚，自外醉歸，臥於樓上。至三更許，忽聞其自作

魅語，若與人相持之狀。余起視之，殘燈猶明，未幾江直撞下樓，以頭觸地，至於流血，似被人捉縛者，如是良久，忽曰：『吾安斯宅百餘年矣，汝何得貪財誘令吾裔出售，使吾無依，倘知中止，尚可饒恕，若復執迷，當追汝魂也！』余尚謂其醉後使酒，然時方盛寒，江赤身竟無毫釐懼冷，且遍身發黑，有如神廟小鬼，而聲音亦迥異於常，始覺有異。亟呼告傭，扶起按擦，灌以薑湯，雞鳴始醒，復其本形。連呼體痛，余問適間之事，幡然莫覺，余悉以告之，江因言：『日間人央其爲中，欲售墳塚，言塚內有骸數具，已約於明朝挖起，立契後，可得謝金數十也。今如公言，豈陰人作禍也！』余驚異特甚，以陰警可畏，力勸勿行，次早江往辭之，其塚至今猶存。

邑陳姓購塋葬祖，初賣人謂係空塚，及立契成交後，擇日開土改築，而內有骸，業已成買，未便更易，遂於旁築一墳，安埋其罐。迨祖墳祭葬後，忽夢其祖來家謂曰：『汝等買墳葬親，固屬孝道，然原塚中人，謂吾家佔其居所，現將訟於冥中官長，汝急以印信文契燒吾墓側，庶可以止。』言訖不見，次日起述，一家所夢皆同，大覺驚異。然文念契須憑管業，豈可燒燬，惶惶未定，是夜又夢如前，且云：『若懼陽世無以管業，另立一紙投印，不得耶？』醒而覺悟，越日尋原主中見抵家，告以夢故，衆咸不信，而所懇益切，笑諾之。後以另立文契，投稅於坟前備祭焚之，其夢遂絕。

蕉美人

高翎字若飛，浙人世代業幕。年二十爲江山令刑席，少年佻達，鍾情酒色。其館東有芭蕉一木，幹葉陰濃，翎每在其下解手，常戲呼爲蕉美人。於是輕年，其芭蕉益甚。一夜生醉，忽聞叩門聲，竟是從人送茶，啓戶視之，則一麗妹直入，衣裾皆綠色，儀容秀楚，目所未視，驚喜如狂，笑曰：『娘子何家，宅眷深夜至此，必有見教。』麗人含羞答曰：『兒姓蕉氏，近在芳鄰，昨見郎君在後園閒步，因仰丰采，遂爾愛憐，良夜不寐，愿修燕好，然兒實深閨處子，幸

毋以私奔見嫌也。『翎曰：『得荷見愛，拜接不遑，何敢云他。』遂攜手上床，備極歡好，鷄鳴始去。如是三月，無夜不會。東人訝翎神氣銷索，細詢何由，翎隱不言，然日漸困憊，公務廢弛。令尙謂其少年，不知養攝，爲風邪所侵，延醫投劑，罔然無效。會有葉道人者，符籙甚高，時遊於江山，適翎乘轎出署拜客，與葉相值於途，葉輒指翎曰：『個郎君妖氣甚濃，不十日將損若妙齡矣。』翎未覺也，從人聞之，歸告於令，急命延葉於署，請爲陰治。葉臨書館，望見牆東芭蕉，笑曰：『非汝爲祟耶？』設壇作法，無何有綠衣女，跪伏壇下乞命，且云：『兒非禍於高生，實伊朝夕呼召，感其情以相就也，望存根幹，行當遠去。』葉曰：『高生精血已盡，爲汝有留汝則高生之命若何？』遂揮劍砍蕉，女倏忽不見，其砍處有血水流出，砍斷剖視，則中有白物一團，週圍血絲纏繞，模之則滑膩異常，命翎從人取歸焙干，以人參茯苓等味，合爲丸，日凡三吞，以返元氣。令以百金酬葉，不受而去。是夜翎夢女遍身血污，向前告曰：『兒以君故，爲葉法師所害，今與君永別矣。』大哭而去，翎服藥三月，始復元形，後亦無恙。

昔有士人買畫一幅，內描桃花仙女，容貌美絕，歸掛齋房，朝夕對視，遂涉邪念，頻乎仙人見憐。一夜仙女自畫而下，笑曰：『感君情重，偶落塵緣，然須慎密，飛短長流，所不甚受耳。』士人喜諾，遂相燕好。久而瘠甚，泄於友人，友人亦謂畫爲怪，謀令投於火，其怪雖絕，然士人憊甚而殂，夫紙墨之事，一經心注，卽能爲患，况芭蕉受天地精華而生，日夕淋以便溺，陽氣所觸，焉得不爲禍害？高生僅受微恙，旋得遇葉道士符勅之靈，卒能除怪存身，猶爲幸矣。

隆壽寺水災

邑南鄉隆壽寺左側，樓房十餘間，常賃人肄業。其寺後高山環繞，樓之東有大石崖，崖下一洞，口大可三四尺，每逢將雨，有氣如雲自內突出，其氣甚熱。寺僧相傳，此洞裂已百餘年，究莫測內中何故。乾隆丁未夏，霖雨連日，

一日中午，天忽昏黑如夜，肄樂諸生，咸聞樓後聲響，如萬馬奔騰之狀；俄而狂風驟雨，老樹連根拔起，寺院殿宇岌岌震動，急出視之，洞口洪水突出，有黑物長數丈，隨波上下，腥臭異常。倏忽之間，平地水長幾及樓板，水到處，山石盡裂，樓屋塌去一角。是日下流李坊村，臨河居民，蕩去數家，兩岸禾稼，傷損無數。水退後，諸生往視後山洞口，猶存，然自後陰雨，無復昔時熱氣矣。人始悟洞爲蛟螭巢窟，是日離巢入海，致居民受此無辜慘毒也。有生者，曾肄業其中，親見其事，備述甚詳。

昔有農夫於山間耕田，條而雲合天昏，大雨傾盆，山水驟至。其田上山坡有稻草一束，已經燒去小半，係上年收割時，用之點火吃煙所遺。水至稻草前，其稻浮起，水忽隨之頓長，隨水流下，所觸墜坎皆盡崩塌，農者驚異，意是草束作怪，荷鋤急鋤之，其束遂不能去，水亦傾止，拾必置之高處，聞而視之，內有蚯蚓一條，長尺餘，已爲鋤斃，始覺其妖。夫物久爲妖，以蚯蚓蟲屬，猶能作祟如此，能蛟螭爲禍，吾知其烈矣。

羅姓少年

羅姓少年者，鄞江之東郭人，雅度風流，傑出世表，嬌婉溫和，見者罔之爲惑。近村陳某，商賈中人，富於財穀，會遊神處，與羅相遇，悅其姣好，引與談論，出語吐詞，頗極風雅，益愛之。乃留入家，殷勤治具，以款臨行，又贈以香珠金錫等事，自是羅感之，暇輒一來，久而積熟。陳調以微詞，但笑而不答，陳擁抱之，不甚拒，遂私焉。陳妻丁氏，年三十餘，頗風韻，不甚畏生人，故羅亦常見之，呼之爲嬌，一子五喜，甫八齡，亦美貌，羅呼之以弟，一女秀姑，年十六，常在外祖家，故羅未得見面。一日秀姑回家，值陳他出，語妻云：『不久即歸。』適羅來訪時，陳妻與女徐步庭階，看紅蓮花開，並帶羅視女，妙目長眉，天仙不啻。恍然神失，向前揖曰：『嬌嬌，某拜揖。』陳妻曰：『甚風吹汝來，汝叔適出不久，請姑少待。』因指生謂女曰：『此羅郎，汝義兄也。』女略睨之，引身以避，故遲其步，回眸微笑，望室東。

小閣而入。伸手垂簾，潔白如玉。羅益傾愛，便問丁曰：「此位卽秀姑妹子也。」曰：「然。」羅就坐四顧，見椅上有枕花一方，上繡交頸鴛鴦羽毛身段，精緻絕倫，儼如生成者。因拾細視，問係誰繡。答以秀姑。贊曰：「端好如畫中人，又慧心高手若此，真令人敬愛，不知青春幾何？」丁笑曰：「妮子年登十六，猶癡若嬰孩。蒙郎過譽，豈不羞死？」羅又問塔家伊誰，答以鄭氏。語未竟，女忽於窗間露半面，問曰：「哥哥妙齡，卜室何宅？」羅明然曰：「前歲議婚張姓，不幸害人未嫁而夭，故今十七猶鰥也。」丁嘆曰：「惜識羅郎之晚，不然秀姑亦堪相配。」羅聞默然欲泣。丁以他詞亂之，始變爲笑容。女乘羅與母語時，時於窗前以秋波示意，丁似微覺，而亦不噴。羅視之益覺顛倒，坐久，陳竟未歸，羅心緒繚亂，遂辭而歸。一步履皆爲女念。越日復往，則陳在焉。見羅喜極，命妻治具留飲，且謝日前失迓之愆，未終席而大雨如注，澎湃之聲，至暮無休。羅懼泥濘難走，陳遂宿羅於家，剪燈共話，陳忽腹痛如剝，輿辭先睡，命設榻導羅臥於東廂。時羅已薄醉，解衣就枕，想思縈繞，目不交睫。念女室近在伊爾，將往窺之，披衣輕啓其戶，潛出四顧，則女室燈光猶明，舌破紙窗而窺，見女手支頤頰，倚几危坐，若重有所思者。羅於此際，情不自持，不覺指叩其戶，女覺而起，闢門見羅，不勝驚喜曰：「哥哥夜深不眠，到此何故？」曰：「自見芳容，相思若死，冒驚而至，欲求垂恤耳。」曰：「男女有別，兄妹亦相遠嫌，哥哥何得忽出此言急出則已，不然將以執告父母。」羅戚容曰：「與其想思而死，不若就死妹前，猶爲得所。如欲見執，請卽就縛。」屈膝於地，流淚不起。女殊憐之，扶之曰：「起！郎君儀宇非不欽慕，固東皇已自有主，不敢輕許君折也。郎既如此，妾亦何辭？但恐不能始終，君得薄倖之名，妾有不貞之誚，奈何？」曰：「倘不見憐，相思必然害殺人命至重，萬希矜全。」女低首不言，羅遽起擁之，遂相燕好，事竟，腥紅污羅裏衣，女剪而藏之。泣囑曰：「辱君俯愛，冒恥仰承千金之體，已爲君玷，人前之口，務須慎密，以防流言萬一洩人，彼此關係非細也。」曰：「感卿卿至情，當銘肺腑，豈肯輕洩以招物議？」遂辭歸臥。次日別陳回家，不勝眷念，後輒藉防陳爲名，重尋舊好，久而愈密。陳夫妻亦微有覺，但以愛羅故，且女終身大事，因懼

而不敢發。年餘，女婚期近矣，一夕女謂羅曰：『妾身既已屬君，斷無又嫁之理；今孽期將屆，妾志已決，伴郎有日矣。』郎君少年聰俊，前程正遠，幸珍重日保，無以妾爲念也。曰：『卿死，僕忍獨生耶？惟愿死後同穴，永歡洽於地下耳。』二人既以死自期，相聚愈密。一日，有熊姓造陳之家，甫入門，瞥見羅與女調笑，廊間意殊自得，旁若無人；及熊逼近，羅始覺而變容走避，熊心大疑，熊故與鄭善，及歸，遂以所見形狀告之鄭家，鄭翁聞而大怒曰：『未嫁女子，竊竊與男子私話調謔，其姦明甚，何物羅家小畜產，敢欺我若此耶？』將絕陳具詞告邑，求訊姦情，誓愿離異。令得狀，方發檄拘訊，適以公調赴省，乃以卷宗中之郡守，郡守查閱全案，姦情疑似，且據羅詞有云：『羅某恃其擲果之貌，慣爲奸僻之行。』因笑曰：『尙不知何等物事，而措大遂以潘安比之，母乃唐突古人。』及提到案，則男女皆神仙中人，心亦憐惜之，發卷委參軍問供，微露矜全之意。參軍領會上臺意旨，且亦心生憐愛，兩造到堂，各言是非，均不深究，斜眼睨羅，戰慄揮淚，殆不可狀。略致研問，但云該死，而女容顏自若，以紅巾代羅拭乾曰：『事已至此，徒作楚囚何益？因供云：『羅郎本無戲妾之心，只緣妾慕風雅，不能自堅，慾海沉迷，無所忌憚，致有今日。妾誠貽累羅郎，五刑三等，應加妾身，無與羅郎也。然昔時一念之差，今已畢生莫贖，倘蒙大人垂憫矜全，自當生世啣結。』參軍笑曰：『女子一念貪私，遂爾玷害不淺，猶供暫幸，眞免刑責。』轉詢鄭翁及子曰：『據若告詞，謂陳女不潔，原甘休棄，然與否歟？』翁但求斷離，詞甚懇切。鄭子窺女妙麗，戀不欲捨，逼於翁供，遂不敢置詞。參軍復問羅曰：『汝曾娶否？』答以妻天曰：『幸有此。』遂判曰：『羅氏子踰垣而摟處子，情固可醜；陳氏女開戶而引狂童，狀亦堪憎。雖云兩小無猜，犯有不覺，而細厥情罪，法豈能寬？但念羅子妻亡，陳氏夫棄，分則無依，合而得所，使配其偶，既可掩前之醜，抑亦補後之過，是宜法外矜全，破格剖斷。陳女卽爲羅婦，羅子卽爲陳婿，至陳某推薄不修，致有閨門之玷，量加輕懲，仍歸財禮還鄭，俾其另婚名門。』判詞既下，錄之呈堂，府尊閱畢，如詳飭遵。遂令羅與女當堂花燭，以鼓吹送還，偕老焉。

荆園氏曰：隨某不引戀童入室，則閨闈之玷，何由而生？而私愛纏綿，如膠投漆，設非熊姓之饒舌，兩小當以情死矣。迨事發到官，公庭之訊，幸而問官衿全，風流斷合，雖曰樂極生悲，悲盡復樂，然亦行險徼倖矣。噫！變童入室，靡所不至，爾愛其艾，彼愛爾妻，不可不懼也。

大蛇

李輪英清邑鄧家村，人家頗饒足，房屋外加茸厚牆，方其四面，牆厚丈餘，無少隙可入，卽俗所名土庫。蓋以禦盜也。中置倉廩，逼近雞栖，故雞常至倉下覓食焉。適有雞十隻，趨倉下，晚僅九歸栖，初疑被竊，而倉所歷三四重門，始可達外，卽野貓亦無從入，殊不解所以。自是雞輒屢失，李不能忍，一日驅雞倉下，登高樓而視其變，瞥見一碗大柔蛇，自倉下蠢蠢而出，掠雞急入，始誤而駭，亟欲除之。轉念巨物，撩益生禍，心甚憂悶。會有丐者數人，提筐求乞，李因詰其能捉蛇否？答曰：「業此，安得不能？」因詢潛藏何地？形狀若何？李以實告。丐人曰：「物已長大如許，若不早除，能爲禍矣！幸遇我輩，可以效力，但亦不易，須厚我賞。」李許除去後，給錢一千文。丐人又求酒，李曰：「恐醉誤事。」曰：「借酒以壯力耳！」遂各盡壺許。問實藏處？先以一人舉破被，輕伺倉側；又一人將長竿，以小雞一捨置竿頭，搗入倉下，蛇迄不動，撩之者三，蛇怒，遂啣雞，丐入力與爭，蛇愈怒，舍雞衝出，腥風滿室，勢甚猛烈！伺倉側之人，急以破被蒙蛇首，使不施牙舌，榜數人，則亂噴藥水，相持飯許，蛇漸懈，遂擊斃之。各丐分肉而烹，味極美，冥搜倉下，得骨斗餘。時慈悲寺僧浩然行醫其家，曾親見之，因爲余述。余不奇丐者之捕蛇，特以土庫牆垣甚厚，並無隙地，可入觀近內局，碗大之蛇何來哉？斯亦奇矣！

李禮亭曰：「天地生一非常之物，必有一法以制之，當其得志猖狂，流毒莫遏，傍觀者未始不歎束手無策也。但一遇主人翁，不須張聲作勢，但略施小術，而物已俯首爲其進退。所謂物各有主，不獨一蛇一丐也。」

又

邑北揭坊高山內，有村人避亂土寨，多年朽破，僅存壞牆基宇，牆內草水叢藏，大蛇如桶，屢出逐人。一日，彭坊橋某甲，在近山採樵，被蛇咬傷足肚，回家毒發，臃腫殆危，而氣如絲，猶未遽絕。揭坊故近大路，有老翁坐臨路店，於夜獨坐，忽聞門外聲甚厲，如狂風吹竹狀，門隙微窺，月影中大蛇如桶，望彭坊橋大路，昂首直去，目光如電，腥氣衝人，大驚退坐而待。逾更許，而前聲又作，窺之，則蛇回矣。次日聞某甲於夜二更，蛇毒入內，昏迷而死。臨死時，其憐親見大蛇盤於屋外，內發哭聲，大蛇始去。翁方知蛇往俟甲死而後回也。然某甲生平拙訥，安分躬耕，未聞作虧心事，其死至慘，里人無不哀之。後蛇數爲人害，行旅戒出其途。越三年，爲楊姓獵犬咬死，其害始除。

荆園氏曰：某甲與蛇有何仇恨，逐而傷之，伏往而聽其死，意者冤結前生，今爲蛇而索報耶？斯亦奇矣！

述異

執友羅燮庵先生，郡廩生，嘗言其幼讀冠薦山五賢書院，一夜，方坐燈下觀書，忽聞有巨鬼聲，響應山谷，自小豐山發，至楊柳塘始止，當聲響時，燈火爲之明滅不定，几上茗碗傾覆者數。一夕閉戶坐，忽聞右畔講堂人聲洶洶，覺不勝爭鬪之狀，俄而碎碑聲，破窗聲，折檻聲，裂書聲，擊水聲，接連畢響，先生驚甚，不敢出戶，明朝視固依然無恙也。一夕方就枕，月照紙窗，不能即睡，正恍惚間，忽聞室後高山石峯榻下，直撞後壁，屋宇震動，床第飄搖，意謂屋已損壞，詰旦急視屋後，四顧寂然，石峯固未塌也。一夕同舍諸生皆出，惟先生並守院者二人在焉，先生方入室，忽有怪風起，風中似有物，以手按先生於床，舉手似麻，動足若痿，欲發聲而磨不能言語，胸次大石下壓，冰入骨髓，若極難狀，如是約一時許，先生始能起，驚詢守院人，應曰：『斯山怪異常有，然從不害人，無足詫也。』

謹按冠巖一名蓮峯爲連八景之一出東門五里許遙望之如豸冠特立山中翠柏蒼松茂林修竹石洞峯巒嶙峋岫岫有人工雕琢所不能到者。五賢書院則乾隆初邑侯秦倡建鑿石作梯懸空架樓雖處極高而入其中清泉芳香荷池菲葭池內之魚毫末可見五六月中荷花盛開巨異常品講堂內皆名公石刻筆筆入神前廳及諸生坐處開窗下望深不可測恍惚如登蓬島洵奇境也。山頗廣土宜茶茶熟以金字泉水烹之味駕武夷之上。五賢祠及金字泉之外復有楊柳塘超然閣五老堂大觀堂滿珠岩松風亭團瓢一線天小崆峒白雲架處桃源洞雪洞芙蓉坡半雲亭小豐山玉女盆仙鶴崑照天燭蒼玉峽水蓮精舍靈芝庵圖書洞府諸景皆極玲瓏幽游。遊此地者往往樂而忘返前人廣有題詠偶錄一首以備博古者覽焉。人間何處是蓬萊？一陡蓮峯俗抱開。危石千尋空欲墜飛泉百丈畫中來。芝壑濕路分瑤草竹杖隨雲步上臺。綽約渾忘形屬我恍疑今已脫凡胎。李禮亭曰冠豸山巉岩峭壁奇奪天工爲連城第一勝境丹青欲繪其形而不能肖不意荆園先生以紙筆描寫力全山直現紙上豈非神化無方？

廉士錄

李仲彭先生家貧嗜讀淹洽有名不輕出戶不濫交朋而性廉潔有古入風苟非應有一介不取也。先生善琴囊琴一張音節異妙曾有負重價購之不得會有楊姓者邑世家耳先生名敬訪之談次論及絲桐先生笑曰「子亦盡此耶？」舉贈之酬之資輒變色曰「以子知音故相贈余豈賣琴望值者耶？」楊慚謝攜琴而退。先生嘗教授於邑其徒某者家有素菜味可口先生曾於其家吃之一日憶及因向徒問徒回以語其父。父素禮貌先生遂以磁碗乘素菜碗底置豚肉一塊以貽先生初先生未覺也迨素菜漸完忽見豚肉駭叱其徒曰「吾唯子索素菜未索子豚肉也何相欺耶？」卒返之。先生需錢急家有猪一口欲以售值呼僮估之云可得銀三兩其子以

豬赴市，售得銀三兩七錢，喜謂得意，欣然告之。先生驚且罵曰：「買豬者率皆貧人，吾豬經僧估定汝錢，價以多索，甯不累人虧折？若不速返，難免鞭撻矣！」子奉命追其人而返之，先生始釋然。先生與沈臥山先生善，然不常相見，焚香誌時，香三盡而別，終夕不交一語。或詰之，答曰：「余輩以神形心腹交，非徒事口舌也。」其廉潔古道處，大都類此。今先生歿矣，而臥山沈先生尙存，臥山先生則工書畫，所畫翎毛花卉，山水樹木，並大草書法，妙追古人，其廉潔之況，亦與仲彭先生相髣髴云。

荆園氏曰：人生世上，孰不思辭貧就富？乃先生願甘貧賤，古道照人，大有三代遺風。當此競尙繁華之際，有此一人，何異霹靂火中，忽領一片青冷雲也。

■ 菰毒

菰一名曰菌，生於山間，種類甚繁，種之佳者，味亦美，但性最寒，有毒。然或蛇虺吐涎，雨後日出，乘氣而發者，食之足以死人，故服菰而斃者數數。先大父公一日雨後，自他鄉回，見田旁松樹下一大蛇，伏吐口涎如水泡狀，布之滿地，公以爲異，立俟之。少時蛇望樹林中，去泡亦漸散，忽而太陽暴出，斜照松林，倏忽之間，地下頓長紅菰無數。公悟爲蛇涎之毒而發，欲去之，以免害人，而苦無器具，回家借僮攜鋤具以往，則菰已不見，近視地下菰跡，尙在，知爲人探去，追尋之，探人乃鄧姓也。適見菰紅巨可愛，探回，爇熟將下箸矣，公急止之，且告以故，鄧本農人，初猶不信，謂公誑已。公令呼犬試之，犬立斃，鄧始感淚，合室十口，羅拜而謝焉。

李禮亭曰：昔人見蟻被溺，設橋救之，而得狀元之選，蓋以物命雖微，陰功甚大也。公一念惻忍，輒拯十人之命，視昔人之救蟻功德，又當何如？

■ 沈濟龍

沈濟龍字雨霖，邑諸生也。少有肝膽，嘗師事李德禎、顧宿儒，文行素著，而性骨鯁。戊子寇關，永安連與求爲接壤，時有李某，邑人惡之，或作某通賊書，遺於路，使人拾聞於官，邑宰執某射殺之。因書辭連禎，復執禎擊獄，將殺。沈聞師被逮，哭詣縣庭，訴師被屈，請代死，以明其非辜，謂「師義不爲此也」。邑宰駭然，并擊沈，訊於丈廟廡間，復提李反復究詰，得其冤狀，遂兩釋之。沈始終無德色也。禎作詩以紀其事，詩云：「函黃袂具王鈇，鷄見霜飛六月呼，不有南疆明大義焉，知同甫坐非辜，荷薪不用謀兒子，引鉞先教避萬夫。試問廡東諸往哲，行間曾見此人無？」詩載李集中。邑理學童童泉先生爲之立傳，此其崖略耳。

荆園氏曰：此事迄今已百五十六年，寫之覺沈君義烈之氣，猶凜凜在焉！吾連有此偉丈夫，足令山川增色矣。

沈元鐸

元鐸性淳樸，有弟早故，無子。鐸有二子，乃以一爲弟後。因語妻曰：「弟婦寡，吾願忍夫婦同處乎？若略與弟婦偕寡，吾亦獨宿耳。」自此雖夫婦授受不親，終身不入內，其妻亦相安無怨言。事見寒泉集。

荆園氏曰：「鐸所爲，固人情所難，其妻能於安之，亦人情所不易。是夫是妻，可稱雙美。或曰：弟之歿，婦之寡，天也，亦命也。元鐸能以子而爲其後，恤其未亡人，亦可不愧。何必如斯之甚？况妻何辜，而受活寡？幸妻無言也，萬一不安於此，豈不以將爲累耶？余曰：不然，天生畸人，必有其匹。鐸必素知其妻能以處此，故借其爲此難爲之事耳。况婦人之不守柏舟者，何限？鐸以和調之夫婦，尙因痛其弟歿，婦寡而不忍於綢繆，彼未亡人之貞操，又當何如耶？鐸之所爲，亦一已念之誠，一亦堅弟婦守節之志也。」

檄蟻

乾隆辛亥夏，齋中忽有白蟻之異。蟻之所至，滿牆寒壁，甚而案頭床上，處處皆蟻；損壞書籍衣飾，諸生苦之，先生亦駭然。因誠心齋沐，作檄文一篇，檄之，詰朝羣蟻皆去。又云：居嘗苦鼠耗，曾作討鼠檄，鼠亦絕跡。余每謂文人之筆，與造化爭功，人或不然，觀此不明驗耶？鼠檄原稿遺忘，蟻檄猶在，余愛其文詞膽壯，因附錄云：蓋聞御史埋輪，請正豺狼之罪，將軍按劍，務陳螻蟻之氛，誠以定人者，法所難容，敗類者，律無可宥。維爾白蟻，形非善類，性實貪沃，托空山爲汙漫之場，依朽墓作生涯之藪，匪柯匪斧，發冢石而破桐棺，憑啄憑牙，噬死人而吞白骨，固幽明之所咸嫉，恐賤之所不容也。况此破樂山房，勤笑張君，謹延山長，萃星期之十友，傳金鑑於千秋，著萬選之文章，伊唔咕畢，衍二銘之道學，潛息賊修，虫蛇化而跡賦子虛，虎豹馴而形歸烏有，嗚呼！不異晦翁鹿洞居，然子靜鵝湖，爾乃條去條來，若欲上巢而下窟，無小無大，如將入室而升堂，玷我門牆，壞我室臺，欺我雪案，擾我螢窗，我山長與張君樂育英才，備天子棟梁之用，立鋤醜類，嚴聖朝斧鉞之加，爰禱山靈，用呼堂魄，罪浮衲虱，射不讓乎紀昌，毒甚帳蚊，誅更橫於虞集。且火攻兮諸葛，水戰兮淮陰，務使種不聊生，雪麋尾難揮之情，孽皆狙伏，補麟經不赦之誅，尙急洗心，早圖遠跡，試想生儒之卓識，詎同朽骨之無知。

荆園氏曰：蟻鼠之微，尙唐文字，而儼然人也，意有與之爲仇，何也？

失莖

臨岐旅店，路屬通衢，往來客商頗夥。冬夜，偶有客十數人，語操浙音，詣店投宿，衣服極濟楚，身過處，時時有異香。主人熟玩其人，似書生，而聽其言，又頗陋劣，命酒共座，擲骰呼盧，猜猜不已，細聽其言，皆人家閑事，蓋言某女眷髮美，某婦人足嬌，每有淫興，每經久戰也。時緝邏夕人，法禁頗嚴，主人心甚疑之。夜深衆始就寢，主人頗富有慮，客有反意，於客房前密置一床，假睡以聽。夜亦無異，至曉開戶，客忽各呼痛苦，聲達於外，主人觀之，各皆面

色渾黃，血沾衣褲，咸言夜來夢一黑面人持刃而入，驚覺時十餘人之陽物，已被割去。主人駭極，詢故，客曰：「此吾等罪惡所招，夫復誰怨？」自言渠等皆挾妖術，所在隱身，淫人婦女，攝人財物，行之十餘年矣。主人聽而怒，欲執於官，衆告曰：「我等忽被神譴，傷創已甚，不久必死，幸宥之，以骨歸故鄉也。」主人乃釋之。衆人方出庭前，見壁間懸鍾馗像，驚曰：「刃我者即此公也！」算還宿錢，狼狽而去，不知所終。

荆園氏曰：身非土著，殷戶，又非仕宦中人，在乎奔馳行路之中，而十餘人，衣皆鮮麗，言談之次，率又鄙陋，其人之爲妖邪浪子，從可知矣。主人既已疑其蹤跡於前，而又聽其自供於後，正宜以此輩付之有司，寔以重法，何得私縱之耶？若鍾老生前正直千百年後，且能嫉惡如此，手刃妖人，劍如新試，足見正直之氣，與天地同休也。余常往鄉間，見有單身一人，不識一丁，非工非賈，而且家無宿饌之人，乃身衣華麗，日習閑遊，時已冬季，身衣猶帶香囊，不知其欲何人而聞其香也。余友李禮亭笑曰：「凡鄉曲之中，每有姦淫邪僻之事，事久敗露，而鳴公庭，受杖駝枷，正屬此輩，君不覺耶？」余試驗之果然。

謀空

粵東某鎮，泗州大聖古刹一所，建自趙宋時，年久傾頽，牆垣坍塌，而刹後山峯奇聳，刹前水勢迴環。鎮有黃某，虎而冠者，家富於財，而嗜好風水之說，青鳥之客，常過其家。一日，客言泗州古刹山勢聯絡，風水極高，惜前人已爲寺廟，不則此地建一安族，當有非常富貴。黃聞垂涎不已。久之計就，密領心腹於夜深踰牆入古刹，竊開聖像至家，住持僅一老僧，時已熟睡，杳不覺也。明晨黃僞作駭異之狀，以告鄉人，人不覺其計，亦驚訝不已。半載間，黃竊神至家凡五度，每送返必盛張鼓樂，故使人知，於是鄉人祇云神靈樂居黃家，敢疑無其竊者。一夕風雨大作，黃盡竊刹內神像三尊至家，翌朝驚集鄉人語曰：「前此神聖無故自來，今又空刹而至，雖神前不敢妄言，然似

此類來，實亦繁擾，豈蝸居稍勝神宅耶？抑神聖將棄故而樂新也？神意有屬，僕亦何辭；但捐蝸室以奉神居，而一家細弱，將無處托足。奈何？衆曰：『神既欣君居室，却之固屬不可；苟能出誠捐奉，神眼諒不茫然，將來善緣自多洪大。若云無處棲止，現古利已爲敝屣，新而居之，何如？』黃聞暗喜，遂向衆曰：『人間一語，神聽如雷，僕出口有愿，亦不容中悔。趁此良朝，敢煩同往古利，共毀收項，俾得新創。』語畢，人命治酒飲衆，席後延請工匠，並鄉衆共詣古利，出守利老僧，告以故。老僧因神像無故抵黃家，亦信爲然，登時應諾。黃遂命匠，即將古利舊宇折毀，偕老僧歸，劃舍居之。甫旬日，木料齊備，遂仍古殺故址，以建新居，金樑畫壁，工費巨萬，閱四月而成。方謀遷居，而以其辰欠吉未果。忽一夜怪風驟起，拔木揚塵，黃方與妻子夜語，霎時燈燭以吹滅，佛室中鬼哭神號，勢甚可懼；閉戶息聲，一夜莫寢。詰朝啓戶出視，則堂前中向竊之佛像，已自無有，急趨老僧之室，而亦空空；黃驚面如死灰。正惶惑疑間，忽老僧外來，黃驚問何故不告而去，且神像何皆不見？老僧曰：『貧衲方要就枕，朦朧睡去，夢見大聖語云：『居士不合貪謀古利，本當不宥；但念代營新室，而亦頗糜費，故僅示微罰。』』大聖又云：『向時神像係居士黑夜竊來，非有情原；當時卽不示罰者，以寺已破落，假手於居士新創耳。』』老衲覺來，則身已在古利之新居，堂中不火自生光明，佛像亦皆在堂，敢相告。』黃因神於夢中，已暴奸謀，遂亦不辯。已而鄉人咸集，皆逾夜來所夢，與老僧不約而同，黃愧悔不已。而徒費萬金，空無所得，竊像謀利，復蒙惡名，且神夢猶可示罰，不知何狀，憂懼之甚，因匍赴神前，自供懺悔，且愿再捐，內外匾額，後亦無恙。

荆園氏曰：先哲有言，陰地不如心地好。卽地理、雪心賦亦云：穴本天成，福由心造。又云：吉地留與善人求。可知心地好，則陰地決無不好，此其明驗也。而愚之夫，但沾沾以風水當求，而不知陰陽當修，已屬舍本而求末，而更有別人已葬墳塋，暴爲己祖之墓地，尙望其得默佑，豈不悖謬之甚耶？若黃某者，以神聖利字，竟欲據爲己宅，原欲邀福計也。嗟呼，若謂鬼神有靈，則避罪不暇，何遑安居？若謂鬼神冥渺，則何有於地理，謀

奪胡爲哉？噫，愚甚矣！李禮亭曰：黃某自請奇謀妙密，巧奪世間，孰知冥冥之中，鬼神之巧，更出意外。諺云：偷雞不得，乾費米弮，其黃某之謂歟？

淫報

歸邑張姓者，市井龍陽君也。家中資，貌頗美麗，工於修飾，雖荆布之屬，著其身分外可人，而性佻達淫媚，且偉於勢，不端之婦，見之罔不失志。自云年二十五，淫處女十六，寡婦七，婦人三十餘矣。方正輩，則置之不以人齒，而邪挾者，且賀其福厚。故張益放蕩不羈，流連忘返。一日對客譙座，忽然狂發，向天跪告曰：『我罪當死！』自褻衣褲，裸立狂叫，入廚覓刀，至街心，以手握已勢，云：『不合淫某人之妻，不合淫某人之女！』凡道一人，割勢一瓣，生平所淫婦女，一一道畢，其勢始盡。復大叫曰：『如此該砍手！』卽自砍左手。又曰：『該剜心！』自刃其胸。又曰：『該砍頭！』始自刎而斃。

荆園氏曰：世間淫報固多，未若此之爲極快也。何謂極快？夫淫毒之人，其逞奸賣俏者眼，甜言媚語者口，聞香知味者鼻，偵聽聽者耳，四官皆集於首，是當砍其首；頃刻千里，極算窮思，淫人妻女，覆人行檢者心，是當剜其心；拈柳簪花，假紅倚玉者手，是當砍其手；至勢之當砍，又不待言矣。而張一身而盡歷之，且不假手於人，而適斃之於己，故曰極快！

老廣文

廣文某公，年高嗜飲，嘗製佳味，釀極濃美。遇談文會，飲得意，門人求之再三，始出升許。有庠生某，性最恢諧，曾與同人一嘗酒味，後此屢求弗得。同人戲謂狂生，素供稽滑，若能誑得廣文佳釀，願輸東道。生唯唯，思得一計，清

晨衣冠赴學，向廣文連聲道喜。廣文詢有何喜？生曰：「昨偶倦臥，內人諛言，屋後牆頭某急起觀，牆脚洞開，中有三缸，滿貯黃白，焉得不賀？」廣文笑曰：「此子財運大通，何倒賀耶？」生曰：「金銀錠皆鑄師名，天賜師珍，故報喜音，以爲師賀耳。」廣文聞之，驚喜異常，違命速煖佳釀，留生早膳。生於席間，形容錠樣，娓娓不休，主賓興酬，連次催酒，不覺已喝三壺。生又曰：「每缸金銀面上，有八寶嵌鑲大金釵一枝，鑄師母手收，內人驟見欲攘。」生言至此，廣文尙未及答，忽師母自併後厲聲曰：「天賜之物，豈容他人擅取？」生急起應曰：「彼時某亦言物各有主，奈何人取藏匿，某怒力奪，不覺醒來。」廣文愕然曰：「何事醒來，豈汝說夢話騙酒耶？」曰：「然！」廣文大笑不止，連稱神騙，生晴晴遁去，復領同人東道。

社神

莫仲談者，忘其地，頗知書。後家替改圖，借夥販豬爲業。一日自他邑販豬數十頭，回經一處，山徑差歧，樹木陰慘，適路側林間，一鷹飛起，豬驚而逸，散走滿山，極力追逐，彼方合隴，此復分開，自辰至未，不復羣隊，莫等汗流氣喘，無已，樹下少憩。山坡前有牧羊老翁，相視大笑，莫怒盛氣相向，翁笑已，語曰：「我笑客癡蠢耳。」語云：「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客經此地，而不問俗，恐將老於此矣，怒何爲？」語畢，遂羊將去。莫聽其言，詞可駭，卑詞求教，翁正容曰：「客如此老朽，不得客言矣！此地有社神在山之南，最有靈威，村民略有觸犯，災禍立至，各行商賈經途，必備儀帛祭視，不則家中之物，尙恐有失，何況客販之貨，係藉步行者乎？客不急祭，人且有禍，何暇問畜？」莫驚甚，更問需何祭儀，翁曰：「此則不拘，大則羊豕，小則雞豚。」語畢，遂羊望林樹深處而去。莫性剛執，以翁語涉怪，初不信之，率伴重追，而豬雖在望，相散愈遠，無奈祭至社前跪祝，願於明早以雞豚醑神，祈神庇佑，祝畢甫回，舊坐處，則羣豬已集，無勞更尋矣。莫訝神靈，而怪神貪，借伴逐豬行五里，抵城寓常宿店，明日卽賣豬處也。是夜酒後

挑燈，話及日間之事，不勝憤憤。告其夥曰：「如此貪索，何以爲神？吾將作狀告於城隍之前。」遂向店東覓紙墨，握管作詞，盡述其狀。詞成，呼夥共視，夥笑曰：「幸神不在此，汝得妄言。」因執詞燈前，拉雜火之。莫方怪火燒詞，忽而身體困倦，隱几而睡，有皂衣二輩呼之曰：「汝欲告狀，何又不去？」莫云：「詞已爲夥所焚。」皂衣曰：「上非耶？速詣同往。」莫視之，告詞依然尚在，遂袖之，尾皂衣出門，脚不停步，至一處，高門宏敞，仰觀之，直裰森然，乃城隍廟也。皂衣人先入，囑其少待，俄而雲板響，鼓聲高，城隍視事，傳莫入跪，遞呈上案。神閱畢，援筆而批，令莫視之云：「某社神巡守一方，血食有定，何得擅作威靈，戲人弄畜，致行旅畏其途，陽間有神私之誚，著革職候處。至莫某所告屬實，原無不合，但其平日買賣欠公，亦應責儆。著明日午刻，於陽世官長處，刑杖二十。」莫視方畢，而城隍已命人將社神提到，皂衣人曰：「被告至矣！」莫回視，則一人青面紅鬚，怒目相視，大驚而醒，乃一夢境也。揉目定神，則几上燈火猶明，其夥尙與主人閒談未睡。因以神批述告主人，與夥咸爲幻語，莫獨爲寔。明晨臥床不起，飯食亦於榻上，冀延免，午刻官刑，其夥因莫性執，亦遂聽之。先驅豬一半赴市發售，餘者在店。及午刻適邑令往鄉回，街頭喝道聲高，金鑼大作，莫販之豬，時在店前，聞鑼聲作，望人叢中驚奔，失至邑令大輿下，狂聳而前，邑令竟被擲下街心，各役疾忙扶起，而衣已爲泥污。怒問豬爲誰縱，旅店主人恐累及己，直言莫客。問客何往，答以「赴市中」，一尙書眠。令命役提睡者出，卽當街責莫二十，夥因赴市寬致不問，起輿而去。莫被責回店自思，神語已驗，但社神革職，不知何狀。亟往視之，則舊像已頽，詢之鄉人，各稱夜來狂風驟起，神前樹木盡作怒濤聲，神像無故自頽云。莫僭夥歸家，未幾復過其地，鄉人皆謝曰：「賴客一告之力，今吾鄉新像告竣，已另換正神，祇須春祈秋報，無復昔時苦累矣。」詰其知之之故，蓋神夢語居人也。

荆園氏曰：人必自身無短，始可攻人之短。故齊桓公有漸德，其責楚人，不責其僭竊王號，祇責其苞茅不貢，舍大就小，固圖易於收場，實亦長楚人之反責於己也。若販豬兒，怪神貪私，挺身直訟，固當然矣。而白

身有疵，抑何不反躬自省耶？責人明，處己昏，無足取也。然此輩恐人，亦何勝道，獨怪南山社神，儼然威感，亦如人世無賴之所爲，豈非詫異？

李禮亭曰：幽明雖異，其理則同。南山社神盛時，固自謂一方之內，惟我獨尊也。詎知快心事過，災告來加，一朝運倒，乃取覆於販豬兒之手，強梁之不可恃，觀此益見矣！

貞烈紀

江林氏，追字玉貞，邑南順里江坊村農家婦也。夫家貧乏，玉貞於嘉慶乙丑季春下泮，采野菜於離村里餘之旗石岩，斯岩爲邑八景之一，層巒險阻，雲木蒼涼，上有觀音禪院，是日有江坊村淫兒江觀保，亦採薪該山，入禪院少憩，隨之山頂，見玉貞單身行採，頓起淫念，前與言笑，詞漸近狎，玉貞不顧之。他淫兒復尾其後，樓抱行強，玉貞忿罵，淫兒憤怒，強褫玉貞下裳，玉貞下體驟露，義不愛污，奮墜百人巖下而死。淫兒不虞，玉貞驟死，驚悔無及，遂捲下裳，火化滅跡，潛自逃回，幸無知道。迨玉貞家人跟尋莫獲，守禪院者微道其踪，家人因向觀保跟問，觀保恃見證無人，且屍墜巖，度難遽獲，反以冤抑爲詞，遍處招貼，倒白於邑，詭求查緝。邑長忠公疑而訊鞠，廉得其情，緝布百丈，命作作下起貞屍，見者莫不惴惴。公高其節，中大憲，因囚淫立誅之。嗟呼！野田草露，適願者不可勝數，當巖岩雲樹間，人跡罕至，義不受污，如玉貞者，臣推其心，以爲臣，得不謂之忠臣乎？子推其心，以爲子，得不謂之孝子乎？且推以爲弟，卽悌弟，以爲友，卽義友，雖與古烈婦齊名可也。邑明經俞磨杵先生嘉其節烈，詠以詩云：至哉坤元有正氣，靜也柔順動也剛。九河四海振不洩，星辰日月承其光。林家有女江家婦，得此元氣扶三剛。旗石岩前采菜首，樹雲隱隱遭無良。鳥不得飛羅不解牽，其衣且褫其裳。野田草露歌，適願當此人，誰評知長林不。苟生甯義死，百丈岩爲安樂鄉。碎身粉骨白不顧，詎知清白潛與彰。邑長忠公得暴客，不關三木言之詳。緝布百

丈探其穴，鬼物守獲，顏如常。申之大憲高之節，罪人立殛，依王章。嗟哉！奇石岩岩具瞻矣，千古萬古林不死；安得名流卿大夫，豎之坊表書之史？坤元正氣，利女貞，與起忠臣與義士，不徒名節伸昭昭，俯仰屋潛心如矢。三春血淚，杜鵑枝，百丈巉岩，義死時。峭壁千年風雨在，貞心一片鬼神知。綱常鮮繁文章手，冰雪偏高粉黛姿。合與忠臣登史冊，悠悠天地並名垂。精忠千古大名垂，鼎護刀兵義不移。久矣浮沉誤經術，慕貞然信殞瓊姿。心存鐵石風雲見，血濺藤蘿鬼物知。夜月返魂傷往事，聲聲杜宇晚春時。

荆園氏曰：爲臣爲子，當驟遇變故，而畏死倖生者，何可勝道？江林氏以由家之婦，義不愛辱，視死如歸，巾幗可愧鬚眉矣。俞磨杵先生於此案甫定時，掀髯奮袂，立成詩章，以褒貞烈。余與先生交最善，遂因先生詩文以紀其事。至先生詩中有「安得名流卿大夫，豎之坊表書之史」之句，乃未奉部覆時事也。未幾朝命下，須建坊旌獎，聖澤汪洋，輿情供快，江烈婦不死矣。

謝孝子

乾隆甲申，洪水驟發，吾邑沿河堤樹大數圍者，沖倒無數。近城房屋民人，漂蕩甚多。南門外文川橋爲大樹沖激倒毀，此真百年罕見之奇災也。城東謝任，素有孝子之名，見水驟至，扶母避屋上，屋汜母墜，被水沖去。謝任哭呼，奮身赴水，隨波而下，將母抱住。是時水勢滔天，怒濤萬狀，自拚母子同盡。俄而隨波近岸，適逢大樹根盤水際，任乃一手持樹根力拔始下，灌以溫湯，母子全甦。嗟乎！甲申水患，歿者不少，乃謝任一念救母，於狂瀾巨浪中，竟得生全。天之庇孝亦良厚矣。邑明經林先生沂曾立傳，惜未壽聚，余記其略云。

海熊

邑營卒錢堂，於乾隆間戍臺，至廈門，結隊乘舟浮海，適遭颶風，一晝夜風始定。視之舟已近岸，而淺擱莫行。同舟五十餘人，離舟上岸，則一荒島，草木陰濃，林花滿放。方欲回舟，忽茂林中出一巨人，高數丈，面黑如漆，遍體生紅毛長數寸，見人輒笑，兩手拔木兩本，向前如鴨。奴持竹枝攔鴨狀，錢等五十餘人，見之驚極，任其所擱而去。無一敢逃者。無何至一石洞，錢等五十餘人皆被趕入洞中，巨人隨投巨石塞其洞口而去。錢等在內，神魂已散，惟聽其死而已。約飯時，行步聲響，巨人回矣，撥去巨石，抓人出洞，先咬飲喉開之血，次撕開而食，嚼之有聲，頃刻盡伍人。巨人停手，坐於巖前，雙目漸合，竟忘塞洞。俄而鼻息動矣，錢等知其飲血已醉，且此際已置生死於度外，若不先爲下手，則怪物醒來，數十人甯敷其幾，啗遂暗相集語，各拔所帶腰刀，攢至巨人之前，內一卒頗有勇力，先以刀刺巨人之喉，巨人大吼，聲應山谷，傷人處鮮血冒出，衆各持刀攢刺，視巨人已斃，遂急奔回舟。逾三日風色和順，舟始得通，及抵戍地，詢之土人，得知巨人蓋海熊也。

上杭劉翁言，常泛海爲賈，一日舟至南海，遙見高山，山坡前立一人，高大不知幾尋丈，以手望舟而招，覺有暴風撲面，所乘舟竟從其手招飄至山下。其人下山坡，至海際，拖舟上岸，盡取舟人上岸，復推舟入海。翁時同在舟中，因匿艙下，未被擄去。後遇順風，飄出其舟，適與商舟相值，因呼救援，始得脫難回鄉。余時年甫十一，聽之方怪其不經，今觀此事，始信海外有此奇異，劉翁所遇，意是海熊之屬歟。

疑獄

鄉人李見田，務農爲業，未有妻室，與寡母相依。其家廳內棺一具，上祖時已有，不知貯自何年。每有母子雞一羣，在廳事格格聲鳴，逼之近棺而沒。李母子皆常見之。一夜李商於母，欲發棺視之，以解疑慮。母諾李，遂以柴斧撬開，篝燈細視，則棺內皆朱提。驚喜告母同視，果然。母謂李曰：「此必祖宗所遺，今天憐我母子貧苦，故使發

之耳。然此皆神天庇佑，不可不謝。汝明朝可赴城賣一猪首，并燭帛之屬，以酬神德。李然之。次早，李詣城向常認識之張屠，買猪首一，共計伍觔，裝以布袋，并買燭帛而回。途遇公役四人，見李布袋流血淋漓，因問何物。對以猪首。役笑曰：「猪首何得有血？莫誑我。」絮詰不已，李厭其繁，以袋擲之曰：「非猪首，豈人頭耶？」役曰：「本相戲耳，何遂當真？然卽一解視，似亦無礙。」帶笑解視，則非猪首而實人頭也。且面血模糊，似死未久者，乃罵曰：「果是殺人賊，幸而盤詰，否則幾致脫漏。」遂出練熟之。李力白其無，「吾買自張屠，何違此實屬奇事！」役曰：「真屍確在，強辯何爲？少頃見堂上人，不怕汝不吐真情也。」拉之急行，將及抵邑署，以情達宰。宰駭甚，卽出驗訊，人首儼然。因問李曰：「血跡尙鮮，殺猶未久，身在何處？速供免刑責。」李力白並無殺人之事，且猪首實買自張屠，自亦不解，何遽變化？宰怒其謊，嚴刑研訊，李矢口無二。宰復弔張屠查審，張供李買猪首實屬非妄，宰乃復訊李買之何用。李不已，以實情供出。宰將李收禁，親詣其家，提母審問，供如一口。宰惑甚，及開棺視之，並無金銀，惟一無首之屍在內，項血尙淋漓未乾也。宰以李殺人情確，遂并逮其母之署，往復審問，殺人竟無踪兆，亦並無呈報人命者，大疑不解。申之上憲，提審數次，仍莫得明。越三年，其事愈冷，乃飭保約暫行將屍棺收埋，久之竟成疑獄。後李援救出獄，猶奉母以終老焉。

預兆

丁巳閏六月，粵東陳公復握連篆，忽接鄰封羽檄云：「汀漳龍道憲，不日到。」連檄無明指，不解何事。因來之驟，甚涉疑駭。甫撥人前迓，而憲已輕騎馳至矣。方進公館，忽而天地異色，猛雨傾盆，自辰至未，澎湃無休。城內街衢水深數尺，繼復狂風大作，城鄉樹木吹折無數。縣大堂簷九枋木悉爲吹落，史房前古木一株，折斷榻下，漫壞房宇。維人皆惶恐失色，申刻憲出制府軍牌，始知爲盤查陳公之虧空，及道憲返旆，陳公調垣，旋而墨誤，風雨樹

木之異，咸以爲預兆矣。

異政

王公浙西人，宰閩縣時，有鄉民告邑紳某，悍匿布疋不還。公閱詞畢，隨詢供情。據稱家計貧苦，兒女無衣，在城講布二疋，邑紳某係於通衢，設肆彼索布看，旋寄項伊處，詎一回頭，彼悍不還，是以哀求作主云。公察情詞未必無因，因拘某面質，各執其詞，公明知某不能無弊，但以細故，又未便刑求。轉尋思，忽而得計，因假叱鄉人曰：『些須布疋，能值幾何？勿論並無確證，且某相公，豈是賴汝布疋之人？』鄉人不解其計，乃哀求追給，刺刺無已。公作色曰：『予爲邑宰，豈僅營汝一事生來纏人？但既如此，汝不可遠去，俟再復訊，設審是汝誣，竹片加臀，恐悔莫及。』且予事冗，覆訊之期，因未可定，汝能待否？』鄉人唯唯，公合出溫容笑面，復與面問話良久，適某胸前露出銀牙簽一束，公令解視畢，極稱打道得宜。因語某曰：『予久欲打造此物，恨無好式，願借此以付匠人照造。』因亦令出暫候，并命役密守，毋令歸家。一面喚二役入付以牙簽，授以密計，二役如命，潛至某家，給其家人曰：『因鄉人蠢莽，故相公留布以要之，適問縣尊審出此情，已將鄉人重責，相公已許擲還之矣。顧恐家人見疑，解有銀簽爲信。』家人審認確是某物，遂信不疑，於內取布交役。役急賁回，呈之於公，公笑曰：『予固疑之，今乃果然。』重復陞堂，諭提此案復訊，略加詰問，某紳仍執辯無匿。公笑謂鄉人曰：『布雖有兩疋在此，汝能認否？』因命內司取出令認，鄉人堅稱非是，公復命取原物擲觀，鄉人檢閱一番，連聲呼曰：『此是小人之布，青天何處得來？』蓋初之兩疋，公於布店取其相似者以試之耳，真情既得，公乃呼某近前，責之曰：『貧苦鄉民，不知費幾許血汗，始得買此二疋，汝竟欲匿爲己有，良心何在？』某惟俛首求免。公曰：『徒作楚囚，丐我究何有益國法具在，但問汝願受重責，抑甘受罰？』某連稱願罰，公曰：『既如此，罰汝二十金，給與鄉人，助其資本。』隨命役押某繳訖，卽喚

鄉人入，當堂將布及罰項，一并給交，鄉人謝下。約一飯時，公命再傳鄉人來，及到，怒罵之曰：『予以汝爲誠實之人，何謂賭博？』鄉人極辯，無有公復叱。『適間所給之銀，均已去盡，何得云無？』因令出驗，鄉人聞命，遂巡。公又恐嚇之，始云：『所得之項，實爲公役某輩分去，小人委實無博也。』公大笑曰：『我因疑此，今又果然！』因按名追責，乃倍罰給鄉還人，令其還家樂業。此等臨政，抑何神奇，亦何見公仁心爲政矣！

何玉姑

衛生雨成，少美丰儀。永名仁，官松江尉，早卒。生賴母成立，年十三，讀書鄰村，映雪軒，軒後無花園，花木茂密。假山巍然，圃之東牆外，乃故太守何公後苑。何公早喪，遺一女一子，女名玉姑，年十六，美而好學，善書能詩，兼工制藝。因撫幼弟，故十六猶待字。一日，生因學師回家，偶動觀花之興，閒行花圃，忽聞牆外有女人聲，童子心性，竟攀上老石榴樹梢，而望見一女郎，在牆下看花，衣黃衣，繫淡紅裙，雲鬢漆抹，美奪畫中人。旁一侍女，亦殊色。生故識牆東爲何府第，何女玉姑，美豔素著，今不意逢之。秀色柔姿，天然俏麗，雖童子無知，亦覺愛極，呆呆相視，不忍舍下。俄而玉姑舉首見生，即亦不怒，但輕叱曰：『人家閨闈，何即相窺？不憐汝幼，當令蒼頭捉付官府！』生聞面色紅漲，不能遽答。良久始曰：『我甚不合，望小姐恕之！』玉姑固亦知生閨闈，以能慧點，轉爲笑容，詢以現讀何書？曾舉制藝否？曰：『四書經傳已讀遍，但欠熟文字，亦完篇，好否？自不覺也。』小姐詢及，想當深通此道，不知肯容我恭拜門牆，代爲削正否？玉姑復笑，且問其名。字答曰：『名雨成，未有字也。』復曰：『請少待，當是即來！』遂即溜下樹，將及地面墜，玉姑察聲覺之，因曰：『姑從容，毋損腰！』生應曰：『不妨！』疾趨書房，檢平日所作制藝律詩，以布包之，束置胸前，仍上樹梢，即欲丟下。玉姑止之曰：『不可！』乃命設梯，牆頭遣待女紅蘭接之。且曰：『尙容細閱，奉還，明日子當仍候於此！』相笑而別。翌朝，生往牆頭，梯先設焉，女已先令紅蘭守候，引生入室，芬芳襲

人女令紅烹茶治饌，與生共坐談論之際，女秋波時顧，生笑曰：『小姐頻目我何爲？』曰：『以子容貌可愛耳。』生雖知女意有屬，但苦於自未成人，且膽小不敢輕易出口，惟有唯唯。至暮仍自牆而去。自是生於學師放館，輒就女室，凡制作悉移改削，得女陶鎔，文思爲之大進。忽忽二年，生年十五，情竇已開，一夕至女室，門半掩，乃輕啓而入，見女倚床，春睡正濃，燈光映體，白如美玉，杏臉紅腮，百倍撩人不覺情動，回顧紅蘭不在，喜無礙眼之人，遂解履登床，抱女共睡，玉臉相偎，情興火熾，正欲有爲，女夢中驚醒，忽起下床，方欲呼，見生乃止，不言。惟輕吐曰：『子欲何爲，此豈待師之禮耶？』生曰：『弟非死人，對絕世佳麗，雷不動念，念私藏之已久，今夕大膽，實亦情不自禁也。倘不能就，相思必然害殺，惟姊憐之。』女聞，面色羞紅，良久乃曰：『我豈無心於子，但此乃百年大事，當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今日苟合成婚，花燭之夜，無顏相對，且人事變遷，何可預料？設子之母，意有他屬，將來置我於何地？』曰：『相如之與文君，衛公之與紅拂，皆未有父母媒言，竟成千秋佳話，情之所鍾，何必拘執？今夕如蒙見憐，回當稟告家母，百年之事，斷不相棄。』女年已長，且素愛生，口雖硬語，心實欣慰，聞生之言，輒無語以對，但低頭弄裙帶而已。生擁抱之，卽亦不却，相攜上床，羅襟解脫，蝶就花叢，具非兼人有樂無苦，霎時露吐牡丹，芳氣互襲，相倚相偎，百倍恩情，方起整衣理髮，紅蘭忽至，女羞極，不便作一詞，生亦低頭無語。紅蘭與女同庚，小女一月，慧點不亞紅娘，見此情狀，笑曰：『郎才女貌，兩美相合，何作尋常兒女態耶？但我小姐豈甚舍胎，千金麗質，一旦付之公子，幸祈始終勿作薄倖人也。』生曰：『區區寸衷，適已向小姐盡剖，今荷紅姐金石當銘，佩無忘。』女素善視紅，凡事並不相隱，見紅已覺，遂重囑生曰：『適間不能堅持，白璧爲君所玷，悔亦何及？今後均宜慎密，設有飛短流長，妾與君之家聲名節，兩俱掃地矣。』生曰：『敢不謹如尊教。』是夜，生留女室宿也。自是生如有便，輒至女室，山盟海誓，情愛彌殷，院宇深沈，竟無知者。其冬生遊於庠，女知欣喜殊甚，迨生復至，道喜之餘，囑姻事。生口雖應允，而生家母教素嚴，不敢輕率一語，欲言而止者再。明年，生母憑媒聘城中賈進士之女爲

生室，生初不欲繼，聞賈女年十五，美麗無雙，父正勢，家又巨富，遂置女不念，竟從母命，但無顏到女，不復往讀。映雪軒無何，賈進士因銓選期迫，欲女婚急，就催媒向白，此意生母以生已長大，如言應諾，併送吉期。花朝之月，新婦過門，郎才女貌，極盡于飛之樂，自是而生心益無何女矣。何女自別生後，懸懸望念，生踪杳然，度或爲病所困，不疑有他，然往往常窺金蓮之跡，未嘗一日離後苑也。一日，正在牆頭窺視，忽見生齋後苑門開，一白髮老翁，打掃花逕，因命紅問曰：「衛家公子，何故久不來館？」翁曰：「公子今年家塾讀書，近日新婚，賈進士之女，正多樂事，何暇至此？」女聞驚甚，回房大哭曰：「不意天壤間，竟有衛郎，薄倖至此，一癡心女子，負心漢！」昔聞其語，今見其事矣。」紅亦怒罵曰：「衛生負我小姐，皇天必不佑爾！」是夜女子燈夜尋怕，無聊轉甚，長歎數聲，窺紅熟睡，七尺紅羅，竟歸陰府。次早紅覺，驚救不及，恐怪導淫，祇以小姐自尋短見，往白夫人，夫人驚哭，幾不欲生。殯殮既畢，細思女素幽靜，何故橫死，拷問紅，方得的耗，怒生薄倖，欲賈之官，夜夢女哭曰：「衛生負心，兒已愬之地府，行將索報，不必又費母心。」母遂置之。生聞女死，雖爲驚異，而亦竊幸可免後累。逾年鄉試，生入闈，就號靜坐，搆思草稿甫完，忽抬頭見女，不覺大驚，揖曰：「別來事多掣肘，莫遂初心，弟聞珠沉玉碎，哭泣哀甚，弟婚賈氏，實勢不由己，今悔之無及，願多設功果，超度姐姐，早升天界，幸勿作怪，異赫我也！」女笑曰：「汝雖負妾，妾實愛汝，此求佐汝成名，非爲怪異。適觀汝作擒題取義，多有未協，欲售良難，妾當爲更定。」生曰：「若此，足見高情，生死不異！」女因指其文之瑕處，口授命生更正而沒，是科生竟領薦，回家後諸匆匆，而所云功果超度，竟似商於六百里矣。次年會試場中，又見女如前，生謝罪曰：「諸事匆匆，超度一事，尚未舉行，心殊歉然，莫非以此見責？」女曰：「生死異路，超度無益，世傳符籙追薦，半涉誕妄，妾最不取，妾非爲此而來，實欲始終汝之事業。」因又授以作文之法，揭曉後，生捷南宮，觀政吏部，俸滿例得外任，而當道需望良奢，苦無資斧，女又見形曰：「南舍某甲，汝之同年，廣有金銀，密藏內室，何不向之移借，現某州缺開，急將資營辦，倘得此缺，則金穴開矣，何債負之難。」

償耶？一生如言之行，果獲如意；到任後，接前任移交一卷，係地方呈首謀逆之事，有衙役某爲彼犯求請開脫，願以六百萬金白爲官壽，生一介書生，一朝民上，驟聞此語，喜愛之甚。但案關重大，不敢應允。是夜燈下思維，女復見形曰：『妾所云金穴，正是此事，何必懷疑？』生意遂決，受賄脫囚，地方不服。遍控諸憲，方在提問，而所縱羣犯，竟於某邑抗官，經大兵捉獲，羣供生受賄故縱緣由，諸憲振怒，據實奏聞，奉旨以來，貪賄縱逆，謀爲不軌，法當族正法之日，一家男女哭聲遍市，臨刑見女豔服靚服，指生罵曰：『狼心賊，亦有今日耶？』遂將以前以後事由，向衆告述，且曰：『妾畢命之日，卽欲索報，無如此賊祿命未終，只得遲遲，然僅報一身，何足洩恨！今賊如此，妾心慰矣！』言畢大笑，化煙而散，生始悟前此皆女故爲狡獪，使己身置雲霄，始得獲此慘報，然已悔之無及，引頸就刑，數十家口，頃刻盡作刀頭之鬼。旁觀者無不悚然！

荆園氏曰：始亂之終成之，已垂行止，况始亂之而終棄之，以致其死耶？衛生薄倖，與會真記之張生一也。但何女死而翟氏生，且復琵琶再抱，無真不能腐，故張生倖免，而衛生獨得慘報耳。然衛生若能自守其正，不貪多金，不縱逆囚，女卽有怨，亦不能報應如是之慘，乃利令志昏，竟蹈湯火，身名俱喪，家族同殃，淫而見貪，死不足惜也。

物化人

友人華起潛，在郡應童子試，與求邑林生共寓。林生言其鄉某甲，一妻一妾，皆不育，妻患血症死，未幾而妾有孕，將臨盆腹絞痛，不能遽產。或云得穿山甲宰食，可解厄產。甲乃持金赴集場，適獵人獲有一尾，可十餘斤，重價購，歸懸之門廳，覓屠宰殺。比屠人至，忽化爲婦人，視之似某，詰之不語，牽之不動，兩目炯炯，如有光芒，翻其衣飾，則亡妻殮時物，不勝驚怪。閤村以其事異，聚觀者甚衆，傳至縣城，邑令親來詰之，亦無語。是夜風雨，婦人忽不見。

次日其妾竟生子，發妻曠視之，衣飾依然，究莫測其何故？

馬姓

揚武馬姓，談者忘其名。字幼失怙恃，家甚貧，歲試之年，爲武童司炊牧，勤其役，得主人歡，命馬於暇時，亦習騎射，久之技精。縣府道三場，均藉主資應考，及榜發，與主人俱掇芹香。次年鄉試，復隨主人後，資斧共之。迨揭曉，主落孫山，而馬中式。主喪先返，馬多方拮据，始得回家。北上無資，愁歎欲絕，其戚某憐其義，助數十金，苦不敷，無已，徒步背袱而去。場後不售，囊薄衣單，滯留京邸。初馬父故醫眼科，馬少時亦常習父業，但技未精，醫人輒不效，故輟而不習。至是進退狼狽，無已，檢父方書，稍理舊業，雖愈否各半，而衣食甚艱。會相國蔡公目疾暴發，遍延名醫，百方莫效。同鄉某以馬進，馬視目並索方觀畢，乃曰：「公目係實火之症，而諸醫投以補劑，其爲冰炭宜也。幸而遇僕，否者盲矣！」當開湯方，皆大涼之藥。公少君及諸客，皆以公年高，恐未宜服。公曰：「旣不可補，自必須涼。且我疾甚，頃刻難安，何暇顧忌姑試之！」馬如方檢藥，親爲炮製，公服之，疾少愈。次日再進疾漸退，未十日公目全愈，而馬名譽驟起，內而官僚外而士庶，延請恐後。經治療者，無不手到病除，年餘獲金巨萬。嗣馬得近京衛缺，都中舊識，猶時時延請治病。內外文武大僚，不以屬官識，惟以名醫稱。馬思幼時事，啞然自笑已。」

荆園氏曰：馬少時亦常學習父業，若醫而輟效，則衣食稍具，未必爲人牧。馬鹿鳴一宴，從何而至，迨比上失意，若裝資稍厚，亦必隨衆言旋，從何舊技都門，名譽驟起耶？此怪怪奇奇，應知冥冥之中，先有一定之數矣。然功名之士，不以名顯，而以技稱，本是一人，初終若兩，無怪其啞然自笑也。

鸚鵡

貴州銅仁山村李生，赤方之父某翁，性慈善，好爲方便事。每見人弋獲飛禽走獸，不惜重資，輒買放之。翁正九十餘，無疾而卒。屋前萬鳥哀鳴，會值苗匪作亂，生居宅被賊攻圍，家口星散，倉皇避山谷。遭夜雨，衣履盡濕，偶失足身墜深坑，死去復甦。月光中見上左右皆峭壁，古木蔽天下，則巨潭，其深莫測。月光從茲照入，幸臥處細草襯墊，不致身軀損傷。自顧身墜深坑，雖未即死，無術可出，而飢火燒腸，濕衣漬體，愈覺難堪。正在愁嘆間，忽有白衣女郎，從樹梢冉冉下，及近身，夜色積明，不殊白晝。生驚詢何人，女曰：「妾家世居此山，家族繁衍，曩者父兄出山，羅難，蒙君翁救援，銘感大德，刻不去懷。今父兄遠出，妾知君遇難，故不避嫌疑，與君相見，棲巢不遠，君肯枉顧乎？」生聞女言，初不解何處有恩，但女言如此，想非惡意，遂隨女人深林，行約半里，忽現茅屋，女扣門，有綠衣老婦出，問曰：「郎君來耶？」女應曰：「來矣。」生隨入室，問此姥何人，女曰：「此張姥，妾一家受其覆露，妾姨母行也。」生趨與爲禮，嫗曰：「郎君深夜奔波，想已困殆，毋拘俗套。」遂出酒食，勸生飽餐，頗甚豐潔，以所宿備。生食畢，謝曰：「一生墜淵，度無生理，幸蒙娘子救援，死中得生，感莫言喻。但先嚴與令尊何處相識，僕實不知。娘子既世住此間，必知出山路徑，均望指迷，以釋疑慮。」女曰：「父兄感君翁救援之事，君久自知，妾毋須提。但此處別無路徑可出，妾雖弱質，願負君飛舉，以酬大德。」言畢，大風忽起，風過處，茅屋全無，女與張姥亦烏有，惟見深林古木下，有白鸚鵡負生飛上，循途還家，賊人已散，家口亦歸。始悟父喜放生，故離亂中獲此活命之報也。

荆園氏曰：父放生，而子得活命之報，則無故殺生者之報應，從可知矣。蓮池大士文，深可味乎哉！願仁人君子宏開善願，以體好生，獲福自無量也。

■ 別鼠

幸未夏，五弟品朝抵閩，適西蜀楊公藥園，在閩候補，與品朝同寓。燈下偶談，公云其地大賈某，世開油行，然巨

甕貯油，每歲售油，不下萬擔，貯甕之屋，廣十餘畝。某自安床居守。一日小恙，在床晝寢，甫閉目，輒聞甕上木蓋聲響，某疑店傭取物，微睨之，見一鼠在甕蓋回視，某不之顧，鼠隨下地。少頃復至甕側，旋聞鼠聲不絕，尾之來者百數十，某仍不動，以觀其變。羣鼠隨上甕蓋，嘖嘖有聲，將蓋穿一大穴，欲下不下，蓋因甕油未滿，欲下欲食，皆所不能，羣鼠散去。俄而復至，擁一黑物形如枕，遍身皆毛，蠢蠢而動，口中嘖嘖有聲，羣鼠傾聽，卽伏甕底以爪亂爬。某駭細觀，隨見甕脚斜轉，瞬間而油已傾，某大驚，厲聲呼怪，聲甫發，衆丁齊集，見油滿地，某告知其故，各疑遍視其物，仍在窗下，蓋羣鼠因一喊慌竄，而未攜去也。衆細閱之，其物頭而耳目口鼻俱具，而無足，尾咸以爲奇，持入內室，男婦共視，莫知何物。時某祖母年九十餘，老病在床，聞而起視，乃曰：「吾年十五子歸時，曾聞汝祖父言，行中夕獲一鼠，約有斤餘，別其尾，丟置在地，至早失去。此物豈當日之鼠未覺耶？但計近今八十年，恐別足之氣，未必仍在。」衆遂將物吹毛再四，詳見如別痕，猶在，方知別鼠老而益奸，羣鼠聽其指揮，爬地去泥，致油甕傾陷也。斃而秤之，重十餘斤，剝皮見肉，半是膏油，烹而食之，味極脆美。公時尚幼，聞異往觀，曾親見之。

吳品朝曰：天地生物，以助人用，牛可犁耕，馬能代步，犬知守夜，雞曉司晨，其他物之有用者，悉難盡述。惟茲耗鼠，雖其性靈，專工偷竊，破書損器，萬惡備全，誅之少方，絕之乏術，誠天地間一獻事也。若夫油賈之鼠，旣別其足，無其覓食，似可殞其生矣。乃八十餘年，尚在人世，指揮衆鼠，傾損貨物，豈別足之年，鼠數未盡，必待指導傾油，惡貫滿盈，然後誅滅耶？然世有孝悌忠信之人，或享年不永，而敗子庸臣，雖間有災疾，竟獲生全，此與別鼠不死，同一不可解之事也。

驅鬼

先君子泉齋公，嘗游粵東，路經上杭，宿於闕姓，闕故舊識也。公飯後體倦，覓燈就客舍眠，闕曰：「客舍恐不堪

眠，須另鋪置。公問何故？闕曰：「家門不幸，大夫子久外未歸，少娘懷春，輒萌短見，月前黑夜，潛於客舍縊死，陰靈不泯，作諸怪異，連宵宿客，俱爲驚擾，故須另宿耳。」公素剛毅，不信怪異，笑謂闕曰：「世豈有鬼人何畏鬼？前客想皆懦夫，我胸坦坦，何懼之有？」竟攜燈就客舍宿，闕阻不從，乃將燈添油，更加雙炬，殷勤安置而去。公將門關扣，解衣就寢，臥約更餘，並無聲響，竊笑人言之謬。又半晌，身漸慵，朦朧欲睡，忽聞門響，其聲杳然，頓驚覺，潛起盤坐，隔帳偷視，燈火猶明，房門已啓，燈影中一少婦，鬼紅衣綠裳，往來閃爍。公定睛細視，其婦髮亂覆，而眉目口鼻俱不可見，項下似有縊繩，在燈下盤旋，輒合手遮其燈火，火光漸暗，遮至三回，火光頓小如綠豆色，不似前之光照滿室矣。公凝神定性，靜觀其變，鬼忽向床帳跪拜，初拜帳振動，再拜帳門漸啓，三拜則帳大開，公驚隨手執枕望鬼頭擲打，隨起下床，意欲追捉，而燈火復明，門閉如故，鬼亦不見。公就燈下觀書，少時體倦欲眠，隨復就臥，至曉無事，以告闕姓，則鬼之衣裳，正其縊媳殮時服色也。自公宿後，客舍寂然，鬼跡遂絕。

荆園氏曰：公謂世豈有鬼，人何畏鬼，極言鬼之無也，而鬼輒向現形，豈欲於正人前故示形容，欲明其有耶？然公素性剛方，行誼端謹，神必佑之，何有於鬼？魅鬼之現形，徒取辱耳。經公逐後，鬼遂絕踪，鬼憚正人，於斯見矣。

鼠狼伏蛇

乾隆甲午夏月，余自明川抵萬溪，路經垂珠嶺，見蛇一條，粗若茶鍾，黑若漆色，橫攔道上，狀甚猙獰。余懼停足，欲其過後再行，而蛇屹不動，條而林中噴噴有聲，出一鼠狼，毛黃金色，于蛇四週盤旋跳躍，蛇遂全身盤蹙，惟頭伸出寸餘，舌鋒亂動，似欲驚退鼠狼之意。鼠狼見蛇盤起，伏地少息，蛇見鼠狼不動，擺掉欲去，而鼠狼驟起，直咬蛇頭。蛇急以尾並身纏絞鼠狼，滾跌道中，鼠狼遭纏，厲聲哀鳴，情甚困殆。俄而林中復出四鼠狼，毛色皆黃，各吐

穢氣其味甚臭，吐畢咸前帮咬，蛇尾遽斷，蛇身遂鬆。而前咬頸之鼠狼，開口施牙，咬斷蛇頸，隨復羣咬蛇身，忽分數段，各啣疾去。余得前行。當兩物互搏之際，余惟欲毛羸鱗負，而竟符所願，快矣哉！

荆園氏曰：蛇傷能死人，蛇亦可云惡物矣。乃有鼠狼搏而噬之，則惡亦盡時也。而旁觀之人，於兩物皆初無相識，而中心竟向搏蛇之鼠狼，則有人能斃惡人，旁觀者之鼓掌必也。惡人斃此，其知做乎？

插青

李穰元瓊州山村人，習儒業，性癡癖。一日行市中，見玩戲法者，變幻百出，李以爲奇，逢人輒道。友人某知其癡，戲之曰：『此小術耳，何足爲奇？』李笑問大術若何？曰：『能隱身取物，人莫能視，斯爲大術矣。』李聞欣慕，細詰誰善此術，願北面事之。曰：『其術至易，我亦知之。』李益企慕，堅邀酒肆，備酌求教。友人被纏無奈，乃給之曰：『如遇有螳螂在樹梢捕蟬，卽取螳螂乘足之枝，葉置之潔室，虔誠朝拜，出門時插於髮際，連叫插青飛跑而去，則人皆勿覩矣。』李大喜，每過林麓間，用意尋取，卒不遇，自嘆無緣。一日閒游齋後，忽見螳螂在樹枝高處捕蟬，以爲奇遇，驚枝甚高，梯之莫及，而螳螂展動，卽將飛去。李乃急取長竿，向樹力打，螳螂俱去，枝葉紛紛墜地，而莫辨何葉爲螳螂所乘，不已，將滿地枝葉盡掃回，家置廳事，跪拜無數。先取一葉插於髮間，問妻曰：『汝見我乎？』妻不知其故，笑曰：『我何不見？』李另插，復問妻，答如前，如此多遍，悉云共見。後檢稍大一枝，插戴，再問曰：『今汝仍能見吾否？』妻厭其繁，戲答曰：『今不見汝矣。』李聞大喜，隨叫插青插青，出遊街市，經餅鋪，取小餅一枚，啖之，主人因物微細，且素知李，置之不問。李遂謂插青有靈，過屠門，見肉輒攜小塊而去，屠人覺，趕叱曰：『若何竊肉？』李不答，屠怒罵之。李曰：『罵由汝罵，欲見我面，總不能。』飛走而去。屠人謂李發狂，遂任其去。自是市人遇李，皆不爲禮。李益信人，不見我之說，任意肆取，久習成性，人或撻之，則疾走不顧。然遭撻過多，竟因傷殞命。臨終

時，猶語妻插青之方，謂此良法，習之穿着不盡，聞者傳爲笑柄矣。

荆園氏曰：小兒掩耳盜鈴，自謂人亦如己之不聞鈴聲也。李馥元插青之事，將毋同。傳之亦足以破癡人之夢。

虎盜

清澗接壤之地，路多崎嶇，路旁皆山，樹木陰濃，氣象凄冷。每於天陰傍夜，肩挑孤客經此者，輒有猛虎，自樹林躍出，近逐行人，見者驚魂喪魄，擲擔疾逸，迨驚定，結伴回覓，貨担已歸烏有，如是者屢，行人大疑。會有連邑張姓，販夏布經此，時近黃昏，又見虎現，張故善拳棒，膂力過人，見而不驚，將貨置地，抽出鑊鐵担杆，將虎腰力擊，虎遂仆地。近而按之外，捫虎皮，內實人身也，獲以鳴衆，網送縣堂，嚴刑訊問，乃賊人捫皮裝虎，紫以嚇劫行人耳。鞠其行劫次數，指不勝屈，官震怒，置之重典，行旅稱快也。

荆園氏曰：行旅遇劫，呈官差緝，尙有獲盜破案之日，乃盜捫皮爲猛虎，藉獸行劫，資則入囊，身無可害，計亦巧矣。而天理俱在，王法難容，罪惡滿盈，終歸敗露，狡黠亦奚爲哉？

此地後數年，又有裝鬼劫掠之事，其盜係婦人，上衣紅，下裳綠，髮散亂，白粉塗面，紅脂塗唇，眉則畫成粗變，口則緊啣豬舌，而豬舌滿塗硃紅，垂出唇外，身掛紙錢，手攜縊索，儼如縊鬼之狀。每於黃昏近夜，藏匿深林，遇有獨行之客，輒出直立，人詫爲鬼，釋物驚逃，盜婦遂掠其物。後遇膽大者，以爲鬼不足懼，向前擊斃之，僞形頓露，地方鳴官詣驗，以裝鬼行劫，罪大惡極，打死勿論。夫人僞爲虎已奇，又僞爲鬼尤奇，併錄以廣見聞，俾行旅覺奸防範。

偉丈夫

明經傅煦君先生，余忘年交也。嘗訪友外郡，宿逆旅，正欲就榻，忽見後壁雙扉洞開，別有精舍，火光照耀，不殊白晝；室內器物，窮極工巧。有偉丈夫，年約四十餘，美髯華服，前燒巨燭，凭几看書，旁有狡童四人，往來服役，儼如貴官之儀。先生不覺步出探望，丈夫起身迎候，先生叩其閤，笑曰：「且坐獻茶，緩當相告。」茶畢，欲出，偉丈夫堅留，隨命置酒，勸甫動，應者如雷，咄咄席備，貯以金玉之器。偉丈夫殷勤正席，餽饌豐美，芳潔莫名，酒能別具香濃，迥異常釀。數爵後，偉丈夫曰：「先生雅士，何幸接交？爰有家伎，敢命侑觴。」隨有六姬，自屏中出，年皆十四五，香氣馥郁，容貌輕盈，美奪凡豔，其前勸飲，勸畢，奏樂，度曼聲之曲，一字百轉，蕩人魂魄。先生帶醉笑曰：「翁台天人，享此奇福，有樂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偉丈夫曰：「今日之會，洵爲有緣，然僕意極思眠，容暫告別。遂入東廂榻，頽然睡倒，命二姬搔背驅蚊，尙有四姬座勸飲，悄語柔聲，芳香滿室。先生應接不暇，亦頽然倒臥。及至醒來，則身臥已榻，隙光射入，天已大明，起視後壁，並無門戶，駭而細視粉壁上，惟有炭劃二扉而已。

荆園氏曰：炭劃二扉之內，竟有如是美境，神耶？鬼耶？狐耶？仙耶？抑煦君先生燦花之舌，故爲狡獪耶？當先生述此事時，掀髯鼓掌，肖傢摹神，余爲咄咄者累日。今先生仙矣，音容如在，良友渺然，可勝浩嘆！

求 謊

鄉山某乙，談諧性生，最工稽滑，常與友人滔滔萬言，人亦知無其事而聽之，神往不忍遽去。一日初夏晴爽，夕陽西墜，有十餘鄰人，共集涼棚之下，談說今古，乙適浴罷，亦就棚下閒坐，忽一隣人向乙笑曰：「汝善說謊，今值閒暇，何不編一謊事，娛我衆人？」衆亦齊聲和附，求乙說謊。乙遽應曰：「今日極忙，何暇說謊？」衆問何忙之有？曰：「今日同鄰村某某購魚，亦若子在某溪潭上流放藥，旋旋浮起十餘斤者，四五百尾，七八斤者八九百尾，四五斤者以數千計，一二斤者及十餘兩者，滿溪皆是，吾與衆議，惟取大者以蓋醃之，或售或食，另作主意，至於小

者，取之不及，惟有任其腐爛，但恐河水味變耳。衆見其言蹊蹊，且溪潭魚本衆多，信而不疑。乃詰之曰：「既如此忙，若應在潭辦事，何暇歸家閒坐？」曰：「歸取青蚨，向市買鹽醃魚，適遇家中水熱，自顧忙碌汗多，卽爲一浴，偷閒偶坐，行卽赴市趕盪，終夜魚重，殊不免也。」言訖，匆匆歸去。衆隣聞小魚浮潭，任其腐爛之說，各皆垂涎，僉議夜往檢取，遂分頭歸家，急催晚膳，執炬攜篋，飛奔而去。斯潭離家計程十有餘里，及衆到時，已近半夜，卽而視之，一潭清水而矣。所云放藥浮魚之說，乃烏有先生也。始悟爲乙所給，急急奔回，已將天曉，奔波終夜，困殆已極，覓床寢息，日中始起。咸往覓乙，斥其說謊，乙吃吃大笑曰：「諸君昨出謊題，我如今做謊文字耳，何怒也。」衆回憶異事，一笑而散。

荆園氏曰：乙素稽滑，如命說謊，不足爲奇。惟衆鄰素知乙善說謊，而復聽之諄諄，斯爲奇耳。然欺之以方，君子不免墜於謊說，蠢爾鄉隣，又何足論？

蕭翁

江右蕭翁，勤儉起家，年六十積資數十萬。子五人，長孝廉，次甲榜，三四皆武庠，五尙幼讀。孫十六人，悉蘭玉偉器，克稱家聲。翁勤於家政，雖子孫盈膝，內外事務，均躬自經理。有某甲欠翁銀數十紀，綱數取，悍不還。翁自往討，甲輒暴怒，無理，翁叱其妾，甲頓伸手，將翁推跌。翁起坐椅上，摩挲汚衣，笑曰：「銀如不便，不妨遲之。異日後生人何遽與老翁誑耶？」遽起別去。當翁被甲侮辱時，甲隣人密赴翁家報信，翁子若孫聞而盛怒，鋒湧而出，誓將尋甲而甘心焉。及半途見翁，緩步返，笑容可掬，乃趨前曰：「聞翁受創，何遽返耶？」翁曰：「誰爲此言？」曰：「甲之鄰人也。」曰：「吾自失足仆跌，鄰未之密，故錯報耳。其實與甲無涉，汝曹何得無理，急隨吾回，毋爲人笑。」子聞孫言，不敢違背，咸隨翁回。適數日，人報甲無故暴死，翁乃命庖人治多席，遍集子孫，命其歡飲，酒三巡，翁乃語曰：

「曩日吾實被甲推仆，甲隣報信，非虛語也；我初亦怒，繼而思之，吾家頗有聲名，汝儕亦稍獲寸進，甲遠敢無禮，反常日甚，人而反常，必有凶禍，吾退一步，未必非福，故忍辱而回，詭言以告汝曹，今聞甲暴損，余言驗矣。倘是日汝曹一指着甲肌膚，人將以毆斃與訟，今日尚能一家歡飲乎？我于事後尚有餘恐，願汝曹勉之。」子孫膺服翁言，一門和氣，逾於往日，鄉里稱盛德焉。

荆園氏曰：某甲悍貪凶橫，自是人死反常，不足爲怪；然蕭翁能堅忍不較，豈非度越尋常，其學問亦有大過人者矣。於橫逆之來，人能以翁爲法，則災禍可免，而禎祥自集也。

狐女

臺逆作亂，濱海賊黨，隨在焚掠，殺人如麻。粵東楊某早歲渡海，耕於山林，有子玉郎，年方十七，丰姿俊雅，顧影莫儔。會遭賊衆焚掠，村莊蕩然，父子相失，玉郎哀苦狂奔，不辨路徑，信足所之，至一山下，天色已晚，星光中見一茅舍，燈光外射，向前扣門就宿。有女郎出，肅客入內，玉郎告以遭亂之故，淚如雨下。女郎曰：「此番大劫，天數使然，郎非劫中人，故得脫漏。妾本不欲履塵世緣，與郎有宿分，今來相待耳。」玉郎聞言，定睛細視，女年可十五六，美麗娉婷，目所未覩，不覺轉愛爲喜，詰之曰：「娘子誰氏女，自何至此？」女曰：「妾胡氏芝娘，自內地來。」玉郎曰：「然則遠隔重洋，娘子女流弱質，何能跋涉？」曰：「妾有仙術，視萬里猶庭戶耳。」玉郎驚異，再拜曰：「幸遇仙人，願垂恩救。」女郎相扶命坐，遂出酒餚，與玉郎對飲，復邀其榻，思愛逾常。玉郎此際，樂而忘苦，亦暫爲比翼之鴛鴦矣。天將曉，女遽起曰：「此非樂土，豈宜久居？君翁已遭賊害，妾當隨君以掩其骨。」玉郎聞之大痛，聽女攜手同行，覺步履輕快，異於平昔，俄而仍至原莊，火猶未熄，瓦爍滿地，積尸甚多，女於屍中指一人曰：「翁在是矣。」玉郎視之，雖面目模糊，尚可認識，一慟而絕。女將玉郎救醒，慰之曰：「翁在劫中，亦天數也；死者不能復生，

哭之無益，倘哀喪過情，或致殞生，則不孝猶大矣！玉郎收淚謝之。女出小劍一，于莊後隙地劃之，頓開一穴，移屍埋墓訖，與玉郎哭拜盡哀。女郎隨攜玉郎手，囑令閉目，足旋離地，但聞風聲怪响，如怒馬奔騰之狀。無何風息，開視至一處，名花遍谷，古木參天，有廣廈一區，門庭軒豁，玉郎問此何地？女曰：「此西秦地，姜家，離東海數千里矣。」俄有翁媪攜婢女出迓，玉郎與女入內，則高堂大廈，金碧交輝，什物繁華，宛然巨室。至晚治席，翁媪及女與玉郎並坐，勸飲甚歡。翁曰：「老夫雖狐類，修真年久，全家已入仙籍，郎前生與吾同類，轉生人世，與小女有夙分，郎命中有亢宗一子，俟塵緣了後，仍列仙班，今日屈郎居此，毋庸戚戚。」言下玉郎頓悟，絕意鄉里，與女安居。亡何女生一子，試啼聲，真英物也。名曰仙兒，依依膝下，玉郎差慰。駒光迅駛，仙兒已長，一夜，女謂玉郎曰：「仙兒富貴中人，君宜攜回鄉里，俾其讀書上進，雖人世繁華，不足爲羨，然翁姑慘死，倘獲誥封，亦可榮及泉壤。」玉郎曰：「卿言良是，但僕因家貧乏，母字早亡，童年隨父謀食海外，今欲回鄉，囊空羞澀，何以爲活？」女曰：「妾善點金術，行當與君共行，此何足慮？」玉郎欣謝。凌晨夫婦並起，偕仙兒拜別翁媪，女令父子閉目，攜手中庭呼，呼風响，俄而冲霄而上，未半日，已抵粵東。聞日四視，瞥見鄉里，故居依然，荒涼已甚。女檢黃白石點金銀，頃刻百萬，建樓閣，購良田，揮僕驅奴，宛然大家矣。聞有某孝廉，學問優長，延教仙兒讀，兒最慧，下筆成文，以神童游泮，年十六舉於鄉，聯捷登進士，觀政禮部，假回展墓，及抵家，舉室倉皇，問之，則太老爺太夫人，於昨夜偕逝。仙兒哭泣盡哀，葬於先塋，服闋赴補，旋得外任，官秦牧。一日遊華嶽，偶失足墜巖，巖下傷損垂斃，忽有男女二人從空下，以藥治仙兒傷，痛頓止，正欲展謝，乃父母也。驚曰：「此冥府耶？」曰：「非也，吾夫婦已正仙籍，知汝有難，故來相救耳。」因令仙兒閉目，攜之出險，及仙兒開目視，則父母已杳，惟見二鶴冲霄而去。仙兒痛哭而返，令人回家啓視雙棺，衣履如蛻，仙去良確，猶冀再會，竟終渺已。

荆園氏曰：狐之爲物，淫毒異常，凡人遇之，鮮不遭害。乃玉郎所遇，竟能造福種種，能不令人妬殺？

李冰樓

李冰樓係出世家，少年登甲榜，才名冠一時，而輕佻嗜酒，醉則罵座，好爲詩，多所譏刺，人咸切齒也。初官江右牧，以獲盜功晉五馬，舉趾高，心益放，凌轢同官，欺侮屬吏，上官覺而惡之，旋以酒後讞獄，顛倒失當，貶秩解任。再入都除粵東候補令，謁督撫，應對中節，以才具稱。權南海篆，甚謹飭，督撫司道咸器重之。會值計典，書上考，膺薦擢除州牧，故態復萌，恃才藐上，公事多荒唐，監司揭之，提問落職，仍羈羊城。允怨益甚，酒後輒語人曰：『我當今才子，官至半生，未能三品，庸陋蠢才，反居上位，抑何天公之無知也！』過謝氏受刑之地，泣淚招魂，謂謝有才無命，與己同調。一日臥邸舍，忽報有客過訪，已入中堂，起視之，偉貌美鬚，飄有神仙之概，揖之上坐，叩問姓名，客曰：『僕晉時康樂，蒙君於鬼簿求知，敬來相謁。』李聞驚異，曰：『先生尙在人間耶？』曰：『僕骨已朽，特精靈未泯耳。鄙意謂人不貴有才，請與善用其才。僕生前爲浮名所累，恃才狂妄，致罹殺身之禍，含恨入冥，悔之無及。君亦坐此，須以僕爲前車，倘仍不悟，維摩項下，又將添君之鬚矣。』李聞頓悟，曰：『謹受教。』趨命置酒，客止之曰：『酒乃君之禍水，更當痛絕。』越身辭出，李力挽之，忽然驚覺，乃一夢也。自是追悔前非，斷酒忍氣，謙抑過於疇昔，憲司憐其才美，其悔奏復原官，累著治蹟，以壽考終。

荆園氏曰：李君才非不佳，乃因疎狂縱酒，遂致名場屢蹶，舉世爲仇，若非鬼簿知己，當頭棒喝，則欲壽終正寢，恐未必然也。李君固當以康樂爲前車，而後人又當以李君爲前車，有心人其三復之！

秀娘

明季天啓間，甯州鄉民張石一，有二子，長曰亮川，次曰明川，一女各秀娘。以家貧式微，年十六，猶無問字者。會

石一爲爭田水事，被富人沈虎主僕扛毆將危，無力呈驗，越半日而死。死後，亮兄弟始赴州控理。時明鼎將革，功令廢弛，沈虎揮金上下佈置，訟累經年，張兄弟卒不得直，及以誣告等責歸家，憤甚而無可如何也。秀娘聞之，哀泣不已，念身爲女子，不能爲父報仇，日夕痛哭，臥病不起。自思世間爲人懼者，蛇與虎耳，而虎白日則有弩箭之防，夜間又有門戶之隔，不能行我之志，惟蛇則夜間可隨隙而入，咬死仇人，不費力也，安得身化爲蛇，以行吾志也。懷此念已非朝夕矣。一夜方注念間，忽忽魂已離舍，自顧儼然蛇也，不覺大喜，穿地竄而出，伏地前行，倏已抵沈虎之門。時門已閉，門檻下故有狗竇，乃由竇而入，則室內燈光有明。沈方抱兒坐燈下，僕亦侍立階前，蛇乃直飛上前，徑咬沈喉，沈大叫仆地，撒兒於旁，蛇併傷斃之。僕見主忽被一蛇咬傷，驚欲走時，蛇已疾赴其身，重重纏繞，以尾刺鼻血出如注，少時亦仆。蛇意足，乃委蛇仍由竇歸家，見床直上，而秀娘醒，聞目四視，則母與兒且環哭於旁矣。蓋秀娘母適捧粥呼秀飲，連呼不應，火之已無氣，惟心頭惟溫，謂秀娘已死，不覺失聲大哭。亮川兄弟聞之，亦至前並哭也。方哭間，忽見秀娘開日起視，如無病者，怪詰之，秀娘自覺倦渴之甚，呼粥飲訖，告母兄化蛇之故。母兄咸妄之，謂意想所致，而作夢耳。詰朝閭村紛然，僉云沈虎三人爲蛇傷死，母子始信，驚喜不已。數日漸洩其事，沈妻聞之怒，控於官，官以事不經，置不理。後秀娘適陳氏子，生五男，兩舉進士，三遊邑庠。亮川兄弟籍妹之助，亦爲素封，沈家貧且絕矣。

荆園氏曰：一念之篤，通於鬼神，若秀娘之幻想爲真實，其孝心堅注，故冥冥之中，亦哀而遂其志耳。然自古忠臣孝子之負不白者何限，安得盡如秀娘之變化如願，志遂意伸也哉？有求蛇而不可得之嘆矣，亦甚矣，怨不可以輕構也。被沈虎主僕欺毆，善良時固有所恃，恃其財多耳。迨而經官訊理，竟得脫然，其權謀勢力亦可云熾，孰知陽網雖漏，陰譴難逃。孝女誠心終當化蛇報怨，三命償一，孰盈孰負？耶世有負勢力而欺凌良善者鑒此，若不悚然自反，怕後之噬臍莫及矣。

李禮亭曰：明季閣寺當權，流毒宇內，官貪吏酷，民不聊生；如沈虎之爲人者，何可僕數？更有墨吏爲之庇縱，遂其不逞之行，遂致民怨日甚，國運就衰，逆闖揭竿，張賊肆虐，種種禍害，未始非此輩暴疾之氣感召而來也。

胡司空

胡公冠龍，三楚人，故觀察應元公子也。襁褓失怙，家巨富，美儀容，絕聰慧。年十九，與同硯生李成赴郡應試，場中隨衆領卷，見堂上文宗青半美質，世無其儔，注目久之，心竊傾慕，甚涉遐想，而堂上人不覺也。公懷卷就號，心如絲亂，無暇揣摩，草草出場，發榜後，公名落於孫山之外，成以第二入泮，公遂告別先歸，殊不以功名得失爲意。唯堂上人刻不能置也。相思百結，伏枕而泣，母問之不語，與之食亦不食，甚憂之。會成自郡歸，母念成故與兒善，囑細詰之，成臨榻細詢，公曰：「衷懷癡想，唯弟可告，但溝蝦蟆，妄作天鵝肉想，總屬無濟，惟有死耳。」因屏人語成，成憐其病，又笑其癡，躊躇片晌，忽生一計，給之曰：「此亦大易，以兄門第才品，豈同凡下？且青年妙麗，曠世無匹，文宗雖暫在兄上，亦未必敢高自位置，弟請寬意加殮，日今考事已竣，文宗旋省，弟得請數千金，如垣尋隙，倘得階進，自當乘便婉致，不愁不遂兄願也。」公聞，不覺大喜，癡思既久，亦不遑審其難易，極稱甚善。母止此兒，愛若珍寶，惟恐少拂，急命治裝付金而去。自成出門，公病頓減，即可略進飲食矣。蓋成欲用易轍計，思得一貌同文宗者，假冒以進，俾遂公癡念，免其沈頓。一日於會垣觀劇，見優內小且，確肖文宗，喜計可行，詢係姓黃名三官，遂與伊師關說，以三百金聘來。於路教以應對，使無露跡，又購得名士窗課數自篇，囑黃成事後，如此如此。及抵本境，將黃安旅舍，策馬先歸，公度日如歲，一見驚喜，不暇他及，便問所謀如何，成已於途間探知文宗，張公丁艱旋里，愈莫可查其僞，笑曰：「幸不辱命，弟抵省垣，正圖尋機，不期天從人願，文宗適丁母艱，又官廩遭回，祿官囊如

洗弟乘其窘，獻千金，託開生階進。因告以兄思慕殷切，便邀枉顧。又述兄磊落慷慨，文宗少年心性，亦爲欣動。小粧同來，弟暫安旅舍，先以喜信報兄，知可備暗與一乘，夜間弟往接來，席間勸令盡醉，窺機而行，其間展轉，兄自能會意，不須弟多曉矣。公聞喜溢眉間，殷殷稱謝，成曰：「尙未尙求，一旋以辭去，少時同來，公趨逆入，燈光之下，果昔日峨冠博帶坐堂上者，然小帽青衣，尋常粧束，較昔尤加黠，公喜若狂，語曰：「山城草舍，久絕貴人車馬，今日得覩名流，頓使蓬華生輝，山川增色，何幸如之。」黃云：「雖忝衡文未職，實乏冰鑑之明，致令大才有屈，和玉埋沈，往昔餘可邀容，心中殊切惶愧，祇以李兄備述高懷，不嫌拙陋，故爲此忘形之遊耳。」談次，僮白酒熟，遂各就席，酒半酣，成曰：「敝友書舍，頗不窄陋，幸逢佳賓，請移其中，亦可少添酒興。」黃稱善，遂移其中。黃仰視四壁，鋪設罔不精潔，果是人間天上，美曰：「雅人深致，信不誣也。」公極稱過譽，俄而成僞醉，告辭先去。黃亦云：「不勝酒力，撒席進茗畢，公命拂床待客，挑燈共語。黃溫若處子，唯唯而已。少時，假困思眠，僮扶就枕，公伺其睡熟，輒向攬頸接吻，黃故作驚覺狀，大言何故爾。爾公拜伏床下不起，哭訴積慕之由，黃曰：「君固錯愛，但弟官身，恐難奉命，抑此聲息遠揚，豈能再立人世，且相愛何必在此。」公再三哀求，且言不諧，定卽尋死。黃笑曰：「君亦無賴矣，幾何見以性命博此無益之事，可恨。」李成賣我，請毋作態，願汝所欲，但要慎密，全子官箴。」公躍起如奉丹詔，上床極意綢繆，黃固慣家，強粧痛苦，事竟，各皆睡去。迨曙色侵窗，黃亟起曰：「貪歡妄曉矣。」公亦隨起謝罪，黃執手曰：「感君情好，不覺妄形，然事已至此，自當速去，以免曉曉之口遠揚，積有窗課一卷，頗爲得意，今檢相贈，倘與垂意，玉堂仙署，尙可度後會也。」遂探囊取付，公拜而受，再三苦留，黃必不允，少時成亦來作別，飯後黃仍以暗與去，公送別後，追念其切，捧卷如對良友，晝夜無停，扯門研讀，文思大進。新學使郭公奇其文，以第一遊泮，逾年，躋捷，俄而聯捷，登進士，入詞林，獻太平賦，得上悅，賜錦袍玉帶，名馬等事，旋權監察御史，滿朝公卿，慕其才品，爭相延譽，名重於時。及偵原楚學張某，則視學浙西，歸期尙遠，正圖修函，而問忽抱沈疴，推延未果，逾時少

愈往訪司寇穆公，留共坐，適見案頭一書，覽其略，則浙撫彈浙江督學張綱，乳臭衡文，場規不謹，婪贖賣爵，乞革職，儆戒云云。公不覺神色變異，飭問曰：「張某何如人也？」穆曰：「此兄青年高第，在都時亦與弟云莫逆，其情性頗骨鯁，不知其何故驟然改操？」公曰：「如君所言，甯非原任敝省督學張公耶？」穆曰：「然。」公曰：「此君雖曾落第於孫山之外，然其操守尙謹，似不至此其中，不無別故，宜爲明察，有昭公道。」穆曰：「諾。」越旬，公得穆報，張已同浙撫入都，發刑部監候審訊，公益不平，因上一疏，其略云：據張綱乳臭衡文，張綱之官，朝廷明旨所授，該撫儼布不經之言，置聖明於何地耶？且婪贖賣爵，應指實首告之人，豈得無證無憑，以一面之詞，妄行瀆聽。「莫須有」三字，遂入人罪，其中不無挾仇陷害，伏乞委樞臣嚴加勘奏，毋許枉縱，以昭公道。臣職司諫議，冒死陳奏云云。上閱深然其說，諭公協刑部穆公提撫，與張會訊，確情擬覆。公與穆發檄提勘一訊，遂服。蓋浙撫爲其門生，營求入汴，恨張梗撻拂意，因而誣奏云。錄情摺覆，旨下以浙撫挾恨妄誣大臣，本應正法，姑念修黃河微功，發雲南充軍。張綱少年強項，因而被誣，情實可矜，加一級留京聽用。初張在獄，自分必死，昭雪後，知解救皆公力，不解所自，親詣拜謝。公會而儼逢故舊，卽命置酒，張曰：「得蒙拔救，已生死人而肉白骨，反加盛設，實不敢當。」公笑曰：「故人相逢，何作客態？」遂拉而入，張自念生平無素，然新受庇蔭，不敢置辨，惟有唯唯。條而黃昏，公命繼燭夜宴，飲此，公曰：「自舍間一別，動覺數秋，而君芝顏猶昔，可知調攝有方。」張此際酒已半酣，更不能忍，遂曰：「感公覆載，尙當啣環，但論舊交，何處會來，實不記憶，仍望指示，以豁迷悶。」公愕然曰：「竟妄之乎？不情甚矣。真耶戲耶？」因將前一一細述，語王交情贈課，張不覺羞慚形面曰：「君悞矣，曩年考竣，弟登慈艱，誠有之，斯時弟抱恨終天，回梓守制，衰經之中，豈有浪游之事，弟卽不才，忝爲文章司命，素昧生平之人，一席之間，亦何肯如斯草草，公乃達人，抑何不諒？」公雖點首，但憶交歡言笑，依然在目，不解其故。遂檢向贈之課示之曰：「無此則弟焉有今日。」時張已醉，觀公容貌如仙，心亦傾向，笑曰：「文誠妙作，但非弟筆，然空勞拳拳，弟齒長矣，奈何？」

不則此卽何妨，以酬大德。」公曰：「向日之舉，原屬孟浪，幸而錯認，尙可補過之半，一悞已甚，豈宜再悞，不棄，願得同榻一宵，俾親香澤，以了宿懷，實不敢又作他念。」遂同榻而眠，備極笑謔，但不及於亂耳。嗣而無日不會，然終究莫測向之假冒爲誰？適成入都會試，寓公府中，公因與張同問其故，成笑述之，且曰：「設非弟用此謀，焉得有今日當謝冰人矣！」言罷皆大笑，始如夢醒。公隨遣紀綱胡貴回楚，命縱跡向日僞者，而厚贈之。及貴抵楚，垣黃適於前一日死，家貧母老，屍方暴露，貴出金購材，又爲覓地埋葬，厚贈其母，回覆主命，公與張傷感不已。公陞大司空，張亦擢吏部侍郎，始政仕歸。公一子曰純，張二子曰禮，曰信，均負大名，仕進有聲。

荆園氏曰：一介書生，妄希衡文，主司癡其甚焉，乃沈疴之餘，得有良友，以李代桃，移花接木，一腔熱念，幸以消滌，極猥褻事，翻成一片光明世界，奇事奇情，然可以傳者，賴有終能悔過耳。

